

文徵明全集



07/10

文徵明文目錄

卷一

敍

送洲君還吉水敍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敍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敍

靖海頌言敍

送劉君元端守西安敍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敍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敍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敍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敍

送提學黃公敍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敍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敍

贈長洲尹高侯敍

文徵明文目錄

卷二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敍

送太常周君奉使與國告祭詩敍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敍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敍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敍

陳氏家乘敍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敍

晦菴詩話敍

重刊舊唐書敍

何氏語林敍

備遺錄敍

卷三

記

相城沈氏保堂記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63448

~~1569363~~

沈府君石表陰記

侍御陳公石峯記

鐵柯記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正始堂記

記中丞俞公孝感

王氏敕命碑陰記

卷四

沈氏復姓記

褒節堂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玉女潭山居記

重修蘭亭記

卷五

贊

元馬國珍像贊

方贊夫像贊

廷尉湯公贊

張可齋少參像贊

桑廷瑞畫像贊

朱秋厓像贊

張曲江遺像贊

字辭

王氏二子字辭

王錫麟字詞

石氏三子字辭

頌

王武甯去思頌

卷六

題跋

跋夏孟暘畫

題黃庭不全本

跋楊凝式草書

跋李少卿帖二首

跋東坡楚頌帖真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書東觀餘論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跋家藏坐位帖

題七姬權厝志後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題趙魏公二帖

題沈澗卿所藏閻次平畫

題趙松雪千文

跋沈仲說小簡

跋林藻深慰帖

龍茶錄考

跋趙魏公馬圖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跋倪元鎮二帖

跋趙松雪四帖

卷七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題吳仲仁春游詩卷後

題歐公二小帖後

題李西臺千文

題玉枕蘭亭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題東坡墨蹟

跋東坡學士院批答

跋江貫道畫卷

題張企鵞備遺補贊

跋伯祥瞻雲詩卷

卷八

題蘇滄浪詩帖附錄原稿

題趙松雪書洪範

書馬和之畫卷後

題張卽之書進學解

題希哲手稿

溪山秋霽圖跋

跋李龍眠孝經相

卷九

祭文

祭劉美存文

祭徐昌穀文

祭黃提學文

祭土地文

祭陳以可文

鄉里祭沈都憲文

祭王于田母文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祭施行人母文

祭王欽佩文

祭徐庵西文

卷十

書

上守谿先生書

三學上陸冢宰書

謝李官保書

與郡守蕭齋王公書

行狀

沈先生行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卷一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卷一二

傳

戴先生傳

華尙古小傳

胡參議傳

顧春潛先生傳

卷一三

太傅王文恪公傳

周康僖公傳

卷一四

墓誌銘

沈維時墓誌銘

亡友閻起山墓誌銘

祁府君墓誌銘

朱性甫先生墓誌銘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誌銘

趙碩人墓誌銘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誌銘

陳以可墓誌銘

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一五

李宗淵先生墓誌銘

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吳公墓誌銘

俞母文碩人墓誌銘

彭寅甫墓誌銘

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公墓誌銘

杜允勝墓誌銘

亡兄雙湖府君墓誌銘

卷一六

王履吉墓誌銘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叔妣恭人談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墓誌銘

卷一七

翰林蔡先生墓誌銘

袁飛卿墓誌銘

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吳公墓誌銘

墓誌銘

南京刑部尙書顧公墓誌銘

卷一八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誌銘

錢孔周墓誌銘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

墓誌銘

卷一九

墓表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墓表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鳳山趙先生墓表

卷二十

墓碑

湖廣右參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墓碑

公墓碑

阡碑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董氏竹岡阡碑

碑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重修大雲菴碑

文徵明文卷一

長洲文徵明撰

□ 敘十三首

□ 送周君還吉水叙

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大有功德於民；去之五十年，爲弘治己未，有詔以公與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並祠於吳，從有司之請，以慰答吳民之願思也。明年廟成，廟有像設，而公去吳久，蔑所擬似；於是公之孫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訖事乃去。吳之老長先生，以吳人幸於奉公顏色，而喜廷器君之來也，謂其歸不可無言，猥以屬某。某之生在公去吳二十年之後，然習聞遺德，宛猶瞻承，有不容已於言者。方宣德之初，當朝家多事之後，公私弊極，公以幹運之材，操富民之術，以拓賦財之源，博收衆議，首勤民隱，劭農振業，歲亦比登，民樂於所入，而不知苦其出；上享其用，下茹其澤者，二十有二年。徵公之績，法得祀久矣；顧方相安於無事，而事之成固亦有蹉於論之定也。是故公在而樂，旣去而思，思久而不能忘；越五十年而卒用食，其報於吳，此固無傷於緩，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竊惟東南賦財之會，百需出焉，不培其根，而日竭其出，出倍而未亦益瘁矣。方公未至之先，有司誅求不少弛，而積逋至八百萬，公旣損民常出，而官復羨贏，此雖公之才局，去人遠甚，而

其理亦豈不有可推者哉？今聖天子不違民思，以昭厥勳，誠不能無所望於後之人也。惟公恩澤繫民心，功業在史官，而血食之詳，常有記廟之成者。余特敘其概，以榮君之行，亦聊以寄吳人之思云爾。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叙

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承德公之居吳門也。某以里中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履。先生爲言先朝拔擢之恩，與先夫人子育之德，輒慷慨流涕，如不能已。他日示某三詩，則感事之作也。先生成化末，自蜀臬入賀萬壽節，屬龍馭升遐，弗獲成禮，爲二韻詩二章。先是以刑曹郎推恩褒錄其親，而母氏遺榮，久龍章賁於藏丘，爲四韻詩一章。還吳來，十又四年，而遺弓之痛，罔極之情，不少置。至是，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而命序於某某小子，何用知此受簡累年，未有所復，顧其意不可虛辱也，則爲之序曰：忠孝天下之大閑也，然非有出於尋常日用之外，顧其事有本末，而人道之所爲盡與否存焉。是故厄窮頓頓，不能自見於世者，常患不獲申其志；而一象於富貴，狎於恩私，則或犯名廢義而併其所學焉。負之至於事變，恩移不能無悲摧感蹙之情，其事足慨也！而君子乃有取於先生，以爲得忠孝之理焉。夫豈以其悲摧感蹙以爲難哉？先生以進士高科，踐敷中外，爲明執法，爲良監司，道究當時，譽聞敷於上下，而寵被於君私，又得以顯光其親。雖其所學所養，有以迓承之，而遭罹昌會，獨非君親之賜乎？顧吾所以復之者，方永而遽絕，欲用其情而無所於施，其悲摧感蹙，當有甚於不幸，而不得志者，其何能已於言邪？此先生之詩之所爲作也。讀其詩，知其不忘於遠，而極其情，爲能不負於所事。夫仕而不負於所事，而又不忘於遠，雖古聖賢之事，無出此者。而余顧謂無難焉。何哉？夫其始也，不出於厄窮頓頓而卒。

又能不辱其身。及其親是其見於行事者。既已卓然名世。使無是詩。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也。而是詩之發。實又至誠惻怛。而出於不能自己之中。然則何難哉。夫惟其不難也。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爲能得忠孝之實焉。悲摧感蹙。果足以盡先生哉。先生名乘。字德載。其先有尙寶卿恆。工科給事中侃。皆名臣。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叙

國朝以仁厚立業。更累朝列聖綱維。綜核之餘。誕章丕緒。深密完固。殆無可施力。而士之用世。亦惟持重博大爲宜。或稍出廉隅。有所建畫。往往得喜事狗名之謗。及今百餘年。所以消沮浮薄。崇長忠厚。誠不爲無益也。而其間固亦有幸於無事。以自蓋其瘝曠之愆者矣。蓋選要蓄臆。謂惟因循自恕。足取持重博大之名。嗚呼。古之所謂持重博大。固如是哉。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南屏潘公。公報曰。一有王君敬止者。奇士也。是故吳人。一他日還吳。某以潘公之故。獲締好焉。及君以行人遷監察御史。先君謂某曰。一王君有志用世。其不能免乎。一乃弘治庚戌。君以事下詔獄。鐫兩階。左除福建上杭丞。始君按遼陽。明法守軌。多所緒正。用事者不便。爲飛語中君。而其徒有氣力者。又從中醞釀之。而君遂得罪去。議者謂君不自省約。以斂怨時人。迄抵禍敗。或又謂君感慨激昂。不能俯仰。其得罪固宜。而亦其所樂受。凡此皆非所以論君也。君以聖天子耳目之臣。奉使邊徼。其任不爲不重。而遼陽國家要害。不得不慎。苟爲避喜事之名。因循自恕。以僥倖塞責。則循習之弊。將久而益滋。而一旦事出非料。則其禍之所遺。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故操切屏捍。惟法之循。至於得罪以去。固非所樂。而實亦所不暇計。

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而遺天下之憂。若君者，今之所謂喜事狗名，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大者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而先君之所爲嘆其不免也。君將赴上杭，取道還吳，逢吳掖之士，聚詩爲贈，而推敍於某。因敍君之所以得罪之故，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雖然，天下之事，尙有大於此者，君當無以是自懲。

靖海頌言叙

正德改元之禩，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蘇屬邑崇明治東海中，其民素獷健梗治；先是，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噪於海濱，有詔徙其家遠州。其黨鈕東山者，潰歸逸於海，復嘯其徒爲亂，出沒鹵掠，民不勝擾。有是瀕海諸邑復大震，有司以聞詔發諸路兵討之，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實領其事。夏四月首事，徂秋八月，竟扼賊而殲之，降其脅從，俘其老弱，而四民用甯。方賊之猖蹶也，郡郭亦警；及是解嚴，士民懼曰：「凡所以惠安我民，以保生聚，得不及於難者，皆侍御公之力；侍御公實生我民，其曷以報？」乃相率爲詩詠歌其事，而屬序於余。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其素。今夫銜一命，寄一方，孰不幸其無事也，而事變之來，或出於意料之外。彼齷齪，莫往往避事而害成，而好爲不靖者，又或挾之以僥倖於一擲，以爲功名之會。此其人皆以身爲計者，卒之亦不能辦其身，而民用受其辜焉。侍御公之來，當夫承平百年之餘，而蘇又在畿輔之內，豈常有意於變哉？而卒然遇之，有不易於爲計者，而公處之無難焉。方師之興，餉給浩瀼，文檄旁午，凡審勢相方，部分調發，莫不於公之出人皆訝其不素而克，而不知其所已。試於爲邑者，旣嘗驗矣。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適妖賊構亂，勢張甚，公

設奇禦之，用全其城。今悉數郡之衆，以當區區竊發之徒，固已優爲之矣。是豈僥倖於一擲者哉？公之出按也，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癯，仁威並著，吏畏民懷，庶政之舉，不可殫述。茲特著其平寇一事云爾！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叙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爲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遺。君悉廢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迤邐至吳興，吾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逢掖士聚詩爲君贈，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敘其事。余惟劉君奇才雋望，遭罹盛會，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權，而何以余言爲哉？汝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人，而必子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所爲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不以劉君爲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旣，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爲郡，以爲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事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所有，而盡廢之，加疵焉。是故以黃次公之良，天下習其名，人主欽其節，而卒之不能周旋于末路。夫豈其後之所爲，真有忝乎哉？良以望之者厚也，望之也厚，則其責

之也深；顧茲貌焉，而人之望之若此，其責之若彼，則亦豈易爲酬哉？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而所以所不易爲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始君之罷也，聞關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自得，方益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閒廢，寵以壯郡，莫不爲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豈無所見哉？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魯南、王君欽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爲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竊慕之。其居吳興，距吳門數舍而近，雖不及接語言，而相聞爲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叙

正德壬申之秋，詔嘉興守莆陽陳公爲山東按察副使，領提學事。先是弘治中，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振德警愚，軒輊惟允，數年之中，士修名行，而文以丕顯，朝野翕然稱之，謂公之道化流行，得古人表帥之義。未幾，逆豎恣權，謀亂庶政，天子惑之，公上疏極諫，遂以得罪，鐫兩階，左遷湖之揭陽丞。朝野又翕然稱之，謂公之風采磊落，有古人正諫之風。及朝廷更化，同事者往往內補，而公稍起，倅嘉興，尋以爲守，於是朝野之人，莫不惜之，以爲公之賢明宏達，宜在師資之地，守振肅之職，而顧浮沉常調，不亦負乎？此固天下之公言，而某則以爲世俗之見耳，非所以論公也。比公雖官御史，而奉使於外，非在得言之地，可以不言，而言之，冀有以行之耳，得罪去國，豈其志乎？夫旣已得罪，則投竄摧辱，有所不辭，又奚班資之計耶？苟計於是，則患失之心，惟日不足，克位固恩，齷齪自守，又甚而敗名棄節，以獵華要，高爵厚祿，垂手可得，舍是弗圖，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雖愚人不爲也，而公豈爲是哉？惟其無心

於是能效忠輸誠，慨慷激發，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視彼僥倖恩私，以微榮一時者，涕唾之不若也。又足以辱公乎哉？而天定理還，事不終敵，所謂高爵厚祿，卒以畀之。此雖理所必至，而事有不盡然，則幸不幸存焉。幸而得之，於公爲無負；不幸失之，則其所爲事一世，亦望天下者固在也。公又何媿乎？夫公不圖世之無負於我，而求有以無媿於世，克是心也，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雖宰天下可也。一方視學之寄，果足爲公重輕哉？雖然，自公爲丞而倅而守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蓋莫不靡爲之奔走也。而魯獨得之經天下者，始有意乎？何者？魯爲聖人首化之地，比歲盜賊殘毀，瘡痍特甚，非仁開愷悌，以斯道爲任者，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公行矣，濟溺起衰，將爲天下先也。某以諸生辱公國士之知，十年於此，潦倒無成，方懼爲門牆之羞，而公眷存不已。今茲由浙而魯，得再見於吳門，因獻是言，而必以天下望之者，固天下之論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叙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又以吏能聞。升朝爲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剝裁靡室，而其聲聞益闕。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爲，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嘆，考其所爲，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爲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鑄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爲，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臚仕，而道斯誦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

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爲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爲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爲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躋之，亦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家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爲餞，敘其首。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叙

崇明爲蘇屬邑，治大海中，僅若一島，故雖稱內服，而不得與列邑比。其官府制度，賦出章程，視列邑率損十九。然其民擴健易動，又其地有魚鹽之利，易爭以擾，而與戍兵雜處，一失撫寧，輒梟獍以逆。故其令長，必循良厚重爲宜，而仕者往往不願得之，或得焉，憂畏忿懣，同於投竄。一日代去，輒喜如釋所負。蓋其心鄙夷其民，不屑與理，而恆傳舍視之，噫，亦過矣。臨川吳君之爲是邑也，值邑豪施氏倂擾之後，瘡痍潰竭，公私頽敝，而遺孽方潛，禍未已。君爬疏剔抉，隨事經理，而誠心撫循之，邑用大治。逋蕩消弭，無釁以發，久而民益附以信。未幾，有游寇之警，君益料簡民兵，繕治干櫓，甫集而寇至，以有備得弗擾。及是被徵且行，爲余道邑中事歷歷，謂苟嗣得其人，可以永理無患，不然，更兩年敵矣。蓋苛條煩獄，與夫銳事徼名之爲，皆足以尸之，而其憂方深也。若是，豈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遣其民而去之也。君爲崇明四年，而厭難折衝，恆居六七，此人情所不屑，所謂憂畏忿懣，同於投竄者，而君安焉。旣釋而去，孰不幸喜，願獨置憂不已，此其心豈以崇痺近遠爲念，而區區官爵，烏足以易

其愛民之心哉。以愛民爲心，則政必出於實；而不以崇痺爲念，則所職爲易修；操履實之政，而供易修之職，焉往而不得治哉？易外而內，去州縣而卽省臺，固不足爲君喜；而亦不足爲君慮也。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叙

國家之制，特重臺臣；而其任也，往往選於有司之良。惟其職與民親，而所理錢穀獄訟，與夫簿書期會，皆官常所急；旣久而習，可以推衍宏致，故其授不得不重。而於其中尤重進士之科，然其位下且遠，視京朝官尊重不啻什伯；進士入官，或厭棄不屑，而得之者，庸庸循守以基幾。月甫三期，而已束裝饜徵矣。視其民，曾傳舍之不若；而民之視之，亦若過客去來，漠然無所與者。嗚呼！國家之所爲重臺臣之選，而必有待於有司者，其意固如是哉！四明王君，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歷歲甲戌，始以御史徵。而嘉定之民，重惜其去，顧其勢不可留，則謀所以繫君之思；而耆民劉璠氏，從余乞言。余於君有雅故，固嘗重其爲人；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徵也，加重焉。蓋君自戊辰入官，抵今六七閱歲，苟能規隨趨辨，以釣聲名，以承上官之意，則君內徙久矣。萬一前此徙而去也，不知嘉定之民，所爲戀惜君者，視今日何如也？古之仕者，重久任而下聲名，蓋任不久，則澤不流；而聲名盛，則誠或不至；而民受其敝，故余不惜其徙官之獨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能以民事爲急，以久遠爲計，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若夫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與夫官常所急，乃所深習而練焉。而朝廷所爲重臺臣之選，必有待於良有司者，君庶幾其無負哉！

送提學黃公叙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則謂之舉人；自有司升之禮部，苟諧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臚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汗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爲能軒而輕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蓋其職專而其地又近，故其於士也親，而爲之化之也易。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是故有司禮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旣重哉？比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牽牽詞義，以習其說；而士習爲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特矯其弊而變焉。陳公去而黃公嗣之，黃公蓋嘗出陳公之門者，凡其所爲，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雍容之度，破厓岸，略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不錄。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上博綜而下訓誥，數年以來，士習爲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仕者耶？正德九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惜其去；而某特敍次其所爲，變士習者如此。某在諸生中，最爲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綴，在曩時爲甚，而其見廢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祝諸生爲獨深。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叙

正德八年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軌道緒正，無所規隨。扶微興壞，所部振肅，屬傍省盜起，流劫新安。公疏捕追北境，以寧敕。一時稱才焉。然公重遲自將，不事搏擊，而能達一方之急，以宣明天子之恩，其展采錯事，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列郡譽之，而新安之民懷其保釐之庸，加譽焉。及是代去，相率歌其功能，不遠千里以序屬余。余不及識公，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有不易易者。夫國家建置百司，各有專職，惟御史隨事任授，不恆厥居，而其任特重。是故在內，御史能言之，而羣僚九列聽之；在外，御史能行之，而藩鎮諸司承之。昔之論者，謂其居中，得與宰相相可否，以爲重，而不知今之在外者之重也。而其中尤重巡按之任。蓋今之制，凡倉儲、學校、軍政、茶馬、鹽鐵之屬，並御史關決，然皆不相侵越；而巡按御史獨得綜理。而所部百官聽其軒輊，事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上諸天官。卿、天官、卿按以黜陟，恆十九焉。蓋天下之大，天官、卿不盡見聞，而天子之耳目，惟御史是寄。御史實代天子行事，故所至藩鎮、大臣、郊迎惟謹，郡刺史而下，謁見拜俯，惴懼惕息，若不勝任，而御史坐而詔之，一有號令，自藩鎮以下，莫不奔走趨赴，而是非得失，往往竊議於下，不以白，間有以誼爭執者，然亦鮮矣。夫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以隆重之勢，下視俯首趨事之人，以當其傍睨竊笑而不之知，若是得不敗以完足矣。而或譽焉，非其才足以濟物，明足以燭理，而重遲周慎，有以任其事固不可得也。余於新安之人，頌公之言，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公名鉞，字宿威，撫之崇仁人。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叙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注，臺諫之所掄擢；

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實一人焉。孝考當寧，三數人者，以次獎擢，亦既効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巍然猶系天下之望。嗚呼！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恆擾，乃復有意事功，朝召夕起，束甲西馳，敷融妙略，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閩山之南矣。夫聞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佞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懲矣；而執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材如渴，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材，於海內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不尙全，故世作室不成，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有損焉！豈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不若完公之福之爲美也。公文章道誼，蓋於一時，聲名出處，重於朝著，婆娑故里，順登期頤，爲天下大老，以潤飭斯世，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爲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爲也。公於先溫州最故，而外舅參政吳公惟謙，在郎署時，實又聯官相好；某以通家之故，凡一再接公，別去十餘年，光儀教範，弈弈在目。公之弟壽州守，曩教長洲，某以諸生獲出門下；及是解郡南歸，道出吳門，爲余道公動定甚悉。因徵言爲壽，用敢論次如此；而不以公用世爲願者，斯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釋也。嗚呼！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屬焉；公其自愛！

贈長洲尹高侯敘

長洲爲蘇輔縣，隸於郡下。郡當東南要劇，賦發章程，率倍他郡。而餼館勞獠，靡有休閒。郡旣壯大，而郡官尊安，往往委勞於縣。而長洲率先任之，其繁視他支邑，不特相百而已。又其地介於東南，單瘠多滂，民衆而貧，稍急則斂怨，緩則僂辱。隨之繁詞褻獄，又每困塞，故爲之者，鈞撫審畫，砉砉簿書間，救過不暇，矧能潤飾以儒，優游文翰，而稱治辨乎？若夫才優剝割，而譽以文敷，雍容燕笑，而課奏罔後，數十年來，吾得高侯焉。侯以進士高科，試邑於此，始至而吏讐其嚴，旣而民安其業，上官與其能，期年之間，邑以大治，譽聞隆赫，旌褒加焉。然求其所以爲理，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讀書爲文，無廢業焉。間引邑中賢士，與相倡酬，所歷山谿，輒形紀述，風流篇翰，照映一時。論者往往以文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未嘗不以民也。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日事賦詠，竟以文學知名，徵入館閣，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然其言曰：「一邑之政，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蓋極敝爲縣之勞，而不以宓子彈琴爲是，是豈專事賦詠，以文章自好者哉？蓋以政事行其所學，而以文章蓋其所長，其志固有在也。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徼榮於當世哉？去今五百年，爲邑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今皆不能舉其姓字，而禹偁風流，弈然可想。然則侯之志，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侯今以政事被旌，固侯乃心斯民之效，而非侯之所榮也。以爲文學而譽之，又豈足以盡侯哉？

文徵明文卷二

長洲文徵明撰

□ 敘十一首

□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叙

吳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陝帶左右；玉梅萬枝，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而斷雲殘雪，下上輝煥，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宛在几格，真人區絕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所不通，雖有古剎名藍，歲久頽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興，不能卽其境而遊；矧能發爲歌詩，品目詠讚，以深領其勝耶？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遊歷覽而已。有名德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奇祕，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虎丘靈巖耳。蓋顧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歌，有足重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足歟？或謂永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殆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夫高懷獨往之興，實足領之。又其

人皆清脩有立，仕以政顯，隱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克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歎茲山之勝者，余故敍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叙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所生，而輔導大臣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於再三。天子用其議，卒考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所生以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說者，獨謂追崇所生，疑若未盡；天子亦以爲未盡也。顧禮有經常，不欲自斥，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不變。天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於是巷議紛紛，謂且悉從說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涵涵。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爲皇帝，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於前議無改焉。詔若曰：「朕於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玉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焉耳。於戲！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况天子乎？而况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爲，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實有以通於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耐於禮，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孝之至，禮之用，天下其庶乎名號旣成，儀文斯舉，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

詩贈行，以余有同鄉之雅，俾敍首簡。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余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云。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叙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榜，授青田教諭。或謂君高才雋望，當收制科，躋臚仕，以大爲於時；冷員散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國朝之制，雅重進士之科，而乙榜卽進士之副。然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而乙榜例得學職，一隨其中，輒不復省錄，浮沉常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而或時命不偶，迺邈歲年，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少與余同遊學宮，而君天才夔出，矢口迅筆藻麗，燁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琢，方事思惟，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傳於理。故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於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三試，始得乙榜。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如彼，豈不有命哉？苟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官，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哉？而况其所就，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爲俯首以求，就其所志，而冷員散地，有不暇恤也。我國家學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實重也。何者？世之盛衰，系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胥學校焉。出今夫修一職，治一事，其効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然爲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爲也。雖然，學校誠要

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尙進於是哉！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

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爲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焉。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進士。凡今之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德，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進士尙矣。其次則鄉貢，鄉貢率起自冗散，其得邑往往鄙小，其畀授率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德，自拔而埒於進士者，益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鮮不敗者。非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沉常調，終於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恃以自見，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外者。余少隸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志者才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爲文章，著於行，又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蓋莫不憫然思以自見於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覲其有立，未嘗不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旣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於學官爲獨久，又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不屑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在志，在氣業，在文章行文，而非以進士也。且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

治之具。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
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
素負以自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焉。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爲振
之道也。高安瑞之輔邑，在江右爲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今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
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畫！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叙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竟之東阿，期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爲也。移知應
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嘆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阿不足爲也。移而去
之，宜得壯縣以騁。而來安猶東阿也。周君爲之，得微枉其用乎？而余獨謂非然也。我國家用人惟其才，
其畀授視其所堪。惟進士入官，則惟以名第。其用爲縣亦惟以名第。然縣有遠近，地有厚薄，事有簡劇，
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或盪焉，鮮不敗者。近制稍事消息，期年而察之，視其治狀，與地之宜而易置之，
俾得隨力展錯，無廢材焉。此誠經國者曲成夫人材類古器，使之道而實非也。凡今之仕有中外，其仕
外爲難，仕州縣爲尤難。縣有小大，其相去不啻倍蓰，而其爲之難易亦倍蓰。然而君子視之，均之爲不
易也。誠以縣令之職，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其事有祠祀，有學校，有傳置，有積，有河堤，有道路，有科差，有籍
帳，有稽省，有署，悉總於令。而盜賊蟲霜旱潦，又其異者，初不以小邑廢也。苟處失其道，其敗也，視大邑爲
甚。何者？地狹，鮮產，民貧而寡業，賦出無幾，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非若大邑地大以饒，儲待有素，而人

力物產，足以供之，處得其道，誠無難者。是故邑無小大，無難易，惟在處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來安在大江之北，實惟畿輔望縣，其地當淮徐河洛之衝，旱曠蝨賊，歲比不登，民饑而虛，而盜時竊發。周君之行，科差籍帳，紛錯藜挫，勾稽省畫，悉萃其身，其憂方大也。而何枉之云哉？或以君才敏而志高，工爲文章，力追古作，喜得僻左地，而以其暇逸究于其業，又其地屬滌，有瑯琊醉翁之勝，而君寄興高遠，將以自適。今若是不已，負乎雖然，不足病也。昔者子貢問於子賤曰：「何爲瘦也？」曰：「憂官政也。」世謂子賤宰單父，彈琴而治，則爲縣而暇逸，無若子賤者。而其言如是，則亦何嘗不憂哉？憂得其道，樂在其中矣。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肆情林壑，不害其爲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補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蓋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者，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不曰宗譜，而曰家乘者，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陳之先徙自鳳陽，由建炎南渡，抵今四百年，可考而知者，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良炳而下，僅僅七傳。傳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不敢強附，以重誣其先也。按陳媯姓，系出於虞，周武王求虞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因以爲姓。其後楚滅陳，敬仲奔齊，故齊楚皆有陳氏。秦末勝起陽城，死於汝陰，平起陽武，而封於曲逆，子孫散處，莫詳所終。漢魏之間，蕃實最著，而莫究所始。要皆胡滿齊完之裔也。鳳陽在宋爲濠州，故屬楚之淮南，漢御史大夫萬年，魏尙書令矯，矯子侍中騫，皆故濠人公

之先，必有所祖；而文獻無存，莫之有考焉。且學士仕元官三品，既顯融矣；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頒，交游文翰之贈，而一蹟不傳？及今子孫欲追其始，藐不可得；蓋不能無遺憾焉！公之爲是，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今，猶今之於昔也。余讀其書，詳而核，析而不分，聯屬而不紊，上不誣其所出，而下焉得以引其世，而所爲不忘本始之意，蓋惓惓焉。厚矣哉！公之志也。夫昧於源本，不知所祖者，失之薄，援引攀附，而妄祖名人者，失之誣，與其誣也，無寧略於所始，而傳其疑焉。乃或因仍苟簡，併其所知，廢而弗錄，時移世易，子孫至不相通，如蘇洵氏所謂「相視如途人然」，失亦甚矣。其又甚者，歐陽子曰：「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敘，則禽獸不若。」嗚呼！可不懼哉？若公者，庶乎免夫其得道於歐陽子之責也已。公名寵，以儒醫擢用，歷官太醫院使，致仕，進通政使司右通政云。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叙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爲山水之邑，谷巖幽邃，流瀨清激；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壤僻而迂，更兵燹爲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棲薨桓桓，猶唐故物，豐碑巨刻，亦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略，而寺未有特志也。寺僧方策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爲古今文錄。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乃益顯。夫山水之在天下，大率以文勝；彼固有奇瑰麗絕，無待於品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卒亦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本以摭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黃溪鋼鋸者，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之勝，果不有待於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語文字，又其所幻而惡焉者。然而古

之名僧勝士，又不皆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名迄以是傳，豈無上之業未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卽其次耶？此策之所以惓惓於文錄之輯也。策又發山水之奇釐，爲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啓南先生悉爲賦之，是又不特能輯其成而已。余嘗約策遊山中，而未能遽往，姑敘其書以先之。

■ 晦菴詩話敘

子朱子之學，以明理爲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爲論詩，則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况詩乎哉？世本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輒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爲有得也。練川沈文韜氏，以明經遊學官，而特好爲詩，取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爲書曰：《晦菴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劫持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爲道病。言之者自以爲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爲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學非出於正，而有悔却從前業小詩之語，沿譌踵敝，至於今，漸不可革。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觀於文韜之書，可概見已。若其所論當自有識者取之，小子何述哉。

■ 重刊舊唐書叙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陶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敘。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真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

台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頴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歷，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歷四十卷，續歷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陶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陶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陶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單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歷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歷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閱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爲失體，刊削詔令爲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泐海救焚引鳩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口，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砥韓愈文章爲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爲亂道，

歐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材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叙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摭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爲書，標表揚推，弈弈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爲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讀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防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廔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實惟語言爲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爲摭製委瑣，無所取裁，猷鼓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爲，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爾嗚呼！玩物喪志之一言，遂爲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爲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

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爲序。

備遺錄敘

備遺錄者，錄建文死事諸臣，而備國史之遺也。錄昉於宋公端儀，而成於張公芹、柳陽、何公孟、春實、嗣菴之。今太倉守馮君意有未盡，又爲補益而并刻之，刻成，使門人太學生王夢祥視余，畀敍首簡。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大閑，死義之人，國家元氣之所系。昔之論者，謂夷齊存殷，以排周；周以有道興，而夷齊不害爲仁；聖人亟稱之，所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之太宗出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論者，春秋之義也。我國家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事，尤爲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臣爲有光。夫王魏身事建成，親視臨湖之事，卒之反面以事太宗，曾不聞有所徇，其豐功偉績，爲一代宗臣，而天下之人，莫有異議，徒以高祖在上，而王魏固高祖之臣也。然則齊黃諸臣，獨非我高皇之臣乎？即使睢紆避禍，以全身立功，獨不得引王魏以自蓋乎？乃皆駢首就戮，之死不悔者，則大閑之不可踰耳，而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再世作養之功，不可誣也。惟是統紀不立，史事廢闕，實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悔悟，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有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實維累朝列聖之盛，所謂礪生民而窒不軌者，固古聖人之意也。

文徵明文卷三

長洲文徵明撰

記八首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氏自爾菴徵君以儒碩肇厥家，二子起而繼之，曰陶菴，曰同齋。媿聲麗迹，變爲時英。至于今，而石田先生遂以布衣之傑，隆望當代，薄海外內，莫不知誦之於戲盛矣！而君子於此有憂焉。蓋其侈滿成習，易爲驕誕；勢之所至，有不終之漸。此維時所爲作保堂也。維時之言曰：「鴻藐一身，上統百年之緒，屬當仍世隆。至於鴻小子而有弗克，實辱前人。」余於是知維時爲能保有其家也。夫士之於世，莫不欲有所藉焉，以爲之地。何者？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不幸而門第單弱，循習陋劣，庸庸惟其常，其或庶幾自拔而亢焉。則深培痛湔，銖銖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厥亦艱哉！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置弗言，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線之承，則人得以比而疵之，以爲而門戶若是，而父兄若是，聞見麗澤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懼哉！夫門第之盛，可懼如此。入不若彼，無所恃者之易於爲賢，豈此之所負固重哉？維時恂恭不暴，雅篤倫理，菑畚所入，可以裕慾，而顧惟圖史之癖，尋核讎校，不廢而益勤，使其素微無異，

其誰弗譽之？乃今經經然保之若猶不足，殆二三前烈有以揜之歟？雖然，微是二三前烈，其孰抵維時之成？若是所謂師資源委積而興之者深矣。今能不以得之深自多，而以負之重自懼。斯其至，不但保而止也；而何盛大不終之足憂邪？他日維時徵余言記堂，余因就其意以發之。若夫保其田廬，以拓其植業，則一耕豎勤朴者，裕爲之；非余所以望於維時也。

沈府君石表陰記

太史延陵公之表，沈府君之墓也。稱其良於醫，而書其治療之實，嘗驗於人，尤彰灼者若干事。事核而詳，文繁而不殺；其法蓋肪於太史遷。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及所治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而延陵公所爲歷歷於是者，亦豈苟焉以徇其子孫之志哉？而爲之子孫者，則不可不謂之幸也。府君之子鏗，旣伐石登公之文，乃來乞余言，刻諸石陰。維古縣而窆，而墓道樹碑，於是文字以表功德政事，其文或周匝書之。漢以降，別爲文書石之陰者，則記碑之闕逸，或疏族屬支庶而已。至柳河東乃悉記其先友名氏於先君石表之背，用以著其父之交遊之良也。而後世誦之，謂柳子善能顯其親焉。府君所交遊，余不得而知也；而其事則有不待先友而必顯者。夫以倉公之藝之良，固有不可沒者；而所以不沒，則不爲無恃於遷。何者？遷職太史，而又有良史才，故其書古今不廢；而倉公之事，得以附見。今延陵操海內文柄，而職亦在太史；其表府君之藝之良，雖不敢便謂比隆倉公，而所爲麗以不沒者，視倉公無負也。嗚呼！是豈徒鏗之幸哉？固府君之所恃歟？府君之葬，一時文學名卿爲志銘，爲誄，爲挽悼之詞，所以發府君之潛者略備。

是固府君交遊之良也，他日豈獨可以考見先友名氏而已邪？

侍御陳公石峯記

莆多名山，而烏石在郡城，奇麗齒翠，實用鍾莆之秀，侍御陳公之居在焉。公自號石峯，蓋取諸此公之言曰：「吾名琳琳美玉也，然不有治焉，斯亦璞而已矣。烏所取器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之有取於是，非徒以山爲也。」夫公以明執法，奉天子明命，視學南畿，士之仰公而治者衆矣；而公顧爲此，若有不足焉者。嗚呼！此公所爲不可及，而足以厲多士，率一方也。蓋人之情，喜護其所不及，而恬於自恕，操辭履事，往往賢智自列，或謬爲退託，而其心固不欲人之加之也。然而卒亦無能加人，始以其有是心，是以不能自固，而卒之出人之下也，亦宜矣。苟爲自下，則非有越人之才者不能；夫又誰得而尙之？公不忘取助於石，亦惟其玉哉？而况烏石爲公之所麗哉？或謂一山一石，惟人之嗜，而公顧欲專之，且烏石在莆，非可得私也，而不知其有所謂獨得者，不皆以境也是故。嶙峋巖壑，蒼然萬仞，其秀若焉，其壁立若焉。仰睇有肅，爰以樹節，瞻斯巖巍而端委以之，利其廉隅，植其靡敗，雖若有得於山，而實公所素負，以立身而率人者，而茲山固將假公而重於世也。然則雖謂之公之所有，亦何不可哉？公所粹美之質，履明潔之操，而優之以精深宏博之學，夫亦至矣。而其心每抑下，雖以某之無似，且在諸生之列，而必以記命之。是其好學下問，優於天下，而人將追而莫之及也。夫公方以卑抑下人，而人至於不可及，人亦何爲而不思所以置其身哉？今江南士習，以器業相高，譽聞相取，下而切劘之功，蓋寡公所爲拳拳於是者，某有以知公非直自爲而已也。

鐵柯記

少司馬吾蘇劉公，自號鐵柯。故太保吳文定公及今少傅守谿公皆爲之說。他日以示某曰：「吾初官內臺，念古御史冠鐵柱，示不撓也。於是思有以自勵，及嘗觀於松柏喬喬千尺，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與鐵參勁，竊又慕之。俄得漢銅章，故有鐵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况，而人亦諒之，不以爲過。二公之文，雖所取義不同，實皆吾之意。子尙釋而記之。」某晚學猥劣，安敢自列於二公。顧公之意，不可無復也。則爲之言曰：「公起家進士，爲良有司，入爲名法，從進躋列卿，歷事三朝，踐敷中外，逾三十年。持防軌法，所至必信，用是幾蹈不測。然甫躡卽奮，更涉險夷，而其志愈厲不懼。天下士以爲至剛，而不知其所操以用世者，有法焉，而非徒以氣爲也。公居常若易與，而廉稜整整弗少弛。立朝不修鷹隼搏擊之峻，而人憚其嚴。有所揆畫，必審顧所重，而所執惟典憲之仍，猝遽之途，履之若素，阻險糾禁，持之惟中。蓋其才志圓融，足以酬變需急，而視其法不少軒輕。夫法之立也，凡以濟天下之事云爾。脂韋媵媵，苟事狗情，無足論者。若夫矯抗直前，靡所顧藉，而慷慨激烈，以階禍首，難以求必勝。夫剛此足以收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賴哉？古之大臣，在重厚堅定，重厚能以法平，堅定則能法守。法平而守天下之剛，執踰焉。公以風聲樹之，而取况乎是。凡以爲法也，志乎天下者，顧法何如耳。奚必矯矯子立，求勝於氣，然後爲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爲枉矯過激之行，而耿挺特達，卓有建明，至於顛頓困踣，曾不少變，而蘇軾氏以鐵漢目之，公殆有慕於是者。然器之迄用斥廢，而公受知天子，向顯於時，此則有遇不遇存焉。公不以其所幸遇自足，而顧有取於彼之不獲，以用自振，則雖日益昌達，而不害其爲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宗法之立，學惟其基也；而教從興焉。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正，族有師，閭胥比長，咸以教也。然其爲教，不過曰敬敏任恤，曰孝友睦婣，其所務而力者，莫非親親之事。幼而習之，旣壯行之，久而安焉。雖有間隙乖刺，不能出其間矣。宗法之易行，夫豈獨其勢然哉！此周氏家塾之所爲作也。塾之制，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義蓋出於比閭族黨，而以宗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學君念其族屬衍大，或貧不能自拔也，思闢義田贍之，而力不輔志，則篤意教其子曰：『庶幾他日有能成吾志者。』」蓋元學沒而義莊成，其實實舉於諸子之賢而協，而其尤彥而達者，曰王府審理，世鄉貢進士，在凡事之舉遠，莊之規約，咸從審畫。又請於朝，下有司，撫實加章程焉。夫要束之詳，所以重後人之守，而文法之立，固將爲債事之防。然防有所未至，詳有所不及，固不若謹其性，漸其心，而使之濡染於耳目尋常之中，之爲至也。此古之聖賢所爲，囿天下於至理，而教莫先焉。教立而理明，善復而義篤，斯何患乎道之不行，事之不集哉！以元學君一念之微，而能使其子舉其事於旣沒數十年之後，雖其志有所在，而亦諸子服儒明理之所致也。此足以白其教之效矣，矧於此而加詳焉。其事效所至，豈獨一家一族而止，而實一家一族所恃而重焉者。其或本之不務，而未是資，或義之不篤，而利是圖，甚或讒就鬪，以墮成業，棄禮犯分，貽辱前人，此豈立塾之意哉！此正今日周氏諸君所宜置憂也。余於周有燧，而重其舉，有合於宗法，且得善後之道，故樂記其成，而必及其可憂者，固諸君之

意也。若其教詔之詳，有審理君所條塾規，茲得略云。

正始堂記

錫故多鉅族，往往數百年不輒衰。其彌文質行，有以垂緒；而禮閑義訓，實又引之。非獨菑播之勤，共待程省，如昔所謂高訾富人而已。鄒君時用者，宋元祐名臣忠公之裔，自其先君承事植義，平生用能克其業。至于今若干年，而時用君益用衍拓，膏腴連依布泉流溢，然而人繁物阜，浸入摩薄，懼不可以訓，乃作正始之堂，所以示肅中閨，而式于百度也。於此有節焉，曰：內行不踰闔，外言不入於闔，而弗敢忘也。有事焉，曰：主饋，紕箴，親蠶，潔菜，而弗能越也。夫亦微矣，而君子從以觀人。故有威加宇內，而或不能刑於寡妻；望隔朝著，而不得收譽於鄉曲；此豈不足於外焉？是故先王之治，必本於關雎麟趾，而葛覃采蘋國風，所爲詠嘆也。夫以霍子孟忠勤慎飭，勳名塞天，一不制於霍顯，遂以塗敗；而晏子之御，徒以婦人一言，自拔爲大夫，閨門之效，固不可誣也。哉！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聖賢之業，至於定天下極矣；而其本始，乃在於閨門之間。然則斯堂也，非鄒氏所由以盛者歟？夫鄒氏有忠公爲之基，而紹以承事之茂，頌又重之以時用之好修，所爲引其世而綿其澤，無不足者。而時用之意，若皆不可恃，而必有待於是，其爲慮深矣。誠以盛大者，慾之所滋，而恩之勝也，義有所不能克，持不能克之恩，而濟以方滋之慾，其卒也，豈惟不能親其家而已邪？此時用之所懼，而余所爲深言也。

記中丞俞公孝感

大中丞桐江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父鄖陽公，仕成化間，爲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浮沉下寮，數年再起，守鄖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遭疾，宿留數月。鄖陸相去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隸學官，法又不得輒去，听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爲惕息不能眠也。」比至，果然。蓋鄉人在太學者，傳鄖陽死矣。公投地大慟，絕而復蘇。卽夕馳歸，謀走鄖，候之家人以公身弱，不習道路，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爲歲，其能安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瀾望皆水，公私舟蟻泊，莫可致詰。迺遷至九江。九江舟楫往來之衝，官於此，權舟焉。公遵陸問訊，冀萬一邂逅也。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掖之，跟跲行道上，人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推，非有故不泊。公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鄖陽夫人道中思餒，泊舟求魚，方入湖口耳。公聞言，驚絕，掖至舟，見鄖，方無恙也，相持大慟，又絕。蓋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絕者屢矣。旣定，敍所歷，則公離家之夜，正鄖陽解任之日，而艤舟之頃，卽公倉遑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楓檣下上，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饋故，則不泊，或泊焉，或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以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息之頃，如投券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於其間。非公孝誠純至，何以臻此？旣而鄖陽道卒，嘗藥視瘵，公得盡心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以啓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游瀘南，相虎，夢收父書，有亟來字，夜

蹴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卽夕裹糧趨廬南。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漁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廬，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得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間，其事視伯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奇功雋烈，將彪炳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爲是，其卓絕之行，已槩見於平居未仕之時，而况孝爲百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操史筆者。公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薰，字

王氏敕命碑陰記

封監察御史王公瑾受命之十年，正德庚午卒於吳門里第。又三年，葬陽山大石塢。於是其子高州府通判獻臣奉公所受制詞，勒石墓道。其言若曰：「臣獻臣鄙謬弗率，荷蒙先皇帝拔擢，參聯諫列，三載考績，不以獻臣無似，俾得推恩其親，而先臣瑾實與賜焉。同時雖多被命，而親存者無幾，又在遠外，內廷恭謝，先臣瑾一人而已。鴻恩休命，所爲寵賁臣父子者，至深厚也。臣獻臣日夕號懼，思效萬一，以圖無負先皇帝之知，用有糾繩，靡復顧忌，旋被中傷，幾臨不測，或教先臣瑾求援當路，毅然不從，曰：『吾子之仕，吾固教之忠矣，苟不率職，則國有明憲。明天子在上，吾敢貳於吾君，以行吾私哉！』臣獻臣卒賴先皇帝之仁，護保首領，比歲中外多事，一時寵命或被追奪，而先臣砥修慎履，迄保榮名，以沒。凡以荷先皇帝之明也。獻臣不有表章，是忘先皇帝之明，棄前人之烈也。獻臣爲是懼，今茲歸守先臣墳墓，顧瞻鼎湖薄天，萬里圖惟，日光雲章，垂耀琬琰，而未死餘生，庶幾猶在昭回之下爾。」於戲盛哉！

狐突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觀於王公之事其猶狐突矣乎突遇晉懷不免刑戮而公遭權昌會既已賁及其身而褒揚懿義文特被之綸績垂示無窮是豈獨王氏一家之幸而已哉某與公通家目覩其盛敢遂論次其語列諸石陰。

文徵明文卷四

長洲文徵明撰

記五首

沈氏復姓記

長洲朱天民既復姓沈氏，來言於余曰：「吾沈氏世居吳中，相傳數百年矣。我先君培於朱，先外祖廷禮無子，養外孫爲孫，故吾兄弟皆氏朱而嗣於朱，於是四十年餘矣。某自知事，便思復之，顧氏名錄於學官，不可私易也。會御史按學吳中，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如所請。乃以正德戊寅正月之朔，告於先祠，復今姓，易名曰民望，歸嗣於沈。求於朱之族，得再從姪輪，告於廷禮之祠，使嗣於朱。於呼自吾失姓來，恆懼不得追復其始，以斬先世之澤，貽辱先人。今幸而獲志，不可無言以示我後人。子其爲我記之。」竊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別而爲氏。故有以字氏者，有以諡氏者，以官以爵若事者。今之姓，卽古之氏也。古氏雖多所從，然莫不各本其所始。百世而下，雖參錯紛糾，可以一考而得。其說雜出於傳記，而左氏特書之，不可廢也。自秦有贅子，子孫乃有以外氏爲氏者。吾吳中故多秦贅緣是而易姓者，十室而四五。至有名世大臣不能免者，馴而習之，往往不知其姓之所自出。不知姓之所自出，而昧昭穆之敍，歐陽子以爲雖禽獸不若也。夫人而至於禽獸不若，亦已甚矣。而其所失，乃在

於區區姓氏之間；然則人可以不知所謹哉？閭井小民，困陋習敝，無足異者。而名世大臣，足以有爲，乃不知出此；在當時豈有甚不得已者乎？及今歲月既遷，族屬衍大，雖有賢子孫，無能爲矣。豈非當時之罪哉？天民爲此，其亦無使後之人有慨於今日也。若其緣情據禮，續廷禮之嗣，實惟仁道所任。而不忘所始，有孝存焉。天民庶幾知仁孝之理哉？

褒節堂記

正德八年癸酉，御史按河南上言：「汝寧民劉漢死，妻余年十九，矢死弗貳。漢且葬，喪行而水至，余阻不得渡，便哭踊溺水自殞，父母救出之。尋就雉經，亦以覺免。既求死不得，乃撫二歲孤林以居。閱三十有五年，養舅姑以壽終，子亦成立。今余年五十有三，法應旌表。」事下所司核實以聞，詔旌其門曰貞節。有司奉詔，書事惟謹。乃十年乙亥，樹表復其家如制。於是其子亦登名薦書爲鄉進士矣。乃作節褒之堂，用侈上命。他日以縣文學來教長洲，進其門生文某，使爲記曰：「吾微母夫人，無以有今日；微明天子至恩，無以昭母夫人之德如今日。此吾所爲名堂也。」余惟我國家以彝倫正天下，而節孝莫先焉。誕章敷治，每申飭之，有司課績，用爲殿最，若是重矣。然而以天下之大，民物之庶，而歲之所上不能幾人；推核之餘，能終與明詔者加鮮焉。其事誠有不易至者，而非徒以其節也。於此有限列焉。年未三十而寡，及五十而後旌；未及五十與三十而寡者不與也。夫豈以其非節耶？惟是天下之大，民物之庶，非有限列焉。則事力有所不及，巧僞有所不能防，其勢不得不然。而人之所遭，有幸不幸。是故自其始遭，比於五十，踐更涉歷，非獨一時而艱難變故，非只一事；幸而得全者，蓋亦有數。不幸不及年而

死，又不幸無子，或有子而非賢，皆所不得也。此又出於法制之外，有非吾人所得而強焉者；而曠蕩之恩，固所不能周也。若余夫人之事與年，足登法式，而合於褒表矣。然非有吾師文學君之賢，以爲之子，其旌與否，不可知也。吾聞夫人之於文學也，慈不忘教，期於必成，其始非直爲今日也。而今日之事，卒用賴之，夫豈幸而致哉？文學君不忘母訓，推衍國恩，以爲是堂，其亦有意乎哉？其教吾邑也，軌法緒正，必舉其職，嘗曰：「吾惟無負吾君，以求無遺吾母之憂耳！」是固名堂之意也，而吾於此得忠孝之理焉。是爲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邊維飭，陟降旋辟，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旣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於某曰：「維茲長洲，實蘇之輔邑，邑有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於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問一行之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恆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卽淳屠氏藏殿爲之，陜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踵其瘁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爲任，節用制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司於郡守，旣議克協，悉撤其故而

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廬庑，廩廩之屬，亦以次告成。礮以密石，華以丹堊；鞏免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間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於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訾。一謂某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業爲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員，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爲致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詳，而其任爲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爲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郡有之，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理。周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爲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致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刑樂政之屬，一切以爲支離靡爛，爲不足爲；而惟坐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爲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爲，倦倦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今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爲？」是觀其迹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

者必有亂患。一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已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爾。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璠。

玉女潭山居記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山，而巖竇虛巖，湍瀨聯絡，窈窕瑰譎，最爲奇勝。而張公洞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玉女嘗修煉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蓋嘗居之。一時倡酬篇詠，流傳至今。有以想見其盛也。自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決澮導流，剗闢劉，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絕壑，靈湫邃谷，悉爲標表。而玆潭實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淳膏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楣而偃。草樹蒙霧中，深黑不可測。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挹之，心凝神釋，寂然忘去。潭之齋有坻，卽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之勝益靚以顯。潭石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早禱於潭而雨，因爲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巖石之下，匯爲小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泓洄洑，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樺一株，根柯鬱蟠，礪魄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紅孺樹」者，卽此。其下湍瀨澗洄，與樹映帶。曰孺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奇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矗，水奔注激射如鬪。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天矯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鼉峽。峽左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

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聽，玉寮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沼爲梁，曰隔凡橋。隔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爲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廣，蓋山之麓也。因山爲臺，澄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若干楹，前軒施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爲丹室，又後爲雲蒼臺。臺方三十尺，有奇，始築臺而蒼生也。又其後爲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蒼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爲上元祠。又前爲東岡別館，爲護雲莊，爲仙寓。仙寓之南，爲來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藜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壘壘，散臥松竹間如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直太湖之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鯨獸伏，競爲奇狀，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曰瑤臺。負臺爲室，曰超然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華葉駢植，聯延如睨睥，曰芙蓉城。石之有奇者，曰天成碑。曰雨霽。曰小蒼弁。曰青驛。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東下，二百步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巖在焉。山自環玉岡而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祠宇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巖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故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巖最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垂石，下叢嶸，顏如斷齶，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瑩，日射之，炯燦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窟陬邃深，中空洞可居。別

竇尤深，乘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鐘竇。水激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而淵潛澄湛，微類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崦嵫崔嵬，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插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欹仄以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僂而入，辨出石室之下，中空如上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磐。浮磐之南，爲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跳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來，東南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相屬。其間松檜榲楠，幽蘭靈卉，叢生蔓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旣遠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綰，不出里道，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効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恭甫發之。豈天祕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耶？恭甫以粹義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於時，而肆情丘壑，搜奇抉異，發幽而通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有所蔽。夫其志豈直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游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摭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恭甫恬靜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神，邂逅得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風流文雅，千載之

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重脩蘭亭記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晉王右軍脩禊之地也。今禊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拙以次修舉，而蘭亭嗣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塞，乃翦莽決澮，尋其源而通之，導其流，行於故址，左右紆回，映帶彷彿，其舊而整以文石，視舊加飭闢，其中爲亭，懷棟輝奐，欄楯堅完，墨池鵝沼，悉還舊觀。經始於戊申之月，成於己酉之月，不亟其工也。侯於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余惟右軍去護軍而爲會稽也，其歲月不可考，而開倉賑饑，上疏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敝事，其於爲郡盡心焉爾矣。蘭亭之會，殆其政成之暇歟？昔人謂信孚則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須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謾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爲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爲，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歛其所爲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若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敝。而以一死生齊彭殤爲妄誕於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見已。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廢興，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泉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蓋於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爲郡之急，而

考古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雅雍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又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史稱其清真任率，釣弋自娛，亦言其迹云耳。故余於沈侯之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上如此。然則沈侯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爲哉？是役也，侯首捐俸入以倡，而一時僚窳，若通守蕭君、奇士、推郡王君、慎微，咸有所爲。武守俞君、汝成，最後主復相。厥功於法，皆得書因附。（侯名啓，字子由）

文徵明文卷五

長洲文徵明撰

□ 贊七首

□ 元馬國珍像贊

元賜號靖逸處士，省劄云：「皇帝聖旨，裏集賢院。竊見儒人馬國珍，稟性剛明，持身雅正。讀書學道，志操軼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靜宜爲君子。不爲祿仕，安分山林。可號靖逸處士。」噫，是惟有元靖逸處士馬公子像，貌質而揚，道幽而光，義高天下，名動帝王。錫之命書，隆以名號。考德無慚，於身有耀。然而九重之意，雖云能極其褒；而一時議者，猶恨未抵於用。是徒見道行之可尊，夫孰知隱者之所重？蓋雖真宗之賢，不能奪魏野之志；而和靖之稱，適用爲孤山之寵也。是以節義顯如光於里閭，聲名燁如久而弗渝。余生百數十年之後，亦得以起敬於丹青之餘。

□ 方質夫像贊

是爲吾友方君質夫之像也。蒼顏稿如，其貌之臞，或視以爲愚；大裙襜如，其服之儒，或謂以爲迂。夫孰知其行之拘而心舒，外之枯而中腴。枕詩籍書，居居于子。夫誰與徒嚴灘鑑湖，然句秀而姝，燦乎。

璣珠，曾不療其貧痛譽籍而孚，輝其載途，適爲造物者之所娛。蓋嘗稽其家世，出玄英處士之後；原其鄉里，在金華文獻之區。噫嘻！質夫，我知其人。下求一世而不足，上師千載而有餘。

廷尉湯公贊

大廷尉沂樂湯公，旣罷之六年，爲嘉靖十一年甲午，以疾卒于江陰里第，於是公年七十有四矣。公起家進士，歷仕中外，垂四十年，爲良有司，爲明執法，累更藩臬，聲實並流。晉撫貴竹，繼鎮三川，戡難救邦，所至振肅。遂自御史大夫入爲大廷尉，且向用矣。會朝廷有疑獄，議久不決，天子嚇怒，從中下其事。事旣反正，而在廷與議之臣，咸得罪罷譴。所罷諸臣，多累朝老臣，一旦以誑誤去，天下咸共惜之。而公清忠練達，尤爲時望所屬，故言官數有論薦。久之，聖意稍釋，一時被罪諸臣，或湔濯登用，而公竟疾不起。嗚呼！豈其命耶？抑天道有不可知耶？惟公博碩脩正，有德有言，進退本末，儼無瑕類，居常不立崖異，而遇事激昂，不少斂斂。方獄之興也，聖怒叵測，或道公自疏引却，公不可曰：「吾位九列，實與聞國政，有不率職，則國有明憲，豈可首鼠其間，苟爲避就？」及詔旨臨責，羣臣震讟，而公抗言自理，觀者傍懼脅息，而公弗恤也。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抱道守貞，不爲威詘，不可利誘者哉？贊曰：「有偉湯公，國之楨碩，旣輝有章，亦恆其德，發身以儒，守之有道，更陟險夷，不易其操。奕奕星朗，憲憲六察，入直文鱗，出奠藩臬，風聲所被，無有邇遐。有庸弗釋，天子曰嘉，進陟大廷，爲廷尉平。以仁以明，以莫不經。經之維何？弗枉而直。相古有賢，孰如定國。法不可逾，民用不冤。有偉湯公，德罔有遷。維堯有宥，皐陶執之。維帝之仁，豈臣則私。維天有仁，維國有法。審審脛脛，匪躬維烈。臣罪不赦，帝德如天，弗隕以捐，迺歸而全。」

古亦有言天王聖明位則不究道斯用亨維道之亨維志之得退不失身進不失職有偉湯公德懿孔醇古之遺直今之令臣。」

張可齋少參像贊

嗚呼！是爲可齋先生少參張公之像。氣和而平，言辨而貞，惟其秉德之明；既騫用揚，亦敏有章，惟其賦才之良。弈奕文聲，顯顯政譽，亶收效於甲科，遂宣猷於朝著。方武皇在位之時，正國家危疑之際，逆豎盜權，四郊多壘，公以郎署之英，適當本兵之寄，發蹤厭難，左右折衝。迄靖羣寇，曰讎有庸，曾是弗酬，願用爲異。豈儼儼之易污，乃隆隆而來毀。嶺南之擢，實嬰時忌，既逐於朝，尋奪之位。蓋舉朝皆不謂然而公會不以自慙，優游林泉，考終盛世。雖用不盡才，而志行靡虧。况公論在人，而此心無媿。嗚呼！先生於此亦足以自慰也。

桑廷瑞畫像贊

余家於海虞桑氏有世緜，至先大父涑水府君於淪齋公通守復，講筆硯之好，而柳州於先温州尤親狎，故某獲接諸父緒餘，有以知其淵源之學，出廷瑞公而生也。後不識其人，他日淪齋示某葬文畫像，始得其詳。像出淪齋意想，其惓惓不忘，可重也。昔人謂一鬚髮不類，卽是他人者，豈論其情哉？敬瞻之餘，輒贊數語：「有映其容，惟德之充。曾謂是人，弗永而終。有稽者裙，惟行之儒。曾謂是人，甫命而殂。雖藉不爲禁近之儲，而章服猶太學之具。豈造物者好厄於全，而可見者僅永其譽顯融之志，經術

之用。弗究於身，發諸羣從。蓋不特登仕之有人，方此文聲之靡窮。曾歲月之幾何？已藐然其音容。遺像之存，意想而已。顧惟手足之情，又奚鬚髮之議。儼然長軀，蕭然圖書。余蓋得於世好，漸於風聲，而有以知其然者，非獨此敬於丹青之餘也。」

朱秋厓像贊

是爲御史中丞秋厓朱公之像。清真閒靖，儼乎其儀；脩正剛方，卓乎其性。早策名於彤廷，旋敷宣乎民政。出入中外，敷歷臺省。操靡効勤，秉貞執勁。雖齊政或過乎嚴，而處心一出於正。迨乎出鎮閩越，聿樹風聲。遠臨海嶠，志清梟獍。夫何譽者在前，而議者在後。事緒甫寧，而此身已病。間關跋涉，惟在事行。偃蹇崎嶇，竟以身殉。惟重國以輕身，亦守義而正命。迺見之明，迺志之定。在公自以爲德之無慚，而君子猶以爲用之不盡也。

張曲江遺像贊

是爲唐相曲江張公之像。憲副洛南，陳君紹儒，其鄉人也。歆其名德，常挾以自隨。比奉使吳門，出以相示，俾余爲之贊。於戲張公！丰儀醞籍，意氣崢嶸。文章爾雅，志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占其卓識。金鏡之錄，益以見其忠貞。羞仙客爲比，惟其正；識祿山之逆，惟其明。此所謂有唐之賢相，此所謂南海之精英。昔嘗閱其事業於編簡，今獲瞻其風度於丹青。是誠無媿爲千古之名德，宜其爲鄉後學之所儀刑也。

字辭二首

王氏二子字辭

王君清夫，居金閭南濠之上。地中囂會，人習華詡，利賄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雖塵埽鞅掌，而能收蓄古器物書畫，以自適。喜親賢人士夫，與相過從爲樂。視他市人獨異也。余間嘗過君，君見其二子伯守、仲寵，秀穎好修，器業並可觀。竊嘆君之所爲，非獨可以潤身，而所爲沾溉其子者，亦既可徵矣。己而有司選士，二子並以里薦補校官弟子員，於是以其父命，詣余再拜請字。惟古之冠者，賓字之尊者，祝之，又或見於先生長者，從而誨之；若晉趙文子之於欒武子，諸人是已。今三加之禮，已廢不行，而命字之義固在。或從而衍其字義，爲文而致之，是猶祝辭之遺也。然惟鄉長者與冠者之執友爲宜，顧余非其人，則辭之踰年不得命，其師沈明之，余友也。又從爲之請，乃卽其名義訓之。守之文，從官從寸，寸法度也，所以執乎物也。天下之事，浩穰無極，而理亦無極。然有要焉，得其要則治，不得其要則廢。寵之義，爲尊爲居爲愛爲恩，其訓則榮也。上之所以榮我無間，而吾所以迓承之者，有勝有不勝，而榮辱繫焉。然有所謂不假寵以爲榮者，則人所自貴也。是故守之要在約，而人所自貴者，孰愈於仁？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而申之以辭。辭曰：「惟萬斯物，厥理孔殷。何以酬斯維茲一身？身則匪勞，事罔弗克。乃操之權，乃履之實。維天有樞，維海有濤，苟得其持，靡遠弗操。守約施博，聖訓則明。君子脩身，天下攸平。維人之身，莫不有貴。匪金而玉，匪祿

而位。豈不榮斯？寵之在人。匪人則專，繫命之存。人之所榮，人亦能辱。惟仁自我，履之而足。君子履仁，勿替允延。以允以延，有錫自天。凡厥斯訓，匪我伊詞。軻書昭昭，夫豈我欺？式斯庸斯，是在二子。有攸惟中，尙慎所履。」

王錫麟字詞

侍御王君敬止，嘗被麟服之賜，名其子爲錫麟，昭君恩也。錫麟旣冠，余字之公振，而申之以詞：「有蛟維麟，維獸之祥。山川孕精，靈圖煌煌。化洽周南，爰有麟趾。孰其尸之，振振公子。振振公子，瑞世如麟。何以瑞斯？信厚而仁。麟之仁矣，有趾弗履。麟之厚矣，有定弗抵。維子有父，維邦之瑞。靡賢弗酬，天恩斯賁。賁恩如何，煌煌麟服。允昭厥德，亦仁其族。匪族則仁，賞延于世。允言復始，敬在小子。吁嗟小子，服此嘉名。字之公振，公族是徵。公族振振，如麟在囿。如麟之仁，如麟之厚。厚則匪刻，仁則匪虐。可以人斯，而弗麟若耶？」

石氏三子字辭

吳城石君宗大，以高賁推於里黨，而朴茂愿謹，有古孝弟力田之風。晚始生子，而連得三子：長峴，仲岳，季巖。韶秀朗徹，並循飭向成。而君愛之慈，不忘訓。乃峴之冠也，因其師錢德孚，謁字於余，且致其父之意，乞言自勗。余於是，有以知君之能愛之也。古者生子，父名之，賓字之，又請於其父之執友而訓之。其意皆有所重，而余非其人也。顧其意不可辭，則爲析其義而命之。命峴曰：民立，遂亦命岳曰：民望。

巖曰民瞻蓋嶠之訓，獨有特立之義。岳之訓，宗有羣望之情。巖之訓，峻有瞻聳之勢。因又廣三加之意，祝之以辭。辭曰：「有陞者嶠，維山之奇。既拔有貞，弗附而麗。屹焉峙之，蟲焉植之。君子攸行，企其庶之。企之維何？有允斯立。弗倚弗傾，在心之執。子子其持，嶢嶢其巖。維立之奇，維嶠之師。崧高維岳，維山之宗。曰桓與岱，秦室維中。彼岳則崇，曰維羣望。何以企之？有德斯仰。德何崇斯？弗以利卑。弗以智私，岳高同歸。德之崇矣，望之隆矣。孰其庸矣？維岳之宗矣。巖巖者石，赫赫其有瞻。顯顯其人，肅肅其嚴。豈嚴則持，曰身之示。一或靡虔，百凡斯墜。德之墜矣，事斯斲焉。儀之忒矣，民何則焉？噫！岳之顯，惟德之峻。民之瞻之，亦罔弗敬。維立之特，維望之崑。既瞻有威，維衆山之儀。維山有儀，維人有德。峨峨蓋高，脩罔弗克。我作訓詞，式徵厥父。小子服斯，以永有祜。」

頌一首

王武甯去思頌

余讀顧君志仁所爲王武甯去思碑，爲之嘆曰：「王君其古之循吏耶？何其得民之深耶？」或以碑所書皆爲縣常事，無他赫赫異政。嗚呼！此王君之所爲不可及也。古循吏莫盛於西京之世，然考之正史，皆無劇蹟可傳。至書何武之事，謂其所至無赫赫之名，豈武爲治，皆苟簡因循，無所建明，而彼所謂循吏者，豈皆無所事事耶？惟夫濬德淵微，潛濡默被，出於至誠，而泯於無迹。受之者不能知，而知之者亦不能爲之辭也。然則王君其真古之循吏哉？君仕在弘治六年癸丑，而碑建于嘉靖二年癸未，相

去三十有一年，而民思之不忘，則豈特旣去思之而已哉？此又以見君之德澤深長，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爲之頌曰：「巖巖武寧，維洪壯邑。帶江襟湖，民鬪以譎。有賢令君，脩正維祇。展采錯事，式貞以綏。民役孔艱，時予之毒。我度我均，如垢思沐。或擢于辟，維我有訾載。謫用懲，納于仁軌。繫軌之脩，範於四民。迺教迺申，迺興於文。文教攸興，亦有膺積。豈富則儲，干凶之備。有賢令君，重食敬教。凡斯有作，去惡從好。越禩三十，民思靡忘。何以永斯，匪異伊常。考古循政，平易斯理。赫赫何爲，君子攸恥。有賢令君，益遠維新。尙千百年，視此貞珉。」

文徵明文 卷六

長洲文徵明撰

□ 題跋二十五首

□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曷，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爲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亦能書。召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旣而謝事終於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軸爲王世寶所藏，亦不易得也。

□ 題黃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辯其非換鵝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祕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姓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君去晉爲近，當時已

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爲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中玄字並缺末筆，固是宋本。白還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令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帥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內殿祕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率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翦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閱生葫蘆印，是常入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祕，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參政留野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于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爲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爲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

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擗筭，虛腕疾書，令人莫能爲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蓋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已矣，嘗欲粹其言，爲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規模。公旣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己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己法。」則古人固以規規爲恥矣。此帖爲郎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削利，蓋蚤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爲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滌，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閣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勒石本，卽公所刻，無毫髮失真。但去會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

鋼，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弈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祕書郎黃伯思長容撰。長容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別有博古圖說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于此。然楚書頗涉牽合，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圖說有牽合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刪改云爾，非盡出於長容也。今觀此書亦有瞿父之說，豈亦曾經刪改邪？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約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註，而衍極多出於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刊誤標目，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歲旃蒙單閼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爲方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刮去名字，以避禍耳。最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爲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爲刑部主事。此書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爲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傲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觀，了無差別，遂定爲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蚤年喜臨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窘束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袁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爲米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在。後謝景溫尹京見於大豪郭氏，縫有「元章戲筆」印云。則當時所臨實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意，若臨于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尙存，不應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比石刻才得三分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別有所據邪？抑米老所臨，不止此邪？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

元勳位重宰相，雖酌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爲太常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爲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幫俱號高邁，不爲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于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梨思言一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卽書史所載送梨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邪？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搨，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

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逐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黃黼作公年譜，嘗援以爲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環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贊。但字字剪轆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玄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輒亂真跡。然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時筆。完菴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東坡謂：「此法始於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丘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爲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凶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直夫，月凶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遺，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殆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其後，目爲閻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彥，成錢惟善，思復袁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彥成，仲瑛，特厚之。爲設行窩於家，彥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刹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於歌詩，楊鐵崖稱爲才子，洪武中被累，卒於京。元璞吳僧，住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徙臨濠，卒，書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真贋余不能辨，然而諸公題品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爲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爲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爲元中世名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勾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說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取妾得范復初女，卽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跡，不少概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於浯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况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侗，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諡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卽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

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卽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祕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耶？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况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歷四年爲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爲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稿，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蚤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

質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一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卽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爲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尙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卽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二十餘語，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畱任左臂，號尙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刹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耕，福清人，任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卽季耕之兄，名畛，畛與畦俱參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爲吳人沈孟嘉氏所有，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爲玩德圖，而使余題其後。魏公嘗云：「郭隣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己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也。」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尙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貴，有不專在於馬者，而視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二帖皆與忠玉提刑，按公同時還往，有王瑜、馬璩，並字忠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爲誰。然王嘗爲浙憲，公元祐六年三月罷守杭州，四月到闕。內一帖以四月四日發，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王忠玉者。又次歛硯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食蠔帖，已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磨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購廉，尋復官北歸，以迄於沒，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亦謂：「公飲鹹食腥，凌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寄其謔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儋藏此五帖，裝爲一冊，而附以叔黨三詩，自冉里寄至，俾爲評記。公書尙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蠔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辯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袁之父曰靜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巋然爲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遊吳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爲陳惟寅汝秩，其一卽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爲王府教授，袁之孫某，嘗仕爲都察院檢校，三十年

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間徵予題，爲疏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爲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易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爲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爲詳疏其事。

文徵明文卷七

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一十七首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郢人，越國公浩孫，魯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大之子，彌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爲是，是宜守之之不得於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吾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卽彌遠也。按彌遠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翌善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於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參知政事。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爲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年五月，起復爲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相闕，而

於右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告於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之高，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稍異，恐不可傳信，略爲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逾美。蓋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遊吳中，與諸文士春遊倡和之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正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姿態橫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遊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概見。惟趙文敏嘗敍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適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廷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恆、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眞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宗字眞，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是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緒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卽始於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鑿工王用和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於沈石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豈亦出用和之手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蓋又別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

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况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遠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錄。嗚呼！文獻無徵，世次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而無所傳承，或至宗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耶？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遊若倪元鎮、若周伯器，近時若

吳文定公若李太僕應禎若沈石田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不著也。崇禮譜錄聚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功潘氏不既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錄無所於考今之所爲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吾友蔡九達又數爲道之嘗邂逅一見惻怛愿謹古所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鋹以此譜相示嘆其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爲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爲極致獨郭忠恕以俊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遊規矩準繩中而不爲所窘論者以爲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圖千棖萬楹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二十四種有明皇避暑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舊傳此爲釣鯨圖按趙與時賓退錄載「唐人酒令有釣鯨圖一卷刻木爲鯨魚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鯨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爲湘陰令從事謝去周世祖召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復召爲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爲怪誕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子貞出以相示遂爲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既望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已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右唐胄曹參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鉤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嶽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踈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穉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爲此書唐世尙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踈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杳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

軍之蹟，傲而爲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爲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渙之書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闢，景禧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仕，後授光祿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畫錦坊。盧華字仲華，本德清人，慶歷進士乙科，歷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祿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今吾家所居，相傳爲公故址，榜有盧提刑橋尚存。渙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嘗爲吳郡，故渙之嘗游於吳。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官本州教授，祕書省正字，以疾解任。厚之詩，敍稱同年光祿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圃在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爲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爲樂圃之後，故此石留其家。性甫沒，不知所往。邢君麗文得拓本，裝池成軸，顧其字畫多已剝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余重書一過，併疏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敍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卽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跋，亦無歲月，第云「書于袁桷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

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尙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旣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文，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爲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爲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卽無八月。又其時資淺，不應爲郡。故定爲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北海，新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爲吳僧聲九臯所藏。九臯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臯旣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答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答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內制集載賜燾不允批答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於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答，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答書二首，實與固同日。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爲甯波袁尙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册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參，南宋人，居響川，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

題詠皆清麗可喜。至於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時大書狂語動輒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丘子爲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戶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彝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毗陵徙居吳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濂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國初召議太常郊祀禮，發臨安居，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參政。杜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爲贊禮郎，終晉王府錄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迥，仕宣德中爲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叔方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爲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爲王璵，汝玉，傅仁，廟爲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陳繼字嗣初，召爲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錦，號雲林子，無錫人，陶際字彥衍，雲間人，卡同字孟符，張肯字繼孟，號夢菴，南郭氓，爲許觀字瀾伯，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尤同時，別有許觀亦字瀾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於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爲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朝史事廢缺，統紀不傳，實非細

故文皇晚歲稍稍悔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於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於世於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徘徊慕仰往往形諸錄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概凜然意將追而及之於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于後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爲金伯祥氏作伯祥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遊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爲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共八首敍爲陳基作基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張氏爲學士院學士別號韋羌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白集行世詩首篇爲楊維禎所謂鐵厓先生本會稽人晚居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國初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仕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吳門張氏用爲參謀稱爲蘇學士而實未嘗仕也周砥字履道號躬溜牛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死於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李釋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爲瑞竹詩亦爲伯祥作者按瞻雲詩當時賦者蓋不止此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佐仕國朝爲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爲

茂仁名培。賢而有立，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嗣翰名家，其手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况其子孫哉。又况賢而有文，能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文徵明集卷八

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七首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一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澗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歷八年卒于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烟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少概見，宣和書譜謂：「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稿) 舜欽作詩留別原叔八丈閣下：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疎，逢人出胸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遊面，化爲虎狼額。謗氣燥烈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職於予，時情未常隙。今來濠川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慶歷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爲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囑西徐公出示，爲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爲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爲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按荊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谿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跌坐榻中，一人褰裳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却立，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窗，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爲清溪耳。

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玄，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書，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爲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卽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卽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卽之字溫夫，別號樗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祕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卽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卽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卽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卽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卽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卽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誥商盤下缺一字，實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參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羽，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尙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於是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元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奧，爲時所

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問時日。于時年少氣銳，儻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爲徒官。君於唐雖舉於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爲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爲人歆羨。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爲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如藻，居然玄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吳中。二子汝秩、汝言，並有文學。汝言尤倜儻，知兵，至正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爲太尉參謀，貴寵用事。國初爲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於時。仁廟召爲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嗣初先生也。此畫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吳，少脫俗，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任爲平江路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德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貫之後，博學能文，尤工書。趙文敏公薦入翰林，終征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稿。今尚書玉峯先生王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清真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中。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徵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釣終。饒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

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爲淮南行省參政，工詩，尤以行學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初爲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菊溜生，吳人，寓居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爲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應召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廉，號玉笥山人，有玉笥集。岳楡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徙鳳陽卒。陳汝秩字惟寅，卽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武中，爲郡學訓導，後遊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顯時，行爲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踞。惟允壻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之，今抹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已卯解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禎，後以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苦篤學，敦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於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稿。此卷世藏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參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壻也。其畫嘗爲妄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并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伯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壘，豈南渡後又嘗入祕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爲己有，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文徵明文 卷九

長洲文徵明撰

祭文十一首

祭劉美存文

於戲美存！木之美材，玉之良璞。不繩而治，匪刁而琢。生華貴之門，而不爲驕矜；有高明之姿，而不忘問學。才優剝割，而處家不煩；是晦其能，志在貫總，而舉子得雋，用揜其博。蘭情款款，人與其誠；玉色溫溫，天授之慤。凡君之具，匪貴則壽；人之期君，必大而遠。蓋方享之有餘，不圖甫行而遇蹇。始場屋之屢躓，尙歲年之未晚。豈謂名花之方然，竟不候實而先斂。歲行辛酉，時復大比。命數已極，學力斯至。何一疾之長終，曾旬月之不俟。三旬之壽，不副其德；一第之榮，竟齎其志。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孤兒始孩，老親萬里。匪生世之足悲，方身後之無倚。目將不瞑，心實不死。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君之尊人，方衍澤西川，宜有令子，而君卒以身死。至君之身，聰明才達，宜承厚蔭，而竟厄於命。是皆造物之所爲，有不可以言語而致詰。旣非人力之致，豈亦事變之極也？嗚呼美存！在庠校爲才諸生，於家庭爲佳子弟。朋友有推分之情，鄉曲有長者之譽。自君之亡，舉城嗟吁！好惡之私，不足深據；耳目之衆，其何可塗。縱所履或愆於小德，終微瑕不揜於良瑜。余數人者，或親或友，或久或近，雖所見有未得成妮

君而親厚由茲而觀。固非強勉之所能。推此以往。將舉天下而無疚。嗚呼美存所具者德。而所不足者壽。所不榮者身。而所長享者名。吾知有志之士。固不以此而易彼。而吾徒遊好之私。終不能以理而喻情。貌一尊之難屬。惟既往之猶生。

祭徐昌穀文

嗚呼昌穀。濯濯淑靈。英英異姿。伊時之秀。維邦之奇。昔在髫年。穎拔而出。排俗違時。蹈古而癖。著書滿家。金鏗玉溫。孰其非之。吾道攸存。今昔異宜。吾斯有鑿。稍抑弗伸。益闕而肆。有英其玉。匪終則藏。旋收甲科。棘寺徜徉。維時孔艱。世路云阻。用失其才。遂爲物忤。太學之遷。實行其私。人皆君惜。君自謂宜。方適其情。班資奚較。弗誠於時。益泳於道。怡情佚志。讀書詠詩。名斯孔籍。病則弗支。聖明更化。披幽登俊。弗與維新。君則有命。嗚呼昌穀。八品之階。三十之壽。胡付之材。而享不有。造物有意。我則知之。殆惜其社。而昌其辭。環章閎議。于今有耀。視彼崇資。孰則多少。嗚呼昌穀。在昔家食。不妄交游。惟吾二人。心孚分投。出入偕遊。有無通假。期惟暮終。有允弗舍。雲泥異趣。差池歲年。身世乖隔。心則弗遷。疇昔之時。惠言繚繞。謂當南還。展笑非遠。曾未幾時。訃音來馳。丹旌在目。遽哭君幃。嗚呼昌穀。百年悠悠。君歸何遽。豈無他人。孰如君故。嗚呼昌穀。有官有家。亦既有子。名與世長。庶其不死。

祭黃提學文

吳郡諸生文某王寵。謹具香帛之儀。緘詞敬祭于尊師提學先生黃公之靈。嗚呼士死知己。道義

攸關。匪惟斯今，維古則難。故有終日相逐，而不能用諒者。矧復貴賤相懸，曾無一日不雅，而欲投情推分於一言一字之間。嗚呼！此余二人所爲聞公之計，恨不能從公，而不忘涕淚之潛也。粵在曩歲，公來督學，振溺起衰，蹈厲揚權。余二人者，或以頽墮，或在童孱，假以薄劣，荷公陶甄。與進則隆，教詔無已。蓋將達其致用之材，必欲致之奮庸之地。觀其吹薦之勤，用情之至，使人中心銜感，而直欲爲之死也。顧某等鄙昧弗率，無所用成。方將湔濯自厲，以求無負於知己，無累於高明。豈圖一再見之後，而契闊死生，已邈乎其難憑。嗚呼！升沉榮辱，在吾二人者，固不可必，而我公不可復生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土地文：

夫居止所在，有神司之。而神之所職，靜惟其宜。自我先君，奠居於此。延及某，叨庇多矣。今者偶葺先廬，稍加充拓。自春徂秋，屢有興作。築斯齏斯，不無冒犯。迄始而終，罔有災患。凡此平寧，孰非神惠？德弗報，我則有罪。歲云暮矣，我居告成。敢修薄薦，用答神靈！

祭陳以可文：

嗚呼！以可！崢嶸佚蕩之資，慷慨邁往之氣。金貂貴介之習，磊落有爲之志。今皆已矣，不可見矣。嗚呼！哀哉！方其少也，侍親宦遊，翺翔京國。入修子道，出應賓客。文采風流，照映奕奕。起家郎吏，遂用恢宏。高居甲第，揭揭鞞鞞。妙舞媿娟，綺筵狼籍。張弛逶迤，十年一日。數致千金，緣手散去。曾無吝情，亦弗終敵。比其晚節，悉反少習。從事耕桑，丘園自適。行阡履陌，居然逸民。回視曩昔，如出兩人。嗚呼！以可！不試

之材，用人缺畝。射時高下，盡地薄厚。莫不適宜，莫不可守。再起其家，足貽厥後。所以然者，由其具明智之德，是以識四時之逆，能與時而消息，故隨行而罔困。殆不忝所謂名卿之子孫，而實一時之雄俊也。某不佞，齷齪自全。視君高朗，奚啻天淵。然幸不忘通家之好，又重以文字之契。所謂水火其性，而膠漆其誼也。二十年來，氣波情怡，有無通假，過失相規。嗚呼！以可今則已矣。孰知我貧，孰相我事，契闊死生，方從此始。嗚呼哀哉！方君病革之時，正我失解之日。君猶慰我，執手太息，蓋能了死生之際，而略無兒女子之戚也。曾一語之不酬，乃千載之永隔。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鄉里祭沈都憲文

維公純篤之性，清明之質，貞白之操，粹美之德。公材則多，公學無頗。升從俊良，翹然制科。出典方州，入司法比。以莫不優，式隆攸譽。西蜀萬里，忽把一麾。不鄙其民，爰拯其疲。載言翼翼，弗縱弗暴。崇正闢邪，是興文教。一朝難淹，起節藩牧。直道不回，中遭讒逐。明廷更化，雪冤滌疵。輿論弗釋，亟踐台司。維茲貴竹滇蜀門戶，梟獍以逆，有詔往撫。控制有方，綏來有德。厭難折衝，邊用靖謐。東人阻饑，公時在疚。環書臨門，起公往救。民則有懷，公不少留。位望駸駸，而疾弗瘳。舍旃來臨，保茲素履。清慎之稱，至形天語。優游桑梓，曾無幾時。胡不憇遺，溘焉長辭。計徹中朝，天子有恤。龍章煌煌，鳳翼翼翼。凡此茂恩，惟德之致。恩則不愆，公不可起。國失貞幹，鄉無老成。顛顛爵望，悠悠典刑。某等忝仕同朝，生復同郡。出有後先，莫不沾潤。感茲殄瘁，能不嘖吁。緘詞致奠，言與情俱。

祭王子田母文

於惟夫人，明順而祥。繫宗之淑，來嬪于王。雍雍令儀，翼翼匪懈。以承嬪嬪，協于中外。展矣夫子，維時之碩。有相則賢，式是云匹。豈曰能匹，亦教有成。篤生二子，允維邦禎。赫赫中臺，煌煌使節。儷迹媿聲，奕然並起。鸞封鼎養，有來方殷。有積斯受，胡遽沉淪。子失令母，夫喪厥良。悼德懷慈，以莫不傷。豈家則傷，中外興歎。人爲母悲，母則奚憾。令名洋洋，命服煌煌。白髮高堂，懽其有光。子孫繩繩，後先輝映。身享其榮，目擊其盛。七十三齡，考終于家。寵榮斯極，壽匪不遐。凡此榮壽，世不並有。於惟夫人，庶其無負。某等鄉里後進，稔聞母德。矧與令子，忝同朝籍。既茲有情，能不母悲。爰陳一觴，侑此些詞。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惟公世出清江，族大以顯。傳數百年，弗替有衍。爰遷來吳，世德攸隆。山川淑靈，是鍾我公。高朗特達，少則英異。起家甲科，爲時良吏。連宰二邑，聲光有輝。進陟明廷，遂官六察。八閩五嶺，時維大藩。公兩奉使，敦薄廉貧。糾繩我司，激揚我職。出入中外，以莫不克。考牧之遷，位不滿才。爰從卿少，進列中台。壘善煌煌，天子有命。惟此西川，爾往作鍾。乃靖疆場，乃清時弊。迺匡迺襄，式用寧敷。文翁之教，乖厓之識。以公方之，過無弗及。於時多事，允籍謀猷。一再往撫，實寬帝憂。逆豎盜權，讐我善類。抉摘推求，公遂得罪。惟帝仁明，事迄以白。出自徒中，援登台席。甫司廷尉，卽佐本兵。周旋臺省，進列孤卿。乃弼邦刑，往司留鑰。公業斯隆，帝眷方渥。胡爾遽歸，言保其終。寄懷泉石，穆然清風。優游十年，考終故里。帝聞有悼，恤

典優異。再錫之祭，營葬自公。龍章奕奕，貴於幽宮。嗚呼我公！出入三朝，年逾六秩。遭逢治隆，令名無斲。公才既多，公享亦厚。如公始終，世豈多有？惟是鄉無老成，國隕禎幹。忝在鄉人，能不悲嘆！寄跡朝署，望弔無緣。緘辭寄奠，聊寫憂悵！

祭施行人母文

有賢孺人，崇川令族。既賦之明，亦貞而淑。乃擇之配，于歸於施。執孝軌物，式隆婦儀。內嚴嫻嫻，外誠聖戚。俯仰勤誠，以莫弗克。凡起其家，舊德維新。爰相夫子，爲時令人。維膠州君，賢關碩士。起倅一州，式邁歸只。維無內顧，用全今名。允茲完德，實相有成。豈曰能相，亦教弗弛。愛不揜嚴，是成令子。維大行君，英英儁造。發身制科，列官華要。爰膺天命，使於四方。豈維弗辱，燁然有光。有來地封，弗遠伊邇。胡弗少延，溘焉長逝。懿德云亡，莫不嗟吁。矧惟令子，痛傷何如？某等忝仕同朝，實深悲涕。爰奠一觴，通家之誼。

祭王欽佩文

與陳魯南同祭

嗚呼欽佩君，遂止於斯耶？始君家食之時，交遊數人，並以義氣相得，以志業相高，以功名相激昂。蓋不知古人何如也？數年以來，相繼登庸，各以所能自見，而吾二人升朝最晚。於時君方秉憲外臺，領中州斯文之寄，願以母老念歸，飄然解任。朝廷惜君之去，稍進卿階，畀領太僕。雖以展君之才，實以便君之養也。豈其朝命甫下，而太夫人願已辭堂，惟君願復情深，毀裂爲甚。某等方爲君憂，而君果以是

致疾。自去秋抵今，數月之間，傳聞之言，日甚一日。孱弱之軀，加之至性深切，勢必難任。所冀吉人多福，天必相之，詎意竟此長逝耶？嗚呼！君起世科，績學中祕，繼遊郎署，出領憲臺。宣力中外，聲望卓然。論者方期君以大用，將策勳一時，垂烈後世，而今遽止。於是耶宏偉之才，精深之學，清真之德，高朗之行，今又何可得耶？君之先公辣齋先生，一代偉人，齟齬於時，不究厥用。天下有遺望焉，蓋方有待於君。而君又以盛年碩望，厭棄明時，天意果何所屬耶？母喪在殯，妻亦去室。孤子瑩，一室懸罄。君蓋有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嗚呼！天乎？何其酷耶？某等二人，聞訃以來，相向悲慘，不能爲情者數日。客寄於斯，無由撫棺一慟。緘詞往奠，用致區區。嗚呼！欽佩！今則已矣，不可見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徐崦西文

維公祥雅其儀，剛明成性。脩正含弘，若淑貞定。既靖有嘉，亦儻而穎。早升俊於甲科，旋淑成於蘭省。策名玉署，允協輿情。侍講金華，式當明聖。進宣忠讜，上洽於淵裏。出佐銓衡，特膺乎簡命。文章政業，維聲實之並流。鳳閣麟臺，亶後先之輝映。既藉藉乎周行，式駸駸乎華近。豈其譽者在前，而忌者已出於後。宦途方達，而此身已落乎陷。穿遂枉特達之才，投諸閒散之境。乃寄蹟於溪山，不失譽於鄉井。時垂顧問，知聖意之惓惓。久鬱才情，矧人心之耿耿。謂直道難容，雖慙輝乎軒冕。而高才罔棄，終致用乎台鼎。胡二豎之不仁，遂一疾而長暝。朝野增吁，聖心爲軫。然棄捐淪落，雖有貧乎眷勤。而哀榮始終，卒實膺乎恤贈。茲所謂身死而名存，不幸中之大幸也。某列官雲署，幸聯鴛鴦之班。息駕鄉閭，叨侍溪山之勝。時接話言，數陪觴詠。顧余潦倒，長公十稔。謂當托好以終身，何圖棄我而先隕。興言及此，氣咽而

哽！陳詞滯奠，言有終而意無盡也。嗚呼哀哉！

文徵明文卷十

長洲文徵明撰

書四首

上守谿先生書

頃者，恭侍燕閒，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又承命獻其所爲文，竊念某自蚤歲卽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旣無師承，終鮮麗澤，俛俛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銳，不自量度，倏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叛盟改習。而某亦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爲古文詞。一時曹耦，莫不非笑之，以爲狂，其不以爲狂者，則以爲矯爲迂，惟一二知己憐之，謂以子之才，爲程文無難者，蓋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爲古文非晚。某亦不以爲然，蓋程試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之，今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爲無命，終身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爲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爲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緣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爲能，而不知者，以爲真能也。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某不能逆其意，皆勉副之，所求皆餞送。

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謂別號，率多強顏不情之語。凡某之所謂文，率是類也。嗚呼！是尙得爲文乎？然旣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劣自晦，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敘事十有五首，輒塵尊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視韓愈非其儼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爲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某於籍、湜無能比擬，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某爲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仄不宣。

■ 三學上陸冢宰書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溥海外內，莫不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遠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歎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我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聖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蟬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敵，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尙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年。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

功名政業往往參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迺遷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略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驚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失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負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即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循資歷歲亦皆有所昇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紈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

識者，固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概於心。今當可爲之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霈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復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爲而行，蓋皆不欲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謝李宮保書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爲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略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感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爲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今之時然也。而今之時爲甚，豈今之爲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中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是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爲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上

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爲，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懷珍抱奇，道義自將者，方且韜默遠名，人多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微名，工言無實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爲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墮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間歲一臨，實未嘗弭節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材，公固無從見也。况其所能所守，頽敗若此，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于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某實非其人。卽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異微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卽萬一有焉，所爲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解其

厲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若是，則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爲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諶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己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爲士矣。失其所以爲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爲也。而謂公爲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其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諶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于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爲，惟以輔世勵人爲心，而非所有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有私於某。某之所恃者，士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爲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爲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實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爲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爲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

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爲役，亦圖無負爲公門下士耳。不宣！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廟跡士大夫之間，故摯鑿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敢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視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卽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卽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己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至幸也。况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爲贊喜，然於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豈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爲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願訪，首及此事，某卽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爲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旣具，營繕

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儻得幸免，則明公之惠，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繭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行狀二首

沈先生行狀

高祖原卿

曾祖帛琢

祖孟淵

父恆吉，母張氏。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三狀。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恆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恆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絕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貸其父爲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尙文學，先生爲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己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

安才也。一卽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旣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事唐人，雅意白傅，旣而師眉山，爲長句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踪古人所至，賓客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纒斷素，流布充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辭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一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爲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爲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爲知言。同時文事之士，爲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是以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爲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爲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屢常滿。先生旣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譽於人，不藏也。

尤不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齒穉，未諫事，爲植產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爲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祖考嗣芳，萬泉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妣顧氏，累贈淑人。
考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諡文懿，妣徐氏，封太淑人。

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甲乙鄉，呂憲，年六十三狀。

公諱憲，字秉之，姓呂氏，爲嘉興人。先宋時有諱珰者，以碩儒顯於時，珰生茂卿，仕元爲提舉，茂卿生仲雄，仲雄生伯誠，俱不仕。伯誠生嗣芳，仕國朝爲萬泉儒學教諭，生二子，長本，景州儒學訓導，次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諡文懿，公之考也。母徐氏，初封宜人，累加太淑人。公生正統己巳七月辛卯，

自小穎異，甫七齡，從文懿授書，未嘗挾冊呻吟。文懿篤遺，乃就席，按文疾讀，一過目而數百言已成誦矣。比成童，諸書多已淹洽，操筆爲詩文，已多警語。一時老長先生，咸畏下之。性尤慧解，天順初，京師不雨，彗星犯牽牛，時文懿柄國，頗以爲憂。公侍側，言：「歲凶常數，小人之厄也。星變實聖人復辟，雖燭萬方，常無他虞。所憂者，授立之人，失望而怨，或恃恩驕誕，不可不慎也。」及曹賊竊發，文懿方入朝，母願聞變，泣曰：「兒及禍矣。」公曰：「大人甫出而難作，當猶未至。且賊舉火向內，恃有應也，而不得入，豈朝廷有備乎？頃常撲滅矣。」已而皆然。文懿以母憂卒於家，公年十五，入計于朝，上悼惜，願羣臣欲授公中書舍人，格於例，不果。已而補國子生，遣還郡守楊公繼宗爲延師教之。師顧公所學，出己上，遂遜去，曰：「吾不能爲若師也。」服闋還朝，詔令內閣辦事，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時年甫弱冠，銳志於學，譽聞藉藉。起辛卯，上疏乞應試，言者劾公矯枉沽譽，且命官不應得試，上特許之。是歲中順天鄉試，錄其程文以傳。自壬辰至乙未，凡再試禮部，皆不中，遂不復就試。己亥，中書滿九載，陞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壬寅，眞授本司郎中。琉球乞歲一入貢，自言：「小國事大國，如子事父，若再歲一朝，則定省間而音問疎矣。」公折之云：「旣知父子之禮，何緣屢逆父命？」已而廣東守臣上言：「夷人人生事擾民，不宜聽其請，人乃服公先見。」迺西回，回夷援例，奏討廣東海道歸國，朝廷將從之。公執不可，曰：「故事如此，不宜妄有改易，以啓他覬。」因檄錦衣衛訪草欲薦之，夷人懼而止。計所省有司經費千萬。丙午，陞南京太僕少卿。戊申，孝宗登極，公上言：「乞不許州縣改委官吏，及減省拽擠乳牛隻，處置操備馬匹，免徵苜蓿種子。」四事。癸丑，萬壽節，公奉表入賀，上言：「節財用，激貧賤，教戚里，起宿學，久委任。」等六事。是歲，改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丙辰，陞南京太常寺卿。太常掌祀事。

頗多更格，文移檢閱，往往困寒。公集累朝更格故事，爲太常條例事，至按籍行之，故在官無謬誤，而事亦易集。己未，詔求直言，公上疏言：「立誠信，習禮樂，查署戶，脩祭器，尊前王，表英靈，賞年勞，重供薦，備牲牢，免雜役，追逋欠，清廚役。」凡十有二事，皆本寺弊政，多見施行。先是，禮儀怠廢，春秋丁有事，文廟科道官多不與祭。公移文督之，有「知豺獾之報本，何筌蹄之遺忘」之語。會太廟時享，不以新菓，監察御史劾公不敬。公舉高皇敕旨復之，御史乃無言，然自是不悅於當路矣。已而科道交章論列，謂公冒進不止。公上疏言：「臣立朝四十年，出處遷除，自有本末，冒進之言，臣實恥之。」因乞致仕，不允。會太淑人卒，遂乞解官持服。詔工部遣官營葬，命有司諭祭。服闋，再授南京太常寺卿，前後在太常六年，庶事多所緒正。今上登極，再乞致仕，有旨，令馳驛回，而公已先還矣。時年五十有九，旣歸，日以詩酒自樂，絕口不及時事。逆瑾用事，方督過諸大臣，雖家居不免，公益輟斂憂畏。閔四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三十日戊申，以疾卒於家，年六十三。積階自承事郎，七轉至通議大夫。先夫人沈氏，廣州知府琮之女，有賢行，初封孺人，加宜人，累贈淑人。後夫人陸氏，封淑人。子男五人：言、沈、出、蔭、補，國子生；爲處，交俱，側出。學陸，出婦項，徐周，毛陶，皆令族。孫男四人，女六人。公性資開朗，而風儀醜籍，與人處，惻歎有情致。居官甚廉，而不爲矯枉暴白之行；平生未嘗發人陰私，尤不念人過。初應試，被劾，或言同官某所爲，公不以爲然。後同官以剛直得罪中官，幾陷不測，公曲爲庇護。禮部時有主事者，倚時貴，多所陵轢，他同官不能堪，公曰：「勢亦易過，姑俟之。」已而果敗，謫淮安，通判而公適爲太僕，有相臨之分，待之如初。其待僕從，尤有恩義。故事，卿監從臣，得役辦事官，擁輿持刺，往往皆其人。公無以衣冠爲辱，曰：「若曹他日皆當長人，吾不忍若爲此態也。」在待從二十年，未嘗輕役一官。下人過誤，犯輒行遣，雖不爲姑息，而

亦未嘗鈞距罪人。若文牘章程，皆有限列，關決精敏，人亦不能欺也。公雖生長貴族而貧終其身，不喜媵侈，生理靡密，一無所問。惟好學不倦，自志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雖以夏侯氏書應舉，而尤喜毛詩、周易。在太僕時，讀易凡三終。諸文若史，若他文集，莫不貫總。而左氏兩漢書尤精洽。少接諸老先達，諸國朝故事，雅善談論，對客舉一事，必深竟顛末，舉止詳雅，弈弈如瞻承，聽者傾注。喜爲詩，日必三數篇，操札輒就，若不經意，而出語渾雄，用事精當，往往追躅古人。一時宗工讓能焉。其文尤嚴整有法，無愧作者，而詩名大噪，遂用揜其所長。然公惟以自樂，未嘗矜人，故人始或忌之，終亦不厭其多能也。晚歲居休，益事隱釣，浮沉里閭，若初未嘗有官者。郡邑燕會，或不時往，而鄰里有召，輒赴曰：「彼貧人，不易爲具，不可負也。」其宅心淳厚，往往類此。故死之日，自郡邑大夫而下，至於販夫牧豎，莫不嗟惋相弔，謂「善人亡矣。」嗚呼！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公縣之長水鄉祖塋之傍。將乞銘於太史，以某通家相知，俾有述焉。比先公官太僕，實公同寮，某因得給事左右，竊聞緒餘，于今二十年，雖不敢謂爲知公，而行事之詳耳，受目矚，庶幾不失之誣云。

文徵明文卷十一

長洲文徵明撰

行狀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曾祖盜。

祖洪。

父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

母張氏，封宜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尹山鄉沈林年六十九狀。

公諱林，字材美，世爲蘇之長洲人。自大父而上，並以朴茂脩正爲里善士。至奉直公，尤植義明法，稍被推擇，從事郡中，尋自解歸。後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生秀朗岐嶷，少卽勵志於學，從吳謙先生授易，選補縣學生，益精進不懈，摘經綴文，粹然理勝。戴簡肅公按試邑中，羣諸生而首列之。公時甫弱冠，又起齊民，人無知者。及召見，儀觀脩偉，進止詳雅。公益嘆異，是歲成化甲午，遂中應天府鄉試。辛丑，登進士，授晉州知州。州在畿輔，民情而貧，百務怠弛。公至，首爲安集，繁繇極賦，

以次罷行。乃教之樹畜，民用充實，而誕章敷化，俾卽于理。一州三邑之民，尸而祝之曰：「吾乃今知有父母之愛也。」御史杜忠表其績，誥授奉直大夫，賜封其父母若妻，皆如制。弘治己酉，陞南京刑部福建司員外郎。辛亥，陞本部湖廣司署郎中。癸丑，眞授本司郎中。公宅心仁恕，雖官法比，而審畫詳慎，必求當允，未嘗奇請他比，以傳致人罪。尚書賢愛之，俾詳諸司奏獄，歷數年，所平反甚衆，屢考優最。丙辰，陞四川順慶府知府。順慶去京師萬里，民獷而好訐，尤習佞鬼，覲巫縱誕，莫爲緒正。公首下令禁之，有殺人獄，歷數政不決，公一訊得之，繼發姦民之並緣假托者，悉抵於法。他獄訟皆隨事決遣，雖株連支綴，未嘗數日留也。由是政平訟理，民用孚悅，益紹農振業，謹輸將。時旱潦，民旣安戢，歲亦比登，乃篤意教化。視郡學隘陋弗稱，且文廟右列非制，遂徹而新之。建御書樓，增置號舍，製樂器，設樂舞生，規制弘偉，物數咸備。又以餘力脩復南充縣學，於是集諸生教之，躬自程試，俾皆有所向方。士亦翕然奮於學，吳文定公實記其事。在郡數年，脩創公私廨宇，無慮數十築城障，治道路，所費無限，而官民不擾，人至今稱之。都御史林元肅，御史曾祿、陳珀，相繼以賢能薦。弘治乙丑，陞雲南右參政。公所分地，適當邊徼，俄聞安南連兵內向，遠近驚擾，鎮巡大臣謀治兵應之。公亟止之曰：「彼無釁，可得內侵，或自有所事，不可知。卽萬一事出意外，某請自當之。」卽馳至境上，果自相讎殺耳。土官鳳英以功授參政，散銜，素驕悍，昧事大之禮。時以征緬人調集省下，公先期諭以禮分，俾知朝廷恩威，於是英伏謁如制。他所施設，多類此。會按察司缺官，公承委緒理，疏抉推摘，務盡情實，而搜剔蠹弊，略盡罔罅。都御史吳文度，御史陳天祥、周雄，交章論薦，皆不報。正德己巳，陞山西右布政使。先是，公以入賀萬壽節至京，逆瑾方用事，惡公不爲禮，遣中尉躡尋其過，攘撫無所得，乃以出。慎時傳置非宜，文致其罪，遂落籍爲民。庚

午更化再起爲廣西左布政使，凡所以治廣西者，一如雲南，而扶微興壞，政以敷融。會軍興，積流輸，不擾而辦，尚書林廷選，御史舒晟，咸露章薦之。壬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與湖蜀比壤，夷獠雜居，往往梟獍以逆。守臣乘時勦逐，雖屢折北，猶時出抄掠，邊人患苦之。公承制調集湖北、川西數路官兵，身自獎率，期必戡定。先給旗榜，招徠脅從，散其醜類，乃命將官引兵直擣諸巢，疏捕追北，務極勦滅。於是鎮筸、銅仁、烏羅諸賊，以次削平。而天生厓、固二寨尤極險阻，蘭石控弦，不可響邇。公命都指揮司繼先絕其餉，身伺賊困怠，悉衆搏擊，繼以飛鎗火銃，盡扼而殲之，生擒夷酋龍通保等千人，俘獲男女牛羊器械，不可勝計。遂降陳家孟溪等凡九十七寨，結以閑田牛種，悉復爲編民事，聞輿書褒美，有「數年之患，一旦掃除，其功尤可嘉念。」之語。仍賜白金文綺。時餘寇奔迸四出，或以聽撫爲名，以規免罪責。湖廣守臣信之作格，苗錄以傳。公曰：「此逋寇不戢，方爲內患，乃侈張其事耶？」移文守臣，俾爲警備，咸不以爲然。俄復嘯衆爲亂，流劫境上，公復調集民兵勦平之。先是劇寇廖麻子，閩蜀中公念貴爲蜀垂徵，賊所出入，窮必迸逸，屬方有夷師，乃先期距寨與蜀犄角，互爲聲援。賊竟不得出蜀，功倚成焉。時諸寇雖平，而土官玩習縱誕，往往賊殺倡亂，宣慰使宋然傑傲首禍，公奏革其職，仍奏建總府於省城。今貴竹、水東等五長官司，洪濤等十三馬頭，及程番府所屬金筑安撫司，上馬橋長官司，龍里衛所屬大小平伐二長官司，並隸焉。置二縣分治其故地。其四十八枝頭、目青山等寨，龍筑等長官司，畢節等驛，仍隸宣慰使萬鍾。改置諸長官爲流官，悉隸貴前二衛。諸土舍悉令占數爲編戶。又猛朔爭奮，長官王通以爭地讎殺無辜，公奏調官兵遣參將洛忠相時勦殺，通懼乃悔過聽撫。山州土官同知蒙政，妄奏本州因改設流官，人民竄伏，事下鎮巡官議處。公奏：「流官之設，民夷

帖伏蒙政所爲梗塞，特是盜權市恩，欲肆侵漁耳。不懲，無以令諸夷；且動搖衆心，非便。一朝廷竟從公言，自是境內偃帖，莫敢有異志。癸酉，奉直公卒，公奏乞守制是歲十二月代還。乙亥，張宜人卒，朝廷皆遣官諭祭。丁丑，服闋，會山東阻饑，有詔起公於家，俾巡撫其地。先是，公在師勞殫，繼遭家艱，哀毀踰制，遂得末疾。比被召命，至中途，加劇，上疏自陳：「老疾不堪任使，乞放歸田里，以全晚節。」朝廷惜其去，久乃得請，仍給驛以歸。閱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景泰癸酉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吳江縣羅字圩新塋。公娶計氏，生子男二人：知剛、知柔，俱國子生。女二人：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人。大謨以公蔭爲國子生，次某某孫女二人。公爲人剛正有守，雖不爲高亢，而子子自將，不肯媿媿隨俗。初筮仕時，或憐其少，未更事，不堪有司教之隙，趨以獵美官，公笑曰：「欲圖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竟就外補以去。及積忤逆，瑾禍出，不測，家人恆擾，且懼爲二老人憂，謀入賄解，免寮屬相知者，亦勸之。公曰：「死生命也，僥倖苟全，如虧名節，何？」堅拒不從。比罷，怡然就道，家居未嘗自悔，所至持廉，不私羨餘，公堂錢悉貯官帑，或用以葺廡舍，供其賓客而已。罷山西時，在官甫月餘，俸入單竭，同官知而噓之，悉謝不受。單居就道，或缺頓舍，蕭然不以介意。性尤簡靖，居常進止有度，端坐終日，未嘗跛倚。與人處，擇言而發，或相對無一語。然情意融暢，不爲岸谷。始兄者，莫不嚴憚，久皆親戀不捨。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干之。郡邑非公事，未嘗輒入。居官平易，不事矯飾，以取赫赫聲，既去，民輒懷之。順慶之士嘗祖公郡學，既而父老，以不便瞻謁，請於御史盧公別建生祠於學之西。至今士夫稱賢守，必曰沈公。沈公云：晉州之民，每遇鄉人，必問公起居，或仕宦道出吳門，必求其廬，拜謁而去。公孝友純至，事二親必求意適，家居雖燕處，未嘗南向，既貴且老，孺戀依依。入蜀

時年甫四十念親老留妻子侍養自是終其身不復以家自隨及居喪已踰六十獨處中門之外者七年哭踊摧毀遂以沉頓一弟麓少則教之問學既長勗之以義同居怡怡中外無間言及自蜀歸麓已生分外處公亟過之坐室中潛然出涕曰「吾止一弟忍遂分異耶」其待族屬尤有恩義教諸子必導以善而身率之不事言說不加諂讓而閨門化之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醇德實行者乎公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居常手不釋卷爲文務理勝間爲小詩亦清潤有思所著有學鳴前後稿滇南紀行錄貴竹行稿遣懷拙稿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少與先君同學繼復同朝相好某以契家子數得接侍知公爲深及是二子遂屬某爲狀謹爲敘次如右惟立言君子表而著之他日太史氏或有取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尙書劉公行狀

曾祖迪吉。

祖謙海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尙書。

考宗政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尙書。

妣張氏累贈夫人。

貫江西新淦縣橋埠灘人直隸蘇州衛籍居吳縣鳳凰里劉纓年八十二狀。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爲江西行省都事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爲新淦人國朝江西內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迪吉迪吉二子次曰謙洵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

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礫砢英特，資復穎異，少從鄉先生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璿先生，精研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剽刺涉獵，卓且端緒。爲文操札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釋，方事矜儼，而公數百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爲弟子員。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爲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吏乾沒，並緣請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情不知概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賑贖，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公執不從，當以亡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卽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兗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椎埋狼籍，更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鬪，訟公鈎撫精敏，刃迎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東，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能，尤爲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召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傲巡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常，宥弊罔匿。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是歲奉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據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於屯解故牘中。蓋釗父以負債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欲奪之，故爲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姪，併及焉。前時有司實傳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飭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實，卽破械釋之，一時稱爲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讎，孝則安在？」衆

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賈貨，貿市於閩，監泊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卽忿鬥成隙。公謂此非來遠之道，且傷國體，卽下令絕不許通，至今以爲法。庚戌，還朝。十一日，滿三載，考最，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辛亥，再奉命按廣東。廣並海有別渚，曰澳，番舶交易之地。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舶，商海外諸國，致番貨直數十萬，蚤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籍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爲盜，捕置獄中。七人庾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伎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中，宜從宮刑，以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斃者十五，所須尙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纜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卽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卒賴上仁明，笞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省使郡縣守令而下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絞斬罪百二十三人。兩侍經筵，統著十一道印事，皆集辦。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人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盜鬻，遇棗印，率滌去舊文，更入充數。公立法辦審，弊爲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已未，考滿，給誥命，進中憲大夫，推恩加贈公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糧儲，兼理松潘軍務，錫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於諸夷，棧道

險絕，氏僚出沒爲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債敗。公曰：「吾爲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人耶？且吾奉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徧行諸寨，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功，事急則買和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爲科條禁誡，誕章敷化，事以救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於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帖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傲卒，悲傷成疾，上疏乞歸，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諳練，協于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四川缺撫臣，吏部卽奏起之。有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再錫蠟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子諸番夷嘯集醜類，連兵剽劫，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警，悉投兵羅拜，願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獎勵，賜白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哨三啞嘴，諸河道逼陸諸夷，每餉運輒爲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久已頽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爲剽劫，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勳資治尹。時有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旨還朝，尋奉輿巡撫湖廣，兼賀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汜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貨湖陝，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荆，闢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仍赴湖廣。荆王奏蘄州守余

忠擅用兵仗，刻減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爲奏辯，得未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召爲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久，兵衛耗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八三斗，後皆藉爲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公年六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尋給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皆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贓巧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公所知，乘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於事，尤長於法，比然不爲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於諄謾，深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骫濫，姦宄屏息。辛未，兩宮慶禮成，覃恩給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尙健，宜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旨：「卿敝歷中外，多效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詔月給俸米，歲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年，壬午，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兩宮尊號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聞，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爲人亢爽，疎雋，明燭事機，而閑於吏政。又精敏強幹，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忽遽，而銖黍紛齊，較若畫一，彼沉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翁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

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略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接閩廣，皆值鄉試，爲監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衛，而不爲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爲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卽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瓘，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牘外。其爲尹如侯覽，爲御史如唐介，其撫吳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時以爲實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疏秀，而舉止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盛夏，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答，不少遺忘。尤篤於舊故，或在患難，必極力拯之，雖犯謗不恤。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以故人亦有讒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儉質，旣鼎貴，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纏纏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齷，及旦，奄然而逝。實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公仕中外四十年，積階自文林郎，九轉至資德大夫，勳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自孺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卽儼，嘗爲縣學生，文學行誼，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寺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恕，又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廕補國子生。女二人，適張暮林文甲，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之原。某先君温州與公居同里，旣仕同朝，相好甚密。某以契家子蚤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屣跡賓階，竊念先君旣沒，老成彫謝殆盡，而公巋然獨爲鄉邦之

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嗚呼！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當代名筆，且將列之史官，屬爲事狀。某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曾祖顯卿。

祖以義。

考僕，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

妣何氏，贈孺人。

本貫直隸蘇州府吳縣某里毛。年八十二狀。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爲姓。穆王時，有毛班，漢有毛萇，毛義，其後毛珍，毛寶，顯於魏晉之間。至趙宋，澤民，維瞻，皆仕江南，維瞻守筠，卒葬於蘇。公世家蘇之閭門，譜牒不存，莫知所始。公諱理，字貞甫，別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僕，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娶孺人，實生公。及公弟瓚。公生岐嶷，不類羣兒，稍長，從學張僉憲企翺，既而卒業於賀恩先生。賀以易學發解南畿，聲稱甚籍，從遊者恆數十人，獨許公善學。尋被選爲縣學生，時未冠也。會御史按試，公獨後出，或謂其遲頓。公曰：「一出不可復入，何可忽遽耶？」於時人已識其謹重，自是屢試輒占前列。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戊戌試禮部，不中。卒業太學，益精進不懈。時舉子學易，多事標擢，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公取程朱氏之言，揚權探竟，務極其旨趣。有所

論著，多前人所未發。同時有陸琪獻之者，亦事研蹟，陸以深謚，公以精雋，皆號能明先儒之旨。一時學者咸毀其故習，而宗師之。成化丁未，試禮部，遂以易中高等，有司錄其義以傳，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益厭，思得中實之言用之。公軌迹夷易，不爲毛舉，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薄琮，矯誕懷諛，在留司橫甚，設穽陷中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據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嶺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右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卒開任，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譽聞方隆，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己任，而任偏矯正，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不可在論思之地。」言雖不用，時論譴之。御史有以言事戾荒遠者，母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之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都御史劉璠先守蘇，嘗不禮于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公修好，而中常慊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矣，劉怒，上疏自陳，卽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言也。及去，公顧惜之曰：「劉於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害之耶？」其直道柔公多此類。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留爲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饌不繼，師徒摧衄，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留不職。因言：「兵部尚書馬文昇坐視潰敗，無所展畫，不宜在本兵之地。」他所奏，憊及激駁論薦，咸切事機。丁巳，奉璽書清儲嶺南道，拜兵科右給事中，侵侵向用矣。會倪文毅公卒，馬

公爲吏部卽擢公山東布政司左參議。自徵仕郎轉六階，爲朝列大夫，外示進秩，實疏之也。或謂馬於公有宿憾，而公無幾微見於色詞。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守仁以京朝官主試，與御史不誠，公爲調停其間，迄事無忤，而事亦克濟。是科得人爲盛。中官出鎮者，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圍奪縱橫，最爲民病。公隨事道利，不爲過激，不失骭骹，而惟理之循，民得不敵，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前是屬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史公痛斥之，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宵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苦，必曲爲處分，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云。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有旨進浙江參政，致仕。公年甫艾服，而精力強明，聲望方赫，不應遽遂閒散。或謂：「當道有不樂公者，因公有請，遂聽其去。」而一時士論，莫不惜之。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皆以疾辭。正德丙子，始起爲南京鴻臚卿。戊寅，進太僕卿。南太僕治滁州，前是有司視爲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散。公至，極意振率，督問屬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緒正爲多。會逆濠以寧藩叛，首下九江，蹙安慶，南京戒嚴，參贊尙書喬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祖宗基業，國家所恃，以爲根本重地。而安慶實南京屏蔽，無安慶卽無南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恆擾，事不可知也。」喬公亦以爲然，遂以便宜檄公督潁泗和陽諸軍，以爲江表聲援。公卽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遂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鄖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遠引，用不盡才。

輿情有遺望焉。公沉敏精悍，料事明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有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奏議，爾雅明暢，援據精密，不激不隨，而紆徐警發，得告君之體。尺牘善敘事理，有所論辨，焚焚數百言，藻發雋永，能起人意。居官以愛物自存，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臣錄囚，有鬻鷄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懸其吭而絕之，若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非有深讎，何至殺人，即誤殺之，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奴女以他事雉經，惡鬻鷄者，責直怒詈，故用抵鬪耳。濟寧于彪者，殺人置尸里中，叢顯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兄證弟，已非人情，矧彰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嘗負朱佑金，忿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所爲，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尸焉，潰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乃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朱佑之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實行販於外，不知也。公時家居，慮得其事，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冤，而真俞於理。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冤耶？」蓋公雅性，不能忍人之急，人緩急有求，必爲致力。至於官府冤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旣無私諉，而言復明暢，事詳而核，聽者爲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能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爲之盡。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饗督芻二役，皆參佐番休任之，督饗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有遼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饗易之，明年復以饗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爲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切促，方冒咸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

初無所與其爲託公見露不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也，知其事而爲之就避耶？」公治家尤號有法，教子孫必以正，而能率之以身，下至僮奴僕從，使御之亦皆有制，其所授任，必堪其事，而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沼弟，以若饋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充拓，田園邸店，偏於邑中。垣屋崇嚴，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明，調護氣息，至於暄寒起臥，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歲精神完固，年餘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殊。咸謂公方來未艾，優游黃耆者，爲常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十又八日，卒嘉靖癸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配韓氏，封孺人。先卒妾葉氏，子男三人：長錫朋，戊子鄉貢進士，娶文氏，我先叔父僉都御史諱森之女。次錫嘏，娶德慶州判官沈公冕之女。次錫疇，娶刑部尚書吳公洪之女。俱縣學生。女五人：長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卽刑部公之子。次適布政司經歷秦繞，江西布政司使蕃之子。次適鄉貢進士范汝輿，宋文正公宗孫。次適大理寺副王延哲，太傅王文恪公長子。次適蔣廷光，監察御史蔣伯宣子。孫男五人：長體仁，縣學生。次志仁，次利仁，次友仁，次子仁，孫女五人：長適金鼎，次適湯鼎，次適陸延枝，餘幼。曾孫男一人：錫朋等以卒之次年，甲午某月日，葬郡西花山天池之新阡，韓孺人附。某於公爲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於通家姻好之外者。公平生居常行，事雖間得於語言承接間，而莫知其詳。今因其子錫朋所述者，撫其大校，敘次如右，庶太史氏有所採擇云。

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曾祖定聰。

祖惠。

父洪，涑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母顧氏，累贈恭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人，文森年六十四狀。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實，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爲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爲荊州左護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高皇帝，爲散騎舍人，後贅爲都指揮蔡本培，從蔡徙蘇州，見占籍爲蘇之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考諱洪，字功大，仕爲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初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溫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人，實始生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涑水，受易於家庭，卽得肯綮。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卽能自奮於學，誦讀窮晝夜不休，羣經子史若國語、左氏諸書，讀之殆遍。下筆爲程文，備發蹈厲，不爲時俗陳爛語，一時曹耦咸退讓。終喪，選爲縣學生。稍試不利，卽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廬州諸郡，尋以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奉使採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吳。弘治四年辛亥，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貧，屬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急，民亡

且盡。公曰：「若歸語而老弱者來，吾且食爾，無憂賦也。」卽閱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半。旣而請賑於上官，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公曰：「戶有小大概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迕上官，公不願。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糠粃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爲迂。曾開興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一走白於郡，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之。境故高而舊無渠堰，民視雨露以田，一遇旱，則束手待槁。公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每行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塍畝，持食一囊，茗一器，或當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而焦且裂，弗爲止。而虔於禱祠，曰：「靡神不索，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墓而鞭之，或執產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旱魃。公諭之曰：「在法發塚，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爲禁絕。縣嘗有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旣而朝廷累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重學校，稍暇卽請學官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相之。有徐文亮者，數世同居，爲表其宅，里它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聞有夜織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至是多勸而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廬舍，爲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薪爨，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額養孳生焉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州每役縣民爲斗級弓手防夫，它夫皂之屬，流備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隸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請下傍縣，皆得視。

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城地大雄繁，民獷健而喜訐。公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爲清，豪猾斂戢，不敢肆。縣有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苦之，至以鐵絙繫廐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足償。公言於監司，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爲征取貯於公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於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內爲奸利，公列檯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檯中，遏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小，及民貧富概徵之，胥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占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運，歲發浚卒，專官領之。及築黃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調如故。公請罷之，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旣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旣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圯，而城堙不能蓄水，公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隄線，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爲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化，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漕渠，曠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曰日遮，劫不可跡。公所至，置民兵什伍，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揜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嘗被郡檄捕劫盜，公讀檄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卽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沒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粟，解后其妻殺之，求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也。」公召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追錯莫能舉。乙遂引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解后一僧於市，知其盜也，嘗而逐之。旣而他盜以僧言誣趙爲囊盜者，公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識盜趙否？」曰：「識之。」曰：

「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汝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攝逮，鄉民畏漁苛，往往逃匿，不時得，公受牒，輒判牒尾，令日持以往，無不卽至。故事，州縣圍夫，率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簡下戶充之。皂則與鄰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踏門。嘗自噉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饔殮，以爲常。在鄆三年，巡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闕，尚書大臣，有夤緣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舉宜爲吏部尚書者，疏劉大夏、周經進以召。時營進者甚銳，且有有力，或從中醞釀之，謂是專擅選法，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上仁明，特笞而不問。十五家壬戌，奉命榷木盧溝橋，隨事錯綜，不先爲程期，而實又不失常度。召車徒給以其符，驗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隸卒無所牟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爲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書，禁弗爲通。尋監光祿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清軍伍，旣至，命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捕士伍，視移文概藉株逮，往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弊爲之清。會疾作，上疏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閱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推掌三法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廐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大略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上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令哉？奈何有司沿故習，而忽令典，憚改革，以失事機。援例變賣之文，交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高束於閣。妄傳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買駒於官，以謀

撓法；吏書庫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己私。殊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買者賠販，而廩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井共饜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弊歛法重，有秤頭之積出；錙銖較關，有火耗之羨餘。券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撓先之賂。甚至上下傳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之弊也。况名雖補轅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斂。一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軌道綜核，隨事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爲南京太僕寺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旨俾回籍養病，疏再上，始得致仕。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今上踐阼，工部尙書李公某，戶部侍郎胡公某，御史沈某，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爲嘉靖四年乙酉五月某日，以疾卒於正寢，實公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爲人，以先世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于朝，得列祀典。卽所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吳之有文山祠，實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軌法弗撓，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解后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諄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橫尤甚，懷諛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概限列？」又欲括

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遂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爲抉摘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爲回曲。其論吏部尙書，尤人所難。然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爲。及今上收用老成，又經中外論薦，當歸者且次第敍進，公而公不待死矣。公學問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温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卽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而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爲。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練峭拔，不劇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爲，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俸間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邪？公自少貧苦，然被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第，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略亦不求甚設，而情意懽洽，藹然可親。錢寧、廖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皆無所受，造謁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爲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公娶談氏，累封恭人。生子男一人，斗，娶沈氏。女二人，長歸國子生毛錫朋，其一早夭。側出子男二人，科娶張氏，犀聘陳氏。女六人，歸錢班、張哲、周某、哲國子生，其三未行。孫男三人，女四人。公少先温州十九年，事温州如父，終身未嘗與亢列。處季弟縣學生彬，備極友愛，撫諸姪禮嚴而情篤，於徵明加親。徵明少則受業於公，賴其有成，及以薦入官，數書示其所志，思一見徵明，不及及是歸，而公不可作矣。嗚呼痛哉！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惟公抱負閎偉，志烈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百里之間，太僕之任，又在參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用，而盛

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校，以備采擇云。謹狀。姪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

文徵明文卷十二

長洲文徵明撰

□ 傳五首

□ 戴先生傳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歷律，與夫稗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彌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澗，奮迅陵轍，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馱散之言。先生旣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人以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

家居，解後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少時，卽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尙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懷奪素志。其言譽謬，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奏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干考，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啓蒙奇字音釋禮記辨疑氣候集解，灌繆文集各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若干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憲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人。文子曰：「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偉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華尙古小傳

華尙古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尙古生。尙古生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貴，不仕。至濟時甫，以費爲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尙古其次子也。少績學，與兄珏俱隸學官，爲弟子員，俱刻厲自奮。旣而珏舉進士，去爲稽勳郎中，而尙古七試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太官署署丞。太官掌內庭法膳，共具浩穰，而事

關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饕餮驕揚，往往憑恃爲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尙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又平實沉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方重得尙古，而尙古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蓋尙古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旣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游。南防錢塘，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矚高寄，黯然興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尙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書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真贋美惡，故所畜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尙古時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隲，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尙古其次焉。尙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閎朗，未嘗督過人，而恆負人之懼。古稱長者，尙古有焉。尙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子，以稽勳之子鉦爲子。晚得一子名鏞。余家吳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如尙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尙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踰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者所能，可以不書，書其大者以傳。

胡參議傳

參議胡公琮，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爲江陵知縣。縣隸荊州，荆旣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民慄悍易動，更數政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經理，稍用法，剪其豪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兵校，椎埋圍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思構公。時時饋食，襲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旣端介不可溷，則相戒斂戢，終公去，噤不敢爲暴。湖襄盜發，朝廷籍土兵

討之，夷獠諄諄，素無紀律，推刃劫奪，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爲約束，而身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犒去，無有譁者。居三年，徵入爲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乃不事搏擊，一意捐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用悅服，俗以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爲守下？」守嘆之，公不爲意。俄而守爲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知，與計事。大瑞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笞擊官吏，書索賂遺公，故不爲禮。徐召邏卒隨以出，若將檢其囊裝者，瑞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檄牒有午，公持不卽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且儉，矧金非所產，又可賦外有徵乎？卽罪主者，不以累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德事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卽欲奏籍於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旣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况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一時善政，咸自公出。故民尤深德公，爭欲得公爲守，而公倦遊矣。會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爲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爲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參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常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

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尙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強執，不欲附離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未殺，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旣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諛語公卽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於家。論曰：「篤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仕郡縣，靖其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卽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其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公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公無子，有贅壻曰陸應賓。應賓生子粲，舉進士，爲給事中，頗能言其事，然而逸亡多矣，列其大略以傳。

顧春潛先生傳

顧春潛者，吳於塘臨頓里人也。所居有田數弓，每春時東作，則有事其間，因築室以居，著曰春菴。自稱春菴居士。他日仕歸，邂逅於潛人，問：「於潛所爲得名？」曰：「昔人謂於此可以潛隱也。」乃忻然笑曰：「吾亦從此逝矣。」遂改稱春潛。春潛名蘭，字榮甫，嘗舉於鄉，再仕爲令長，有官稱矣，而人遺之不以稱，稱春潛云。春潛秀偉特達，讀書不守章句，而開絕人。少以雋茂選充邑學生，諸邑學生以經

義相高，咸衆人視春潛，春潛不恤也，獨與同舍生文徵明友善。徵明雖同爲邑學生，而雅事博綜，不專治經義，喜爲古文辭，習繪事，衆咸非笑之，謂非所宜爲。而春潛不爲異，日相追逐，唱酬爲樂。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去遊太學。太學衣冠文物之會，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若錢塘邵銳，若吳興蔣瑤，若金陵陳沂，同郡若方鵬、方鳳，若尤樾諸人，其尤狎昵者。後諸人皆舉進士，去爲大官。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凡七上禮部，不中，以太學生釋褐，授山東淄川知縣。淄川鄙小邑，而賦調爲煩，更前政墮弛，豪植縱橫，往往席執規免。春潛綜核鈎撫，一視資鏹下上，吏不得緣爲奸。至於屠酌推會，一切科譴，凡以瘠民裕上者，悉蠲放之。捐循道利，民用安集。上官才之，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視淄爲劇，俗陋而敝，人死溺於禴祥，或更數歲不葬。學校生徒，或不冠而婚。夫婦夫死，不俟成喪輒嫁。春潛醜其事，悉列上監司，首爲緒正。里胥執役於公，率欺鄉鄙，而侵牟其利，不令受事。春潛測其隱，而消息之，崇良抑姦，務爲均適。而展采錯事，不以勢移，不爲利殉，而將以勤誠。逾年，而民信以悅，風以丕厚。邑方有賴，而春潛顧已倦遊，竟投劾去。居官，尤事持廉，常祿之外，一無所取，亦不以一物遺人。在淄時，屬當歲覲，故事入覲多行包苴，以要譽當路。春潛徒手不持一錢，父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數十緡爲贖，春潛爲詩却之。及是歸，家徒四壁，先所業田已屬他人，獨小圃僅存，有水竹之勝。故喜樹藝，識物土之宜，花竹果蔬，各適其性。淺深有法，播植以時。而時其灌溉，久皆成林。花時爛然，顧視喜溢，循畦履晦，日數十匝，不厭。客至燒筍爲具，觴詠其間，意欣然樂也。於是二十年餘矣，自非疾病風雨，及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此。而於世俗酬應，仕路升沉，與凡是非徵逐，一切紛華之事，悉置不問。居常夷易，不爲岸谷，亦不肯脂韋取容，而受性堅決，能激昂，任事旣多，更練益用，閑習蓋嘗有志用世也。屬時方重進士，而庸視他途，自願晚暮。

不欲與時流相取下，遂以肆志爲高，以隱釣自勝。斯其所謂潛也已。或謂：「昔之隱者，必林樾野處，滅迹城市。而春潛旣仕有官，且嘗宣力於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於人，人而以爲潛，得微有齟乎？」雖然，此其蹟也。苟以其跡，則淵明固常爲建始參軍，爲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爲處士，其志有在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與其志也。余於春潛亦云。

文徵明文卷十三

長洲文徵明撰

傳二首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爲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爲弟子員，後仕爲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以爲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翱新逝，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浼子也。」旣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爲問，公舉周書「無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爲言。言激而直，當國者

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爲冢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爲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爲盛事。九年，陞講。弘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一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爲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寢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准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賊賄狼籍，大臣多被沾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籍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糜去，或者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竊恥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軌馘。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爲治，遂用爲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爲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冲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劾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汹汹，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止爲八人。八人者，實

盡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同，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願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讎，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調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岑得減死。先是有司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滴督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撫以爲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更贊決爲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乃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

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閒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訃聞，上爲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其曾祖信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民尙。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誥，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濡。公爲人敦悃靖謐，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遇事直前，無少係恠事。勢利在前，不爲屈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爲翁翁熱，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爲戒。今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卽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微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爲事奪。少工舉子文，旣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爲式。公嘆曰：「是足爲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爲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

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固爲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爲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爲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爲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旣皆注河，何朱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手也。」又言：「一諸經惟禮最爲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以禮記爲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始，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之。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友新、敍、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爲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正留官其職也；何官禁婦寺之屬，獸人戲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外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碧蒺氏掌覆天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類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爲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爲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

漢爲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爲職，周旋於文詢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火篩寇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上。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擬皋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暇，又奚能有爲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多，有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新安鄙小邑，而科謫爲煩，更前政墮弛，胥徒並緣爲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素苦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爲審畫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常牧之外，復有寄牧，歲歎民疏，馬無所付，爲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旱潦，爲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翔，則損值分糶；歲登有贏，則平值收糶。自是廩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溝，諸隄已壞，爲小民病。賑饑，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賑甫畢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浚而通之，乃道民灌漑，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稻

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親爲講受，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爲監御史。時孝皇賓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上下糾紛。公上言：「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宮掖禁地，不宜異類闖入。」又以北虜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守臣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虛，不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荆等關，白羊潮河諸徼，密邇京邑，不可不爲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運虛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者論其侵刻諂謾，有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竟得其侵漁僨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武宗初政，喜公不畏權勢，特賜寶鈔羊酒，以旌其直。尋被旨閱實邊關，聞父病瘍，乃移疾歸省，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瑾用事，京朝官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絃。公業已與告，不得言守制竟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爲監察御史，會朝廷更化，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尙書劉大夏，及一時放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錄用。南京江防，國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緒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荐經盜毀，民庶瘡痍，所宜賑恤。田野荒棄，所宜經理。所在刑獄賊鎡狼籍，所宜程省。江南郡縣賦稅，多爲主守乾沒，宜令番休督之。」所言皆深切事情，多見施行。明年，出按山西，屬北虜入寇，越十八隘口，巡渡滹沱河。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祁周，備禦無素，疏捕不時。都指揮周鳳，職卑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不能有爲。是致狂虜橫潰，多所死亡。乞別遣有名重臣，假之事權，庶以備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救援。虜至，不能獨禦，故多失事。公言：「宜大延綏，鴈門等處，雖各有分地，而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觀望，坐失事機。乞調遣各處遊騎官軍，各駐近邊，互相犄角，庶緩急有賴，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壞，隨事貫理。擿伏發蔽，不容遺隱。以其地歲有虜患，尤致意邊防，興修代州城及各關。

堞口月城，修復省城南關，築寧武關土堡。疏捕劇賊絨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其衆，境用救寧。雅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孝節，凡禮文之事，所得爲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夢兩山對峙，麓有藪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謁成湯祠，頽毀荒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石司興修，復其侵地。又於平陽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霸王，淫祀不經，因令撤去，易以舜禹二祀。留意人才，所蘆達若布政使孟鳳，知府劉文莊，通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時。是歲，境內黃河清，公因具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阻饑，去冬雨雪雖時，未見收稷，寇盜未平，未盡綏輯，北虜雖退，未忘南牧。今茲黃河澄清，乃地身泰寧之象，殆兩宮康寧，中宮和順所致。宮壺崇巒，臣下莫測。陛下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顏之隆體，地道効靈之實，益加修省，以答神貺。」且言：「春秋不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爲祥也，非不書祥，恐因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時武廟在御久，頗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選朝奉旨揀閱京營官兵，撫鈎宿蠹，得其循習之敝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宜建也者，詔所兵議行之。武廟久不視朝，事多怠弛。公上：「古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辭謝之日，不得一望清光。侍直官軍與朝參官員，進止參錯，或至搪突，失容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無復等威，乞加約束釐正，以肅朝儀。」又言：「本朝慎重刑獄，每五年，則命廷臣審錄中外殺囚。比緣朝廷多事海內，四方寇攘，久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尤多冤濫，頽歲災沴，或由於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錄，以召和氣。」太監劉允奉旨齎送供往烏思藏。公言：「番教虛無寂滅，無俾補世所爲，崇重之者，爲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禳之，果能調燮二氣，以正節令乎？四方頽弊，帑藏空虛，能神輸鬼運，以足國乎？虜款不庭，警報日至，能說法咒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京師數

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啓邊釁，無益國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中國。」疏奏不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爲大理寺右少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院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未行，母卒，遂以喪還。四年，服闋，卽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職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江洋要害，地理險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成，奉表入賀，適遇災異，自陳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南京吏部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召爲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爲刑部尚書，逾月，再改南京。時大學士桂萼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旨下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張桂方得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公析律詳明，練於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讞大獄，平反爲多。時法久敝，滋以得舞文爲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上之，皆誕章碩畫，切於事情。詔下法司議行，著爲令。十年，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奏滿，陞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得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卒，是歲七月一日也。訃聞，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修謹，不立厓異，而遇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待人，又能與人爲善，人所爲苟當其意，輒爲之傾盡。居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慎不苟，有所施，置必當於理，外寬而中實介辨。初爲逆瑾所窘，或請賄免，不可及。被復家居，瑾復鈎撫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毀產以給。同年友有爲御史者，鹽兩淮，力可以濟，或又勸之，公曰：「一事有義命，毀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顛頓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爲

文典雅明潔，必傳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淨稿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略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年進士，今爲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文子曰：「故大司寇莆田、林公、俊嘗爲某言：『人貴有守，然須惻惻醞籍，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公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木，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訐直自將，尤慎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有所附離，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文徵明文卷十四

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九首

沈維時墓志銘

沈君維時，諱雲鴻，其字維時，世家長洲相城里。曾大父孟淵，大父恆吉，父曰石田先生啓南。石田先生既老，四方之人就之者日益衆。先生日從事筆硯，密笑談，一不問其家。然家用治集，賓客無廢。而先生亦怡然自樂，以有君爲之子也。君侍先生唯諾進止，慤而有容，間從計事，舉細周大，慮遠於始，造以無所苟，而論議品藻，輒中肯綮。其所爲益於先生，豈獨能順適其意而已，而不得終事先生以死，是豈獨君之不幸哉？君病且死，猶強食飲力起居，以慰其親，而迄於絕，其情有足悲者。嗚呼！君御物燕整，處族屬能規以正，而不失歡。操家三十年，業日加拓，而人不怨其積。蓋其賑荒赴急，實一鄉所倚成也。故死之日，親者哭之，疏者惜之，而遠近奔弔，殆千人焉。嗚呼！君已矣，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哉？君醇質醞藉，詞旨雋永，與人款款有情致。性喜劇飲，而不爲亂。中歲益折節事問學，既操其家，去治於別業，嘗省鮮暇，曾不離圖史。其學長於考訂，或舉一事，必深竟顛末，斷斷不厭。爲詩工用事，而不苟於命意。特好古遺器物書畫，遇名品，摩挲諦玩，喜見顏色，往往傾囊購之。蓄畚所入，足以裕慾，而惟用以資是。

絲囊細帙，爛然充室，而襲藏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嘗曰：「米南宮願作蠹書魚，遊金諦玉，闕而不爲害，余之癖殆是類邪。」至尋核歲月，甄品精駁，又歷歷咸有據依。江以南論聽賞家，蓋莫不推之也。又喜積書，讎勘勒劇，曰：「後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念弈世充盛，而嗣承之艱，因命其居曰保堂，而教其子若弟，懇惻周至，意圖有以振之也。而豈意其不能，嗟邪！嗚呼！悲夫！君生景泰庚午八月一日，年五十有三，以弘治壬戌八月十七日卒。明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益字鄉新塋，娶徐，無所育，側出子履，聘蔣女，字銓鉅。君長余二十年，而修世講，符厚相知爲深。故其葬也，余不得不銘，而石田先生實又命之。君嘗一試吏，爲崑山陰陽訓術，今書維時而不以官示，非其志也。銘曰：「學則奇，孰曰仕之崇卑？匪壽不顧，而志養之違，吁嗟乎維時！」

亡友閻起山墓志銘

閻君起山之卒也，爲書屬其友文某爲墓銘，病甚，不能執筆，則口授其父，亦不能詳。他日，其父以其意爲書，并書其事行爲狀，屬某曰：「此亡兒之志也。」嗚呼！余忍負吾亡友於地下邪？余始識君於尤君宗陽之門，尤君爲言其敏慧，曷學。于時年甚少，余猶意某禡爲也。卽而叩之，其言甚高，其志甚銳，而其爲學已卓乎可畏矣。旣而君館授劉氏，所居去余近，率日一至吾廬，至卽出所業評訂，或考論古人，或商近事，踰年，不厭益勤。比改館去，猶數日，或月一見，每見，而其學輒益進，蓋浩乎未見其止也。喜積書，見書必力購，居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所未讀書，手抄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爲書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玩其書不忍棄，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困。余以其貧且病，

數諷止之。雖時領余言，然終不能改也。君學甚邃，而喜讀左氏、司馬遷、班固書。至於論議之際，雖古人猶有所擇，而牽於場屋，不得伸。故其見於論著者甚鮮，其意蓋有待也。而以盛年歿，死惜哉！升性高朗，與人無所俯仰，見賢者欣慕不怠，而恆庸衆人視人。故知者莫不愛之，而終不能勝夫嫉之者之多也。然其卒也，知與不知，又莫不嗟惜之！豈以其蓄而未施，而貧困歿折，非其所宜得邪？嗚呼！惜哉！君惟一弟，先我月死，而父老且病，貧不能自存，妻娠而未奇。君蓋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天邪？人邪？何其酷邪？余辱君相知，覩其所遭，不能不戚，然而莫克振之，媿君多矣。又忍不銘君，以慰之地下哉？閻之先臨江人，國初以事徙隸蘇州衛，遂爲蘇人。祖宗實父鏗娶馬氏，生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有四，正德丁卯正月乙亥也。閱兩月，爲三月辛酉，葬吳縣張古村先塋。銘曰：「不售奚畜，匪年奚穀；嗟誰爲之命伊酷！」

□ 祁府君墓志銘

府君祁氏，長洲人，諱春，字元吉，先夫人母兄也。先君平生特賢愛之，居常非府君莫與計事，蓋與同憂樂，通有無者四十年。府君長數歲，嘗約先君：「我死，子必銘我。」及先君亡，乃以屬某曰：「汝其終而父之志。」他日治壽藏，則又命曰：「吾老矣，尙庶幾及吾見之。」蓋久而未能，亦恃府君康裕有可竅也。詎意遂銘其死邪？嗚呼！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數歲，家既赤貧，又無強近親戚，府君居數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續食，哺鞠周至，終三年不衰。于時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視府君猶母也。府君慈戀雖切，而不忘訓飭，自先君之亡，所嚴事者，獨有府君。蓋又有父道焉，而今已矣。嗚呼！

尙忍言哉？余兒時往來母家，及見外大父怡開翁高朗喜客，客至，觴詠終日。翁家非充羨，而修供精鑿，往往不命而具，蓋有府君爲之子也。旣而翁得末疾，而大母徐亦瞽廢，府君調視加慎，至廁牖之微皆身親之，而二親並享高壽以卒。翁嘗曰：「吾有孝子，故得不前死。」謂府君也。府君蚤歲嘗從其外舅施宗道官嶺南，旣壯，去游閩越，涉淮泗，修貿遷之業。自二親老，遂不復出。晚歲益事簡密，非弔問，不輒出，出必以良日，其行跡可數而待也。性旣愿慤，又被服古雅，人莫不望而禮之。居廛井，不肯苟有所利，坐是家日益，然未嘗以貧干人。尤不桀與人競，年垂八十，未嘗一至訟庭。嘗有僕事府君謹，一日告去，府君卽召其嘗所與游者，飲之酒，而遣之。去數年，忽有款門投書，稱南嶽某尊師致聲，蓋向所遣僕去爲道士矣。府君謝不見，有所遺，亦不納。語人曰：「久不相聞，安知其非道士也？萬一事出意外，何以拒之？」其周審慎重如此。府君雖未嘗問學，然於先儒格言終身誦之，故其所履，有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嗚呼！老成凋謝，安得復有如斯人者乎？余所爲感慨於是者，豈獨渭陽之思而已邪？府君卒於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己巳九月十又三日，葬陳公鄉先塋。配施氏，朱氏，又繼羅氏。子男二人：仁，娶卞氏，繼朱氏，義，娶吳氏；女二人：壻周鏞，王泰，孫男一人，山，女二人。銘曰：「守之居居，行之于于，閱歲其逾，乃全之軀。令言弗失，有允斯蹈，迺慎旃斯，孰則匪孝？維孝有則，維孝子之力，旣鑿之粒，亦鮮之擊，豈乏鮮與粒，繫貧而克，孰不儒言？亦哀其久，亶祁府君，學則不有，而中靡違。嗚呼噫嘻！昔稱孝廉，爰力田世也，非古野，有遺賢嗟斯人兮，何愆！」

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業仕進，又不隨俗爲廛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册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纏纏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奔奔，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麗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旣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友。視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裨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錄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旣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死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鉤距。晚歲嗜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醉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爲正德癸酉七月廿又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鄉愛字圩先塋。娶監察御史

張惟善女。生子四人。男延娶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耀。范汝。子孫七人。男曾庚。乾女適彭德。王普。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維朱有聞，自樂圃君。德音孔碩，爲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祥，德懿其章。有嗟性甫，少也則勤。枕經籍書，窮終其身。抉摘雕鏤，旣揚亦摧。豈無利途，弗易其樂。其髮蒼蒼，其視茫茫。歸視其家，其書滿牀。樽酒婆娑，百年維適。彼榮亦崇，孰得孰失。陳公之鄉，有玄者堂。旣藏旣安，後永有光。」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志銘

府君卒之三十有七年，厥配碩人卒，且葬於是。其子悅泣告余曰：「先府君之亡，悅生甫五年，府君懿行無所知，今日益遠，莫可追述。惟是碩人之葬，不可無銘，子其圖之。」嗚呼！碩人，余從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穉弱，無所歸，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事，碩人實撫鞠之。時碩人新寡，家又赤貧，無所得衣食，檢故篋，得敝衣，浣濯補綴，隨燠寒以給，洵沫備至。故余兄弟雖孤貧，不知有餒寒之苦。蓋於余有母道焉。嗚呼！先夫人之亡於茲三十年餘矣。歲時升堂，見碩人，猶見先夫人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爲情耶？而於其葬也，忍不有銘以昭之耶？碩人祁氏，諱守清，余外大父祁公之中女。年若干，歸府君，爲再繼室。府君卒時，尚少，日撫悅以泣，悅稍長，教以治生，俾從姊子習乾沒，而戒飭之甚至。悅或時持錢貨歸，必問其所從得，苟不出其身，則不色喜。蓋未數年，而悅以有成。家日充拓，而碩人目擊其盛，人咸稱之，謂「庶幾府君之不亡也。」府君諱理，字廷美，蘇之吳縣人。曾祖仁，祖信，父禎，母鄭氏。府君初娶秦，繼王，生一女，適陳士榮。碩人生子，卽悅。娶郭氏，女適徐暄。孫男三，庠序府。

女三府君之卒爲成化十四年某月某日年若干碩人之卒爲正德三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一葬以九年十一月三日墓在吳縣至德鄉銘曰「有相弗終而慎節以終弗失其躬爰成其子家厥用教以綏福履碩人之祉至德之鄉有崇者岡粵四十年往從夫藏以永有光」

趙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素延余曾大父存心府君長女先大父涑水府君女弟先君溫州之姑也歸趙氏爲故修職佐郎良王之配良玉諱瓊嘗游學官後從事鎮江衛滿考銓註吏部垂仕而卒時弘治四年辛亥也後二十有二年碩人年七十有六乃卒是爲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又明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吳縣天平山從修職君之兆初修職君學於先大父故碩人歸焉歸時趙氏方盛羣從兄弟並聯婚富室繡縠姝麗弈弈炫人而碩人以儒素處其間不忤不豔卒用若淑爲諸姒所親一姒蚤寡適人將持其二女去碩人不可曰「此趙氏子去將何從」乃身自收養哺被訓迪視均已女二女亦視猶母焉碩人讀書知大義尤歸信佛果晚歲目失明日猶默誦內典不輟俄得異人治之復初人以爲善徵然自是日益老而操事出言無少失外家女婦視爲儀矩歲時吉凶必迎致之請所宜行以爲常先大父初食貧碩人與同患苦及是大父昆弟惟碩人在時時爲言吾家先貧時事俾無忘前人嗚呼碩人已矣吾文氏老人至是且盡有如碩人可復得耶碩人生子銓錦女適烏程訓導吳鳴鳳吳縣學生周芝孫孫男女十有二人銘曰「嗚呼天平之山脩職所藏碩人往偕後永有光」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志銘

公諱佑，字時濟，姓黃氏。其先金陵人，世居句容之黃寨，宋建炎南渡，避兵崇明之黃魚塚，遂家焉。有黃八府君者，生五子，其第四子曰四蒼。府君，公所自出也。四蒼八傳至文虎，有子曰義洪，武初登科，爲平陽尹，高皇召對稱旨，面拜左軍都督府斷事官，俄爲尙書郭桓構陷死。兄仁懲義死，非罪，戒後人勿得踐仕籍，故其子公素、孫明善，咸績學弗仕。而明善尤博雅知名，事具縣志。公明善次子，生七歲始言，及入小學，明慧異常，未幾遂通經，能文辭。他日以里役給事縣庭，縣官試諸生，公從傍代對，縣官訝其雋捷，詰知爲公，召公挑試所學，立遣爲學官弟子員。其父猶執先訓不許，強之乃就。成化中，貢入太學，釋褐授四川通江縣知縣。縣小而貧，民復剽悍易動，撫以恩信，道以化本。甫三年，政平訟理，歲亦比登，廩畜贏羨，通民歌焉。俄盜起傍邑，官軍臨勦，頓犒不費，公念民疲，不忍徵發，毀家以給，民不知擾，而盜迄平。旣平，築城浚域，俾有以守，凡所爲利通民者，盡心焉。竟以不能曲事上官，罷歸。旣歸，以崇明有海患，留居郡城，家貧受徒自給，凡二十有六年，年八十有四，乃卒。實正德二年丁卯五月廿又七日也。公丰神朗潤，辭旨雋發，性長厚，未嘗忤人，而友愛諸弟尤至，或有侵奪，一聽之弗問。勢利之事，平生未嘗經懷。臨終泊然而逝，類有道者。公娶沈氏，有賢行。子栗，娶龔，女適施，幽郁克彰。孫爽，娶袁，孫女適張璿。曾孫韶，護，曾孫女適郡學生陳廉，醫士陳約，其一尚幼。自公之喪，子栗隨沒，家復多難。越八年，正德丁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始克葬公長洲縣鳳凰墩之原。沈夫人耐於是。公會孫韶，念公潛德弗傳，乃以其所聞於家人者告余，爲鼓而銘之。銘曰：「鳳鄉葱葱，堂封隆隆，是惟通江之宮，旣固旣完，尙後

陳以可墓志銘

以可諱鑰，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長洲陳公諱璠之仲子也。公起家進士，官中朝，涉歷臺寺，所交游皆當世偉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間，珠玉朗潤，進止詳雅，大爲諸公貴人所喜。比長歸吳中，更激昂任事，啓拓門戶，廣事生殖，田園邸店，縱橫郡中，尋用推擇，晉陰陽正術。旣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廳策駟，日從賓客少年，出入讌遊，漿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氣奔奔，儼然以貴介自將，下視庸流如無人，人苟拂其意，雖貴富有氣方，必求下之，不少讐。然喜接賢士大夫，琴書在前，從容晏語，虛徐謙約，類儒生逸人。俄解官，築室姚城江之上，曰：「此吾先廬所在，吾將老焉。」於是劬農振業，疆理阡陌，陂魚養花，以文酒自適，不復與城市問聞。晚得末疾，乃稍稍就醫城中疾所，輒昇以往，曰：「吾生於斯，固宜終於斯也。」竟以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卒於姚城，年五十有三。以可本吳之洞庭人，國初徙姚城。曾大父某，大父某，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祖妣，並贈淑人。母嚴封淑人。娶林，生子淳，今爲郡學生。側出子冲，女嫁國子生顧峴。孫男四，女一。以可性資明豁，不樂委瑣。少嘗學舉子，以不能受程格謝去。賦詩作字，亦有思致。尊於事，弗究所止，獨能審畫世務，有所規剏，往往出人意表。蓄播畜牧，必盡地利，而訾算乾沒，尤其所長。然能緩急赴人，數致千金，亦緣手散去。翁張揮霍，殆不可以銜繫局束，亦一時之雄俊矣乎？以可卒之明年二月辛未，葬吳縣塘灣伏龍山之新阡。其友文某爲銘，銘曰：「氣則昌，志彌疆。旣耀而光，弗隕厥良。不規以隨，而奮其馳。卒斂以綏，卷而遠益。綱而輝，孰其與之要。」

厥歸。」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翕張狡獪，思蹂踐士大夫，以恐讐海內。鈞撫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吾蘇張公，實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奏爲浙江參政，不報。久之再奏爲廣東參議，爲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公諱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真揚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爲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卽坐膝下，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吳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丁虞衡公憂。弘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亥，分司杭州，權商人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己未，進都水司郎中，領漕河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漕河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職。杭榷場舊多姦利，往往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蒞徐，益樹風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軌法緒正，不爲勢撓。中貴人道管內，輒斂輯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聞江淮間，赫赫若神明，然卒以此掇禍。尤事持廉，歷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饑饉，或不時舉。旣死，室無一錢。郡邑爲賻，襁始克就。

歛鄉人士共歛貲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廉吏哉！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失，公所在，已而自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有故，不輒去母傍。赴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夜悲泣。泊歸，乃康復。愈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異之。公纖瘦多疾，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關械，荷百斤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物睨竊嘆，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兩日且死。孝人不絕，而配所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皆置之必死之地，而得不死，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庶幾後福未艾，茲惟顯大之基乎！人其意者在此，而同時罪人並湔濯登用，乃公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任其咎耶？

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今爲郡學生。後夫人梅氏，生子希宋。孫男一，孝承。女二，葬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墓在吳縣奇禾山，二夫人祔。銘曰：肅肅張公，抱堅翼德，有卓其履，旣允亦式。弗傾惟克，式修之職。淮河湯湯，使車皇皇。再蒞其將，亦孔有揚。揚之維何，譽與謗俱。我修我官，有死弗逾。孰其生之，天皇聖明。日月重華，遘茲休貞。穢恩汗汪，滌瑕濯垢。羣工彙正，以莫不宥。嗟嗟張公，一斥不復。豈天則仇，伊命之酷。命之不仁，有作斯債。債于其身，不殞厥問。奇禾之山，公歸有藏。後千萬禩，其永有光。

文徵明文卷十五

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七首

李宗淵先生墓志銘

宜興有樸學實行之士曰李宗淵先生。形神木槁，而博洽善文，負其所有，頗子子自好，不能隱意。狗人，人故不之喜。而當世大人，顧多如之，往往折節與交，而君卒亦不爲之下也。君少遊學官，有聲，一不合，卽棄去，北遊京師。徐文靖當國，稍欲牢籠之，不可，拂衣竟歸。家居授徒給養，學者經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而君再試再誦，遂屏不事舉業，以古文自見。其後年益高，貧益甚，所知或稍振植之，旋起旋困，公卒反七，雖其命數所值如此，要其志氣鏘鏘，有不可以利勢軒輊者。嗚呼！足重哉！君諱瀛，字宗淵，其先晉陵人。國初有吉甫者，贅宜興於氏，生子文遠，遂家宜興。文遠藝而有文，君之曾大父也。大父某，父某。母邵氏，生君六年而亡，君能追思致孝，又曲意事其後母孫。孫有子四人，獨賢愛君，雖所生不逮也。及諸弟長，有室，遂遜所居與之，別營一室，奉二親以居。旣而弟復有廢業者，復遜而去之。所至雖窶，窶陬隘，必事汛潔，圖書行列花竹秀野，客至，焚香淪茗，燕笑以怡。勢利紛譁之事，不一入其心。惟喜讀書，揚摧究竟，必求抵止，非若他人涉獵而已。爲文簡嚴不苟，於投贈詔牒尤工，往往更數歲改竄不已。其

敏勵精進，白首不衰也。所交皆天下士，故少司空沈公暉、吳文肅公儼、今少司徒二泉先生、邵公寶、吾吳楊儀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處士沈周先生，其尤厚者。歲乙卯，余試應天，因元敬識君，一言定交。明年扁舟過余吳門，示余所著書，頗自悼其齟齬不遇，余爲著衍毀一篇。自是歲必一至，或再至，雖相去數百里，未嘗終數月不見也。正德戊寅，從其子采來，留凡數日，燒燈夜語，意思悽然曰：「吾老，恐不能數至，尙庶幾兒輩無相忘耳。」蓋歸未幾而病，病數月竟死。嗚呼！疇昔之言，豈謂遂成一訣耶？君生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日卒。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所著健齋集，似遊錄，宜興新志多未脫稿。娶蕭氏，生子四人：長卽采，今爲縣學生；次柔，築藥女適邵椿年，葬以卒之；又明年辛巳二月某日，墓在縣南之篠巔，于是采以治命來乞銘。銘曰：「荆流融融，國巖嶮。惟分之鍾，匪伊孰逢？有隱先生，峯崎歷落。形槁心存，怡怡廖廓。翮其白羽，泳於長波。卽之不得，矧彼高羅。崇之擊孽，操之子子。弗脂以韋，寧劍之折。篠巔之陽，有崗蜿蜒。生斯藏斯，是曰歸全。」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遯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父子才，大父公式，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疆執事，母篤孝。年四十，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隨氏，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鉅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參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登極恩，進階嘉議大

夫五年丙戌，五月十又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強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懈。初官法比，卽思明法以達於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翻閱探竟。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庭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款公，且懼以禍。公酬對閒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訛。然不爲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尙書言：「情罪旣得，奚以比爲？」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尙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奏之。尙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輒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尙書鄭時侍郎徐懷聯草薦公，堪長藩臬，奏上而敍州之命已下。敍去京師萬里，俗曠喜訐，吏多並緣爲姦。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閱，徐摘所矯數事訊吏，吏卽叩頭具伏。公旣精敏，善發摘，而濟以嚴重。有犯卽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劫縣，縣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鞠左驗，惟二人眞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敍當轉餉，而道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詔，錫楮鑼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療、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馴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必欲致之，己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卽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療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敍實

比壤。藩臬重臣，咸會于敍。公言：「鯨鯨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躡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鯨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衆相顧不知所爲。公徐曰：「鯨在吾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脫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讎，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兇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嘯境上，劫郡印爲亂，衆益恇擾。公表卽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卽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救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敍與虜接，師或不競，敍實先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覬賞乎？」在郡九年，劭農振業，興學教民，民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繇更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廩庾旣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爲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庇覆，厭抑詆讒，莫能致詰。公營省鈎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爲，而臺評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密，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酌分寸，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遣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今皆可覆。」其所爲，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詞，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履方，往往出名上。故所在政事卓卓，而入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雅善公，故爲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

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一人媿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躋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浮沉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常度。接人和而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過，不面加誚讓，惟對之不言而見。其待子弟亦然，然人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子子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嘗毀不聲。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讌設精饜，禮文祥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歷。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弈弈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爲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爲仲兄靜菴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陸伸，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寺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二人：適陸燦先，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許天，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弗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附。銘曰：「顯允吳公，旣貞旣碩。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貞孝，爲時令臣。慕大厥施，發于嗣人。憲憲邦刑，翼翼盛業。豈曰世踐，光於有烈。維烈如何，肅肅在公。入守郎曹，出疇民庸。惟此紱服，療夷易慝。有綏弗諼，式柔永懷。豈民則懷，亦貞厥履。穆穆政收，納于仁軌。道隆罔嚇，功成不言。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攸王臣，旣貞亦蹇。時弗我違，身則旣倦。菟裘旣營，式遣其歸。公歸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鄉國。國則殄瘁，斯人云亡。後千萬年，以允有光。人亦有言，維德則久。我作銘詞，尙詔厥後。」

俞母文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玉清先公温州府君女弟徵明之姑也。維我先大父少卿府君生子四人先公最長次卽碩人皆出先大母陳夫人。碩人甫四齡而陳夫人卒鞠於繼母顧夫人已而顧夫人又卒於時大父方遊校官家旣亦貧荐罹多難幾不能自存。碩人夙遭憫凶長益更練旣笄歸俞氏爲縣學生俞君濟伯之配。俞故吳中名族業儒而貧。碩人拮据瘁瘁倍嘗蠶苦而事嫗嫗以禮相夫子順而有則。俞君旣數試不利家益困而二親日益老。碩人事之益謹。二親死俞君方試金陵家徒四壁又無強近親戚碩人盡撒環瑱囊衣以給櫛事。轉襪織悉情文畢備不令俞君少有遺憾。嗚呼可謂難矣。碩人少受學家庭通孝經語孟及小學諸書皆能成誦。與人言必舉古訓行必踐之。雖倉卒糾紛不少淆亂。教子女必以道義不爲妍媸婉戀之態。雖貧衣被完潔器物雖敝不輒棄。與俞君處白首益恭。或饋饘不繼亦無慍見之色。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繼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顯大碩人未嘗少有所干。以是先公特賢愛之。先公歿仲父中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謹。歲時來歸諸女婦若諸子姪迎侍恐後。吉凶事必請而後行。晚益慎重而意猶歡浹。每爲言文氏先貧時事以示規誨。某歸自京師拜碩人牀下。碩人撫慰甚至。時中外至親彫落殆盡而碩人巋然尙存。庶幾時時見之猶見吾先公也。詎意哭仲父未幾又哭吾碩人。嗚呼傷哉！吾文氏自衡山徙蘇家世武弁我先大父諱洪始以文顯仕終涑水教諭以先公及仲父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大母陳贈安人繼顧及呂俱累贈恭人。碩人生正統己巳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子男三人長有慶先卒次有孚次有恆。女四人長適縣學生顧春。

早寡，刺目自誓，有司以貞烈奏旌其門。次適范濂，次吳岡，次賀巽，孫男三人，女三人。有孚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口日，葬碩人梅灣祖塋，合俞君之兆，俾某爲銘，義不得辭，則敝而銘之。俞氏之先，具余所著俞君墓志，茲不復云。銘曰：「慧而明，亦順而徵，命之奇，艱苦百罹，蹈之弗違，乃全而歸。嗚呼噫嘻！梅灣蒼蒼，有封若堂，是爲俞君之藏。碩人往借，後永有光。」

彭寅甫墓志銘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人曰：「吾方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累我。」遂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意捐循，稍以經術緣飭之，誕章敷化，期年而治成。然軌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讐之以刃，不屈，披其囊，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怒藏所有，燒劫略盡矣。事聞，有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藏鏹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鑄一官降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獠雜居，峒夷獠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爲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徠，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驕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立成獄，付縣杖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爲，多不時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歛以徇。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摺撫無所得，乃以惰弱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爲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

然皆不以示人。或時引酒酣暢，輒復理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融朗，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羣籍，揚摧探竟，得其雋腴。發爲文章，馳騁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詞旨精詣，若出矚鍊，激昂踴勵，以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幾有以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俶擾，方以厭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骯髒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竟亦莫有知之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貴甲於里中，君旣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嗚呼！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賦，父至朴。母□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升，女一人，適國子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山。旣而墓爲水所嚙，二十年辛丑某月日，改葬某山某原，距君之卒十又三年矣。銘曰：「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於施。甫引而馳，端厥綏，中蹶以違。吁嗟彭君！其命之罹耶？抑有鑿於時耶？」

明故鴻臚寺丞致仕錢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廿又八日，葬原樣一色鄉新阡。嘗自爲志，至是其子寄文寄道，復請爲銘。嗚呼！余與君生同邑里，少則同遊學官，晚仕同朝，相繼歸老於家，妣緣追逐，四十年於此矣。君雅喜交遊，所與皆當世偉人，而相從

之久，相知之深，固莫余若也。余不銘君，將屬之誰哉？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瑠，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業儒，有閨以君貴，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卽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礪精進，期取甲科。旣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推，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以大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夔陟懷綏，屢遭論劾，不宜在上左右。」又集姦璫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上新卽位，中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韙之。會有事興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籩豆之數，乘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祠事，鍾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三年，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旣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其歸。旣歸，卽治塚壙於所居之傍，治木待盡。人以君年甫艾服，不應有此，方其誣之，而豈意其遽止於是耶？君篤於倫誼，事二親孝，喪之戚而有禮。待族屬尤有恩義，家居爲善族會，會必導以義方，申以法守，使咸順于道。或緩急有求，必極力拯之。至於家人生植，則未嘗出口。所居或不蔽風雨，簞饘朝夕，或時不繼，皆泊然不以爲意。賦性敦悃，而有情致。雖中存介辨，而接物圓融，未嘗以詐逆人人有過，必曲爲覆護，務不令人知。而稱人之善，常若不及。或有推薦，往往不自知其身之窮，而

赴人之急，恆自忘其家之匱也。君學博而識精，辨析聲響，能起人意。文詞藻麗，所論著爾雅有法，一時文學之士咸讓能焉。及官中朝，與翰林應元忠、鄒謙之遊，而太常博士馬子口陳惟濬又聯官相好。諸君皆道學名流，君與朝夕下上其論議，始從事於治心養性，而一切支離文字悉謝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相與講明其說，偶然自以爲有得，毋以文藝喪志。諷余而勗余以道，余笑曰：「一人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一時或有異同之論，而余與君實相好無間。嗚呼！言猶在耳，而君不可作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讀史例餘、吳越紀餘、檀天解略、騷經標注、有問錄、杜律、便覽、芹遊記、太常都編、總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封孺人。子男二人，寄文、寄道，俱文學弟子員。銘曰：「有卓斯道，匪人弗立。匪文弗宣，繫言而克。矯矯錢君，賦才孔良。神明內腴，式昭用揚。既藝以紛，靡言不析。乃終有融，會言歸極。翼翼秩宗，豈不有試。位卑言高，維時之罪。乃卷而懷，遂厥有初。彼將不足，我恆有餘。何以餘斯身，則有道弗究厥施。式隆于教，惟教有成。道斯用明，志斯用行。迺困而寧，矯矯錢君，實德則踐，胡身之修，而年弗衍。其所不亡，遺書陸離。孰云匪至，道乃在茲。漕湖之陽，有玄者宅，我銘君藏，後有考德。」

杜允勝墓志銘

嘉靖辛卯，杜君允勝以郡學生試應天，病不克試，歸卒於家。家貧，不能喪，故人門生相與賻而葬之。陳君道通實經紀其事，以余最故，俾爲之銘。嗚呼！允勝一至于此耶？允勝貌不甚揚，而風度雅馴，外若憤眊，而精明內蘊，皂白井然，微有曠疾，而四方之事無不采聽。對客舉似蟬聯，纏屬無有卦漏，聰明

者不逮也。至人有過，亦不爲諱。然亦樂道人善。故人雖或疾之，而終不能勝夫憐之者之多也。余與君比里而居，又志業相契，每有疑義，必從君問難。數日不見，必有異聞，所爲資益，余者甚衆。而今已矣。嗚呼！有如君者，可復得耶？君少羸多疾，故學最晚，而其志最篤。家世以醫顯，君雖習醫，而雅不欲以藝名。遂從經師受易，鑽研淬礪，窮日夜不休。有聲望，出己上者，輒從之講習，析理辨疑，斷斷懇至。有得，輒手自箋記，毫劄精謹。朱墨燦然，明經之士咸讓其能。而君不以自足。王文恪公歸自內閣，遂往遊其門，因得作文之要，益務博綜。羣經子史，靡不講習。下至稗官小說，若唐宋諸名賢文集，亦皆雋永而輟其腴。聞人有異書，輒走求之，期以必得。得則手自繕寫，祈寒盛暑，不離佔俚。故其學粹而深，爲文光潔而傳於理，非如一時舉子，工爲程試之文而已。自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試輒斥。然每斥而其學益進，至是極矣，而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韓瑤，字允勝，別號澹巖，先世淞江之青隲鎮人。曾大父宗敏，贅於長洲 林子恆氏，故今爲長洲人。大父明善，父恆菴先生祥仕，爲崇明醫學訓科。初恆菴娶於吳，生二子璧、琮，皆長大美好。而君出於少房，已又喪其所生母顏氏，嫡母憐而愛之。及是，二兄相繼物故，而恆菴夫婦並高年令終，生事死葬，君能致力焉。君兩娶皆劉，生子四人：鏗、鏞、鏜、鏘。女三人。孫男一人。君卒於是歲九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卒之後，口月某日，葬魏珠山祖塋之次，以劉氏祔。銘曰：「學則充，亦藝而工。豈不有庸，而卒困以終。吁其逢！」

亡兄雙湖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奎，字徵靜，後以字行，別字靜伯，有田在陽城沙湖之間，因號雙湖居士。吾文氏自廬陵徙

衡山再徙，占數長洲。高祖而上，世以武冑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君諱惠，始業儒，教授里中。先大父諱洪，始登科爲涑水教諭。後以先君升朝，追贈太僕寺丞，繼以叔父中丞貴，加少卿。先君諱林，起進士，仕終溫。知府先夫人祁氏，府君生成化己丑七月廿八日卒，嘉靖丙申五月廿日是歲，閏月十日葬。吳縣梅灣，從先君之兆，配姚氏，子男三人，長伯仁，娶朱氏，次仲義，娶王氏，俱縣學生。又次叔禮，出贅淞江趙氏，女一人，適劉穉孫，孫男四人，女五人。府君讀書善筆劄，聰明彊解，達於事理。平生氣義自勝，不爲貴勢詘折。雖素所狎，嬾一不當其意，輒面加詆訶，至人不能堪，不爲止。然不藏怒畜怨，或時忤人，人方以爲慤，而府君則旣忘之矣。人知其易直，亦樂親附之。然卒不能勝夫不知者之衆也。居常嚴於事，先且起，必衣冠謁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嘗一日廢。歲時祭享，必精必慎，遇時物必薦，或未薦，雖倉卒燕會，不輒入口。待里黨嫗族有情，緩急有求，必爲盡力。雖宿有嫌釁，悉置不問。某少則同業，長同遊學，官依戀，翁協白首益親。癸未之歲，隨計北上，府君追送至呂城，執手歎噓，意極慘阻。比歸，相見甚懼，自是數年無時日不見。疾且革，顧謂某曰：「吾生無善狀，卽死，慎無爲銘譽我，取人譏笑，無益也。」其明達如此。雖然，不可以不志也。銘曰：「維伉而直，弗以勢詘。弗仇有疾，而維義之克。豈不有嚴秩秩先宗，肅言將之，敬德維躬。生無矯情，矢死弗欺。迺坦有夷，迺全而歸。隰隰墓田，于梅之灣。葬從先公，式永以光。」

文徵明文卷十六

長洲文徵明撰

墓誌銘四首

王履古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爲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爲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爲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卯角卽與余遊，無時日不見。日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僞造選，隸學官，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旣而履約舉應大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儂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

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尙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待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嘗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屨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事，而聯袂共食，視室處之時，恆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鉤隕陽，便道過家，以葬君某山之原，俾某爲銘。君諱龍，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氏，解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余友王君渙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蒞東川軍民府。東川隸貴省，在口撒之西，本烏蠻閩畔部，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選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阡落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逋慢易置之，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嘆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耶？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臥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呼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尙書領應天鄉薦，試禮部，

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授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官，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別號墨池子，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厲志經學，既選隸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釋而述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錯出，緯組爛然。八讀之，刻深鑿棘，若出剏鍛。而君頃刻數百言，操筆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奇雋矣乎？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喜陸放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奔奕。始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己而厄於時命，僅得一郡倅，潦倒未殺，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以靳耶？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闊達，而舉止疏慢，不事矜持，出言無所顧籍，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以此。然其中實無匪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是葬，其子遂以吳縣學生陳君曉所爲狀來乞銘。君娶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己、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儼、范善徵、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又一日，墓在武丘。細郁氏頌銘曰：「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駕用揚，而弗利于行。維坦有夷，弗失其馳。迺躡厥履，跋窺而違，躡蹶以躄。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奇矣。」

叔妣恭人談氏墓志銘

恭人談氏，吳人談世英甫之女。母徐氏，以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又六日生恭人，十有五年而歸我。

文氏爲我仲父都御史府君之配。始恭人父談公，爲徐氏贅壻，故恭人少育於徐。徐翁諱士隆，讀書敦義，與先大父少卿公友善。府君少則儁朗，爲翁所賢愛，而翁又自賢其甥，謂非府君不足配也。遂委翁焉。談徐皆無子，故府君受恭人於談氏之廟，而賓於其室。談時華盛，而府君方食貧，然介潔高朗，不有其家。恭人事之惟謹，左右進止，惟府君之命。府君夜讀勤苦，必爲修具，或通夕不寐，亦必與俱。府君起家進士，繼宰慶雲，入爲監察御史，出貳太僕。所至以恭人從。恭人靖恭厚默，素無交比。旣貴，益慎有度。察窳女婦，悉謝不通。歲時問遺亦絕。故府君歷任中外，皆以清白稱。及爲御史，以言事下詔獄，事且不測，人爲傍懼，而恭人無所悔恨。府君嘗自言當草疏時，恭人膏秉燭侍，知必掇禍，而不爲沮止，使其時有言，余亦不能不動也。其明達如此，尤甘澹寂，雖生富室，而不事泰侈。府君素性高簡，不立資遺，家衆數百指，俸入往往不給。食粗茹糲，人有所不堪，而恭人安之。子女十有一人，惟長子及毛氏女爲所生，餘皆長於少房，而恭人視之，悉如己子。撫字惟均，又均其訓迪，故諸子女親之，亦不知非所生也。恭人貞定若淑，德充於容，鴈鳩之化，葛覃之風，達於中外，無有間言。以府君升朝，封孺人，及官太僕，遂進今封云。文氏之先，與宋丞相天祥同出廬陵，其後徙衡山，再徙今長洲。吾五世祖俊卿，仕元季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高伯祖定開，仕皇朝荊州左護衛千戶。高祖定聰，散騎舍人。曾祖惠祖，卽少卿公。諱洪，仕爲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實生我先公溫州知府諱林。次卽府君諱森，字宗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守南贛。致仕，卒于家。實嘉靖四年乙酉也。越十有四年，爲十七年戊戌八月三十日。恭人卒，享年七十。子男三人：長斗，國子生，娶沈氏；次徵賢，娶張氏；又次徵忠，娶陳氏。女八人：長適鄉貢進士毛錫朋。次歿。次適陰陽訓術錢班。次適太學生張哲。次許嫁陸某，未行。而某

卒，守節在室。次適錢。次適周某。次適顧某。孫男五人，女口人。府君先葬吳縣穹窿山，墓侵於水。至是，諸子改葬長洲花園涇先塋之右。詎少卿公墓百武而近，以恭人祔。是爲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三日。庚申，某爲書其事以志。昔柳子謂從人之道，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於伯祖妣李氏之葬，敝柳氏爲備。余於是亦云。若府君事行詳於先志者，茲不復書。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墓志銘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又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長洲盛公，以疾卒于家。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稱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卽能抗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躡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蒞，輒著茂績，樹風聲，而高風抗節，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低冒，而豐功盛烈，往往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歷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爲太醫院御醫，寵眷隆極，莫與爲比。曾祖倬，不仕。祖昕，父瓏，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癸丑進士釋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蒞濟寧，諸閘軌事，要東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敝進，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不便之。時大璫李廣等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旣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爲大不敬，遂公抵罪，鐫兩階，謫授安寧驛丞。安甯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爲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率烏獠蠻所居，雜以徭獠，慄悍梗化，前政往往冠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

盜亦救寧，風聲所被，洽於鄰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摧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所尤患者，民歲轉輸松潘，往往破產，不足更費。公審畫道利，番休而節適之，畢集而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同知，服除，改長沙，專理赤籍，秉公執法，不事鈎撫，而弊爲之清。郡中王府官校，及衛所餉給，多爲姦吏侵牟，官軍往往坐困，出怨言，將爲不靖。會公攝郡，卽程督吏胥，稽其出入，參合分劑，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時都御史陳公鎬，布政使口公鉞，亟稱其賢，將慰薦之。俄陞雲南按察司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徵，所部職辨。其屬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職，梟獍桀傲，王法有所不治，公皆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姦人實構其間，公與兵備副使馳入其境，縛姦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美死，其妻攝郡，所爲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深惡，推剽圍奪，民甚苦之。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不敢行，公方入賀萬壽，當道議留屬公。公得牒，疾馳就之，出鳳不意，母子震懼，伏謁輸情。公因薄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鳳氏方盛，公廉其後必爲患，言於當道請降風秩，設流官制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一釀酒，靡米八百石，恣情橫費，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又請禁封省內諸銀礦，先是礦有歲課，裕擅爲己有，醵剝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啓釁。故公建議禁閉，以絕禍源，實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與公協以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鞠訊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命乾清宮災，遂得貰赦前事。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情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濬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籍爲姦利，公而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以公望重

而止。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具位而已，公展采錯事，無所退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系，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陝西左布政使。時武宗西巡，關中大擾，而鎮守太監廖變陰賊強禦，恃有內援，縱橫省中。諸弟姪豪猾，翼姦賊，賄狼籍，動以上供爲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翦除之，一切橫斂，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悅，恩有以中傷之。先是有旨督造織纈，其費鉅萬，廖乃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實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爲公罪。公得檄，卽閉戶發籍，稽按得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內惕不能對，惶恐跽謝，事遂得已。及駕次榆林，士馬滯集，蹂躪紛，選人情洶洶，而公處之裕如，供頓百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固不集。一時扈從諸瑤，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讐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儉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爛縫，無少疏脫。同事諸公，莫不嘆以爲難。雖上亦知之，會四川缺巡撫，遂用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廖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夷蠻爲亂，皆以次戡定。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帛。時朝多秕政，權倖縱橫，諫求切蹙，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法，法外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爲之肅然。是歲己卯，丁繼母憂。辛巳，服闋，會今上發極以疾乞休，不允。尋被命起撫江西，適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饑虛，所在盜寇衝斥，而彭蠡爲吳楚交會之侵，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劫，而漁舟爲之向導。公調遣官軍，圍兵捶阬，併籍羣漁爲

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逆賊。時科謫方殷，督餉咸急，民不堪命。公平繇者斂，隨緩急徵發，所疏免雜詞緡錢，總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刲賑卹，而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淮甸阻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以濟，而奉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獎者，再尋被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嶺南吏政不治，兵疲會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諄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科得鈎撫，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瘡積，謹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夷稍稍知懼，而邊檄有特矣。歸善劇賊季文積，據桃園子爲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土官劉召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卽調遣民兵，分隸將官，授以方略，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邕梅諸寨，推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召被創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知府岑猶懷，諛佞很特，險遠將爲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兵燒劫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會三司守臣參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陳方略，大疏誅首惡，而貸協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脫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爲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而置之閒散之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治，久弗卽功。有詔集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于家，卽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尙書李承勳、胡世

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參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以地形平衍，可以就功。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南，東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之北，東行至兗，二分小支，一出沛之飛鬣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吳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梁、澤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停，過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上流，曰濬故道，曰築長堤，曰改別地。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縣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聯絡相繼，統攝有敘。甫四閱月，而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役，而公去國矣。公上疏自劾，因以疾求退。會有嫌公者，從中醞釀之，遂被旨閑住。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戶部尙書鄒文盛、刑部尙書胡世甯言之尤力。胡言：「改河之議，實發于臣。自古國家論誤事之罪，必追責首議之人。盛某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旣通舊河，復濬黃河上流，功效如此，固當加勞。徒以臣言新河之故，使得罪以去，臣何顏獨居於此？」鄒謂：「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于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誰執其咎？」

「云云。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者，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爲人修正強執，遇事直前，不爲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恆。居家整肅，無臨官府而賓客讌談，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皆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次之榮，娶俱王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燦，孫男六人，茂勳，郡學生，茂熙，茂燾，茂然，俱幼。以卒之某年月日，葬某縣某鄉某原。某晚，辱公遊，知公爲詳，及是葬，二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孰其徵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弈世其昌。別籍於杭，爰有文肅。擘其宗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繼。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輒。亶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毗，而谷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豈不云亡，公其莫贖！」

文徵明文卷十七

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翰林蔡先生墓志銘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爲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視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達，其先望於陳留。宋南渡時，祕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爲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躡，意必已出。見諸論著，與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篤永，早歲微尚織紉，旣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

「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夔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是出其緒餘，爲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大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袁飛卿墓志銘

飛卿諱翼，其字飛卿，姓氏袁，蘇之吳邑人也。世家郭西金昌里。曾大父某，大父某，俱隱不仕。父某，以族人仕京師爲兵官，因隸京衛爲武學生，不幸早卒。飛卿三歲而孤，育於母王氏，少奇警異常，母授之書，輒能領解。十齡能把筆爲文，稍長，益淬礪精進，尋補郡諸生，益事博綜，奇文祕記，多所探閱。聞有未見書，輒奔走求之，往往併金懸購，以必得爲快。手披口吟，窮日夕不厭。雖隸學官，業進取而不專事俗學。然出其緒餘爲程文，則濺滌蔓靡，剷刪陳爛，曲麗明發，燁然秀出。每一篇出，爭相傳錄，不終日已遍於邑中，其爲人慕尚如此。然試有司輒不利，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子，凡四試，始舉於鄉。是歲，以母病逗遛，不及赴省試。自是更七試，或赴或不赴，竟不獲一第。而飛卿老矣。蓋其性蹻弛，而意復逋蕩，初未嘗以功名爲意，或勸之，則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習，今仕途以禮法羈人，視吾狂易，果堪爲世用耶？」平生名義自信，口未嘗言利。與人處，不爲岸谷。然矯亢任情，不能與物俯仰。一有所觸，輒狂叫奮。

習，是是非非，必達其志乃已。晚益骯髒，深藏不出，以樹藝自娛。性喜菊，闢小圃，植菊數百本，手自栽接，不以爲勞。嘗曰：「吾平生萬事皆可遺棄，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餽饌不繼，回視吾所有，輒欣然以樂，不復自知其貧也。昔陶靖節採菊東籬，悠然有會，又其言曰：『奇文共欣賞。』以淵明之高，塵視一世，而猶復云云者，直欲寄其志焉耳。余之所癖，殆是類也。」嗚呼！飛卿豈亦一時奇譎之士哉？飛卿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廿九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徐氏，無子。繼瞿氏，生子一人，麟士。麟士以卒之明年，壬寅八月廿又九日，葬黃山祖塋之次。前葬以狀來乞銘，且曰：「我先君每讀公文，輒喜曰：『死而得文，君銘，可不死矣。』先君之亡，雖無治命，而其言不能忘也。敢以請。」嗚呼！余之言，果足以永吾飛卿乎哉？雖然，不可辭也。是爲銘。銘曰：「藝則工，亦奮有庸。胡仕之適，而卒于困窮。□□藜藜，緹緹縱縱。歸視其家，樂靡有忭。亶適厥中，而惟志之從。吁嗟飛卿，□□□□。」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吳公墓志銘

嘉靖六年丁亥，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長洲吳公，自知制誥，出領禮部事，尋加太子少保，出爲南京吏部尙書。故事，無有自內制出理部事者，若分司南京，亦必有故而出。公一再徙官，雖以敍遷，實皆左授。蓋當路有嫌公者，陰擠之。士論咸爲不平，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見於色辭。久之，竟致其事而歸。歸十有四年，年八十三乃卒，二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公之歸也，朝廷重其去，特給輿皂，廩以餘祿。及是訃聞，贈太子太保，賜諡文端，遣官治葬事，自始死至葬，諭祭者四，皆異數也。公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

吉士。乙卯，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會典。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爲編修，修通鑑節要，兼修玉牒。正德丁卯，陞翰林侍講兼經筵官。修孝宗實錄，充編纂官。實錄成，改南京刑部員外郎。先是逆瑾用事，朝士往往屈節自容，公與同官獨亢禮不爲下。瑾嘆之，會進書延賞，遂矯詔以更練爲名，盡出諸編纂官爲曹郎。公在刑曹逾年，陞南京禮部郎中。瑾誅召還，復入翰林爲侍講，兼經筵如故。尋陞侍講學士。癸酉，出爲南京祭酒。乙亥，陞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召爲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奉詔使安陸，恭題獻皇帝神主，奉迎還京，賜白金文綺，進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知制誥修武宗實錄，充副總裁。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是歲，謁告省墓，丙戌還朝。尋有南京之命，而公自是去國矣。公生秀穎凝重，少則知學，稍長，還隸郡學爲諸生，刺經綴文，不專事舉子。而程試之文，藻麗雋發，擅名一時。旣入翰林，益肆力於學，貫綜羣籍，雋味道摠，腴辭發藻，務刊奇譎。見諸論撰，溫潤爾雅，足自名家。而醇謹修正，尤以制行荐稱。初官法比，或懼不勝任，而公探讞維審，不爲文深，傳爰論報成協於令，有老吏所不及者。自是敷歷兩京，薦登華要，展采錯事，所至職辨。而南雍之政，淵靖端方，軌迹夷易，士服其誠。入典邦禮，屬繼統之初，追崇未定，羣僚百執事，建議紛紜。公軌道緒正，不爲苟同，擬議之間，多所乖忤。賴上仁明，不以爲罪，而一二秉權之人，則已意忌之矣。得罪去國，殆亦以此。立朝四十年，雖以文字爲職，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以嬰懷。有所見聞，輒陳諸朝。其言淮揚亢旱，民流道阻，及漕河通塞之故，審畫有敘，斟酌維宜，皆可見之施行。嘗言：「范文正公自其少時，卽慨然有志於天下，吾爲鄉人，媿公多矣。」於鄉里先輩，獨喜吳文定事。輒師之。晚歲家居，修復陸宣公墓，及建三賢祠，以祀范公及胡安定、尹和靖。凡以顯揚先烈，表率後來也。其好古樂善之心，惟日不足，故見諸行事，咸有法程，而世

道榮辱升沉之事，一不動心。嘗四典文衡，一領國子，名卿碩輔，多出其門，而靖恭自將，不以爲德。閒朗醞籍，喜愠不形，否臧不出口，故人莫能窺其所蘊。然而居端自守之操，仁隱不害之心，所以播諸朝省，被於鄉人者，卒亦莫之能揜也。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居士，世爲蘇之長洲人。高祖泰老，曾祖敬俱不仕。祖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周氏，贈淑人。父諱行，初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後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妣司氏，繼妣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凡三娶，元配宣繼姚，又繼薛宣薛皆累贈夫人。子男二人，子忠早卒，子孝己丑進士庶吉士，今爲南京吏部主事，以親老乞恩侍養於家。孫男五人，尙朴尙儉尙默尙遜尙潔，朴以公蔭爲國子生。女四人，孫女四人。卒之歲十月廿六日，葬吳縣陽山新阡。某鄉里晚學，辱公折節與遊，知公爲深。於是子孝屬某爲銘，自願猥劣，不足承命，而誼有不得辭者。銘曰：維吳奧區，秀穎則鍾，孰其尸之展也。吳公維公英英，賦才孔碩，靡亟以徐，亦貞而式。維貞弗隨，乃時有困，回翔庶僚，弗隕厥聞。道弗終否，迺窮而亨。迺言有翼，式昭用明。進司帝制，出教於國。以德以文，以莫不克。展也吳公，木質而理。爰德之華，匪言則藝。豈無遠猷，亦憂有思。時弗我庸，舍旃來歸。退斯有榮，維順而正。八十斯齡，爰考終命。有展吳公，令德維恆。少也師古，老而彌貞。人孰不仕，孰完如公。孰不云匹，哀榮始終。煌煌密章，天子有詔。昭銘墓田，尙後有考。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尙書顧公墓志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尙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

爲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爲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尙書。考紋，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尙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廣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爲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嘉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尙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尙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十有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爲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擿伏若神，捐循道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爲開封，益更練堅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釋騷。兵部尙書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飾甲，轉餉傳餐，取其呼噏，間而厭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恃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能去，而錢寧用事，羣閹方熾。王宏者，尤諂謾，剽疾，繼廖出鎮，乘權席寵，氣焰讐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禮執，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鑄三

階，徙全。全卽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爲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廣而喜訐，胥吏並緣其間，縱橫饕餮，更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敝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更費浩穰，率爲主守者乾沒，恆歲一築，築輒壞。公釣考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隳，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莢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辜，苦推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爲姦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事，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而黽僧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旣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起藩參，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碩畫，功緒爲多。及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密，展采錯事，惟志所爲。而釐革積敝，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而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爲姦。事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斂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橫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誣蔑也。起撫滇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甲，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輟車省循，徧歷州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撫臣述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儻徒斂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爲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促迫，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劭農振業，平

繇復稅而擿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更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瑩，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輦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爲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爲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爲辭，肆言醜抵，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於俟百世之下也。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轍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堪，往往傍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恆，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既又爲

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於家，死爲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探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爲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爲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劉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旣舉進士，卽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珮，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鳳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爲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材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余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尙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時娶陳氏，又次峻。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爲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者，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所爲狀，來乞銘。銘曰：「於穆孝臯，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敷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口言飲之，旣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

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蹶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作。迺有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亶言華國。敷彰帝猷，詠歌明德。在孝皇日，羣獻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洋，經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爲文宗，政爲吏師。維學維政，鮮茲兼得。繫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尙後有考，視此刻詞。

文徵明文 卷十八

長洲文徵明撰

墓誌銘四首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嘗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願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僨，卒骯髒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其時，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濬，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迺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詔秀異常，能言卽解誦書，占對敏給，如成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竟，務求抵極，摠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甲科。時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不與時流徵逐，人亦莫敢與狎。

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蕃夷朝貢，凡饋館勞徠，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事，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朵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者，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咸君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大臣所簡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伎而狡，饜諛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審適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遠，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既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愆，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厲操切，不靜脂韋取容。旣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厓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爲，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無所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紀原，選唐文粹爲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初唐，旋入魏晉。

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奧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沒後，其兄子俊集所作爲皇甫少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口日，卒嘉靖丙午三月九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長秦郡學生，娶王氏。次栢，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王大猷，次適太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儉。孫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十又三日，葬虎丘新阡。於是子俊手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余乞銘。余何足以銘君哉？辭不獲，爲序次如此。系之銘曰：嗟皇甫君，維時才彥。天實生之，亦既有衍。爰賓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而阨其遭。秩秩郎曹，五禮云職。貞德允文，迺言有克。維文之克，維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舍官孰宜。譽者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命也自天，弗隕厥聞。嗟皇甫君，靖共維秉。豈無遺榮，今年弗永。弗永其世，式宣其言。後有子雲，尙鑒吾玄。

錢孔周墓志銘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轅轅奮迅之氣。感慨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晤爲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譁笑，評騭古今，或書所爲文，相討質以爲樂。旣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出，而游好爲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恆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

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積數巨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爲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爲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矚鍊。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爲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爲陳公所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骯髒，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讌談諠浪，委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士，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爲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爲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卽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蘄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氏，繼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男一人，復貞，娶某氏。女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二人。君生成化乙未某月日，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

月某日，葬吳縣寶華山。銘曰：「氣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滅，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較輓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臚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骭髀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裘，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鼎，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憶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願爲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卷。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擢衍揚釋，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等，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敍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銜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爲翰林庶吉士，因上言諸庶吉士所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燹炎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主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爲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晉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卽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

讞，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尙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凡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書。君析律詳明，剴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密，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詮選，有勳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問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尙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恆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遴傳與夫拒僞諸篇，實維時敵，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閎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道合，卽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員王子恭，殷邦維，徐銘。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在某山。銘曰：「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舍弘，抱貞翼德，爰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奔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爲道屈，矧茲匪人，胡彼

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罪，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侃侃袁君，守身用恆，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志銘

嗚呼！自賊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旣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實乙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繆。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浦，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勳主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譽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讎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書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閩之侯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

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蹕絕，敏於刺裁。試邑侯官，捐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謫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比部尤稱職辦，有權貴囑公實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顧城圯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勛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使之，民旣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宴然。會漢中饑，流莩屬路，公卽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卽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巡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傍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卽眞盜矣。民聞懼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救寧撫巡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數歷中外，逾二十年，所至效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爲不欲苟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致，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卽部，次郡都，鄉廩鄰，祁抑，郭却，昂，遺腹一子。

未名。女五人：章卿、趙儻、龐夢登、龔文積、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人：輿、較、輻、輕、輪、軾、軋、軋、軒、輅、輶、輔、輻、轉。餘未名。孫女六人：嘉靖丁巳某月口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乞余爲銘。銘曰：虞麓巖巖，琴流淵淵。秀穎有鍾，是生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策名王廷，出宰百里。回翔二邑，侯官慈溪。以翼以綏，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執。不苛以隨，迺正而克。迺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乘麾，實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專城。文教攸興，邊庭用寧。烈烈錢公，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茲醜虜，犯我鄉邑。窺我城闔，肆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茲墓城，志翦窮凶。伏鉞于征，討逆用順。衆寡于懸，爰以身殉。海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攸攸，適還厥靈。嗚呼烈哉！天王有制，恩沾及泉。賞延于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忠魂在茲，鬼神護呵。石闕峨峨，松楸鬱鬱。有永貞名，千祀弗沒。」

文徵明文卷十九

長洲文徵明撰

墓表三首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盧君墓表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參議盧君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爲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訐，君以職分臨之，遂爲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理，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被疾，抵陝未幾，聞其父御史公之訃，疾遂加劇，至家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爲青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爲吳人。高祖彥實，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卽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旣而卒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爲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山東，遂攜以往。比歸，又游王文恪公之門，游道旣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士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士，初授刑部某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官法比，卽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析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

死，御史掠立，當以三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耶？」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讎閱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從關決。君所在職辦，諸尙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疆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是也。君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安出一語，而其中與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圖塞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益勤，雖薄領雜襲，而不廢佔繹。爲文敷腴明暢，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略、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稍及下壽，其所見當不止是。顧方精進有爲，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教授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曾未幾時，皆以盛年卽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愧於中乎？因表其墓，以著其志，亦用抒余之悲云爾。嗚呼傷哉！君娶陳氏，封安人。子應坊，娶馬氏。側出子應垓，聘魏氏。女適張師詠。孫男一人，邦鉉。葬以卒之後二年癸巳十月廿又六日乙未，墓在西橫山之陽。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工部主事陳鑾，以嘉靖乙巳四月十有七日乙酉葬其考府君於長洲縣鳳凰山之麓，妣莫氏。友人文某表其墓曰：嗚呼！是爲敕封工部主事陳君之墓。君諱冕，字威仲，別號厚齋。陳氏蘇之吳縣人家，世業農。至直道公永錫始用文學起家，舉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清忠勁節，卓然名臣。而陳氏遂爲吳郡衣纓之族。直道公一子寧，仕爲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二子懷悅、悅官永定知縣，而君則懷之子也。懷娶于鄭，無子，君與兄冠皆出少房張氏。君生三月而張卒，鄭氏實哺鞠之。君稍長，卽知慕鄭事，鄭不啻所生，巽言愉色，隨所惡欲，而承意維謹。鄭本賢淑，有母道，用是益憐愛君。顧復恩勤孝，慈融浹人，不知非所出也。事兄冠尤極恭順，冠亦誠篤親昵，事必資君，志意交孚，用能戮力起家。家庭之間，雍睦順敘，同居五十年，莫有間隙。直道公剛方履儉，垂範有素，君服習見聞，能擎擊自愛，不狗俗尙，不比匪人，獨能推羸急匱，雖忤弗悔，尤嚴於賓祭，豆籩潔修，禮文維帙，以家世齊民顯融光大，昉自直道公，建直道祠，俾子孫世祀之。其事雖出於冠，而發之自君，凡君所爲，往往歸德於冠。冠亡無子，以嘗撫鑾有恩，使鑾服喪三年，曰：「吾兄宗子，法不可絕，他日有子，當爲立後。」今之喪服亦義起耳。然君子不以爲過也。君少業舉子，病爾中廢，乃篤意教鑾，鑾舉進士官工部三年，推恩封君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封莫氏安人。命甫下，而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早卒。繼卽安人同邑莫公諱淮之女。生而愿謹，未笄歸君，與君媿德儷義，恭敬弗違，色笑端詳，和而有別。能推君之愛，致孝於韓姑，婉容順志，靡有過佚。喪之過時而哀，遺言懿訓，佩之終身。事其妣如君之事兄。

君所爲協和其家，不問於中外者，安人爲有助也。始君之卒，鑾在京師，家無強近親戚，沐浴含殮，咸自安人，被服衾稠，纖悉曲備，不令鑾歸有遺恨也。時年已六十有六，苦寢蔬素，不以老廢，竟用憂傷得疾。越明年，遂卒，實嘉靖癸卯十一月廿又三日也。距君之卒，爲壬寅九月廿又八日，才十有四月耳。嗚呼！傷哉！生子男一人，卽鑾女四人：劉芾、周詩、朱宏、蔣壘、壻也。余與陳氏比里而居，少則游君仲伯間，闔閭愉愉，友恭篤至，每竊嘆以爲忠賢之後，德澤深長如此。雖然幽贊陰翊，必有所以順之於道者，顏之推有言：「姊妹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以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必不合矣。」言勢之不能以有叶也。則夫安人內行之良，又豈易得哉？故余表君之墓，而輒附著之。」

鳳山趙先生墓表

先生趙氏諱宗魯，字應麟，以字行，別字文亨，鳳山其號也。先世杭之仁和人，宋季有舉進士爲醴泉令者，元世倣擾，避地蓋屋之白陽山，生子士安，因占數爲蓋屋人，先生之高大父也。曾大父純，徙居樓觀鎮。大父彬，字大儒，高朗篤義，以率直好施，長雄其鄉，鄉人有政，咸從取平焉。始自樓觀徙居邑之東門，力本振業，雅喜讀書，教其子策，以儒業起家，由武鄉訓導，仕終王府伴讀，而趙氏遂隱然爲衣冠之族。伴讀娶于某，生子二人，先生其仲也。生而穎異，少則知學，稍長，習春秋，爲舉子業，尋選隸學官，爲弟子員，益精進不怠。然試有司，輒不利，念春秋旨微，而蓋屋偏鄙，無所師承，乃裹糧束書，走由漢之蜀，溯三峽，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時麻城阮公朝東以春秋鳴，先生從之受業，鑽研淬礪，居一年，盡得其旨，以歸。歸試有司，又輒不利，而先生病矣。於是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忻，曰：「吾厄於時命，不克遂志。」

成乃父之志於汝有望焉。一忻甫升庠校而先生卒。卒十有三年而忻舉進士且顯于時而先生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剛毅有爲，砥節履方，而執志堅定。雖貧不苟取於人，而與人亦無所苟。處家應物，咸協於道，蓋有用之才也。使占一第或不第，而以貢入官，必有以自見，而不幸無所售，又不得年，以骯髒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先生不獲自試，而其子以高科入仕，試邑於此。裁決敏利，擿伏若神，道利捐循，有古循良之風。昔人云：「子道之行，父志之成。」先生庶幾可以無恨矣！先生生某年某月日，享年若干，卒於嘉靖己丑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李氏生子二人，長恪，次卽忻。辛丑進士，今爲長洲知縣云。

文徵明文卷二十

長洲文徵明撰

□ 墓碑一首

□ 明故湖廣右參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墓碑：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其先出自齊文公子高，高孫傒，食采於盧，因以爲氏。自秦博士敖以來，世居范陽之涿郡。漢北中郎將植爲時大儒，實生司空毓。毓生侍中班，班生尉衛卿志，志生中書監謚，皆顯名魏晉之世。至唐爲宰相者八人，而承慶懷慎尤有名。他如藏用、照鄰、綸、全，皆以文學著稱。子孫雖散處四方，皆以范陽爲宗。東陽之有盧氏，則自宋院判公實始。實四傳曰員父，徙邑之雅溪，是爲雅溪。始遷之祖雅溪七傳爲宋郡馬公大振，則公九世祖也。高祖康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有八日，以縣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凡九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爲刑部雲南司主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進河南司署員外郎。嘉靖壬午，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紱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奉敕提督太和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覃恩進中順大夫。越八年，丙申，正月廿又四日，

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生穎異，而惻怛醇謹，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質義揚推，必求道之所在，以達有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民。長垣卽仲由所治蒲邑，故有學堂岡，相傳先聖講學之地，故祠敞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之仁軌。會盜發鄰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阽危，而垣備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距，寇再至，再戰而却之。摧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重，盡散以享士，復斥其羨，以代民租。民因不擾，士亦用命。迺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爲一時最。在刑部尤號明審，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持議平允，傳爰論報，未始訖法。而矜怛仁隱，恆存於中，諳練之稱，達於上下。遂有蜀臬之命。蜀去朝廷遠，俗曠而健，豪民假貸，例責倍息。而敍瀘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誠心拊循，民用安集，而軌道要束，俾咸協于理。芒部土官兄弟讎殺，官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一事有曲直，而構難方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順，而相機進止，一則假夷而近效可收，一則助夷攻夷，而禍本斯拔矣。」一時前政墮弛，民兵逋蕩，公料檢鈎撫，悉爲繕正。軍民方恃以集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祠事，而兼撫鄖襄，事緒棼出。所守鈎陽，適當顯陵孔道，車徒結轍，冠蓋相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鈎。鈎民疲不堪命，嘗借助於鄖，公爲科譴殘更，使資力相當。民方稱便，而當道不悅公者，顧撫拾以爲公過，然卒亦莫能爲公累也。公性若淑，而遇事詳緩，不爲激昂暴白之計。然砥節履方，亦不肯靡薄隨人。班資崇庫，任運而已。流賊之擾，公勞績居多。同時有起邑爲廷率者，而公浮沉常調，曾不爲意。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蜀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之。守官所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後，尤利源所在，公雖操敕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警省，一屬之中官雖俱頓

餐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或代輸逋租，利濟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爲事，首輯譜牒，置義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逆之來，亦弗之較。晚益廉靜，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人長者非歟？公娶應氏，有賢行，先公三十二年卒，贈安人。子男二人：堯俞，以縣學生升貢太學，堯亮，亦太學生，庶子堯工、女二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仲文、仲武、仲瑛、仲玘。孫女五人。嘉靖戊戌，口月日，葬邑之興賢鄉馬鞍山祖塋，以應安人祔於是。堯俞奉翰林編脩程文德所爲事狀，請文勒石墓道，辭不獲，則爲論次其略。系之詩曰：「燁燁盧宗肇，自齊姜。植奮有揚，迺儒用張。軼晉而唐，弗替有衍。旣攸有文，亦相不顯。維千斯年，耳孫其翼。孰其徵之？藩參維克，烈烈藩參，植德維誠。迺言有嘉，亦修用貞。維時多艱，盜賊伊阻，彼披斯昌，公志孔武。有攸維征，弗遑暇食。迺戡迺戢，迺全之邑。豈邑則全，亦撫而教。爰植之仁，庸協于道。烈烈藩參，有德有言。有才弗諉，式於王官。入司邦刑，出奠藩服。澄斯秩斯，以莫不肅。肅之維何？維廉斯貞。維公斯明，乃言用成。孰不有成，當躋而顛。知進而退，公私用全。烈烈藩參，高年維碩。邦國之楨，鄉人之式。豈無公鄉？公德則有。我作銘詩，尙徵厥後。」

神道碑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尙書山陰何公神道碑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正月廿八日，南京工部尙書山陰何公致仕，卒於家。訃聞，贈太子少保，遣

官卽其家賜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諱詔，字廷綸，別號石湖。舉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有智計，能勤敏任事。會壽王分國之蜀，道出南畿，公承檄扈送，行次荊州，當用民舟入峽，有司集舟千數，公料簡處分，損十之七。審畫道利，隨事節適，中官在事者，不令得肆，往復萬里，無少愆佚。繼被檄督造海舟，前政不時給直，事用逋緩。公先事飭申，要以必成，而無所系吝，人歡趨之。功是用集，而人得不困。壬子，丁父憂。乙丑，服闋赴銓，留爲工部營膳司主事。孝皇賓天，山陵事嚴，公分司通州，當轉甓陵下，陸行迢遠，更費浩穰。公規畫趨便輕舟，乘漲輸之，損費十五人，尤便利。正德丁卯，改本部屯田司，歷員外郎。郎中展采錯事，督率精勤，尤稱職辦。值逆瑾用事，事多猜阻，公守正不阿，爲瑾所惡，撫拾他事，下詔獄。久之，無所坐，贖米三百石而釋之。閱三年，庚午，出知永平府。永平在畿內，尤多中貴家。昌黎石璫被盜，誣執十四人付縣，掠立成獄。公行縣，悉放遣之。鎮守王宏，尤諱謗，獫鷲公，故不爲禮。王石皆瑾黨羽，將乘權陷公，瑾敗乃已。郡豪殺人當死，給其姪使逸去，而文致其罪，姪無以自明，公探其獄而反之。先是，郡苦秋旱，公至，首出繫囚而慮之，析律詳讞，多所平反。一時雨澤沾足，飛蝗蔽天，亦不入境。歲大穰，郡以大治。會盜起傍郡，流劫四出，公飭甲練兵，繕治樓櫓，作計城守，而耀兵境上，賊聞引去。時諸郡多殘破，而盧龍獨完。壬申，丁繼母憂。乙亥，服闋，改知永州。永卽古之零陵，地控衡湘，俗獷而健，郴桂夷獠，時時竊發。會用兵，公在行間，諜知兵官陰與賊通，首發其罪，以折賊謀。乃悉衆陷堅，遂獲戎首，而盡釋協從。幕府上功，詔進一階，錫白金加幣。在郡三年，平徭薄賦，務恤民隱，而扶微興壞，一如永平。郡又大治。庚辰，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逋賊王堂狡獪陰賊，而負險不服，衆莫敢睨，公獨犯衆議，征之。兵初不競，人爲公危，而公不爲懼，轉戰而前，竟以得雋。功上，錫金加幣如前。嘉靖癸未，陞福建右

布政使，軌道披決，多所緒正。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無所事事。公摘實輒諮，事必關決，苟不當其意，輒持不署。或以故事言，則曰：「吾食而不事，是尸祿也。」迄不爲止。乙酉，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巡撫保寧等處，兼都督紫荆等關軍務。公益思振職，發姦謫伏，務肅綱紀。有武臣席寵貴，諷翼姦亡賴，爲軍民患，公首劾罷之。先是，境內小警，集達騎衛而廩之，及是事平，廩稍如故，亦上疏釐革。所疏地方事宜，凡十餘事，悉見施行。風聲四被，所治肅然。丁亥，召爲工部左侍郎，有旨建敬一亭，亭成，賜識翰林院，加賜銀幣。繼被旨督造悼靈后山陵，事竣，賜銀幣如前。有加。明年己丑，陞南京刑部尙書，尋改南京工部，留京宮殿，若諸司廡宇，自洪武來，百五十年于茲矣，歲久傾圮，而太廟爲甚。因建議興修，始自太廟，以次及太學，次六部諸司，宏偉壯麗，華煥一新。集材庀功，咸有法式。區畫周密，程省自躬，人不得侵牟，解媪迄功，而民不知擾。初，太廟成，璽書褒嘉，加賜銀幣，方在簡注，而公倦遊矣。先是，公年七十，上疏引年乞休，優詔不允。至是，甲午再疏，復不允。疏三上，上察其誠懇，乃賜允給驛以歸。公歷事三朝，閱四十年，歷十有二任。積階自承德郎，歷資至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祖母王母沈，繼母董，俱未相執中之後，自暨陽徙山陰。祖宗政，父昶，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祖母王母沈，繼母董，俱累贈夫人。公生，豐碩朗潤，厚默而愿謹，少不好弄，稍長知學，益務勤誠。脩正彊執，處事周密，而退避自將，未嘗以語言先人。居官精敏，前後官簿，多在將作塋建之地，材木輸將，泉貨出內，浩穰無隄。而公嘗省有程，鉤校維審，人不得並緣爲姦，轉輸共待，日以有贏。初任南曹，帑積才數千去之日，乃有二十萬。尤事持廉，俸入之外，不一毫妄取於人，亦不以與人。然軌迹夷易，不事矯飾，不收譽名。一時雖若遲頓，而積久考成，往往出人之右。孝性純至，事二親順謹弗違，一再居憂，能崇禮執節，不飲酒食肉，不預人

事初以主事歸省，念父老，乞欲終養。父怒不許，曰：「吾食息方強，兒乃欲死視我耶？」公不得已，勉出赴官。出未幾，父亡，抱恨終身，毀頓幾滅性。居常儉素，自將室無姬侍，服食取適口體而已。凡三娶，元配唐繼孫，又繼郭，唐孫俱累贈夫人。男五人：長鎬，次鰲，舉正德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又次銓，華亭縣丞。暨國學生，鰲，郡學生。女二人：長適縣學生金愚，次適江都主簿章元綱。孫男十一人：景昂，前軍都督府都事。景明，景星，俱國學生。景員，郡學生。餘幼。孫女若干人。曾孫男七人。公以卒之明年丙申，閏十二月十日，葬縣之西余山。至是，侍郎鰲言於某曰：「先人之葬，十有六年矣。墓木已拱，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詞，願有請焉。」某生晚，不及識公，而侍郎辱與遊好，不可辭。銘曰：「繫何之先，立氏以國。有衍弗道，膠東維克。孰其引之，宋相則良。山陰之宗，肇自暨陽。顯允尙書，旣貞亦毅。入署郎署，出司民牧。維此盧龍，曰維畿輔。我貞用明，余孰敢侮。零陵之墟，越在荒徼。爰綏弗諼，有允斯蹈。迺言振德，亦懷用柔。以佚以休，以莫不優。五嶺八閩，周遊徵逐。玉節煌煌，奠茲南服。天子有詔，式邁其歸。錦衣繡斧，翼我邦畿。何以翼之，糾撫姦宄。旣貞厥度，亦慎其履。熙帝之載，疇若于工。僉曰詔哉，汝其司空。五材是宜，百工惟敘。有庸斯成，登閣惟制。翊翊王臣，竄貞亦蹇。匪時弗庸，身則旣倦。舍旃來歸，爲時逸民。胡志之得，而命不辰。顯允尙書，維時德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皇震悼，錫命維優。茂恩煌煌，賁此藏丘。西余隆隆，松堂鬱鬱。龍章在茲，過者必式。」

阡碑二首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華氏自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慧山，族屬衍大，散處邑中，無慮百數。宋有原泉處士者，始居梅里之隆亭。原泉四傳爲將仕郎，無錫簿口口，將仕生處州錄判口口。錄判生元屯田，打捕提舉口口，屯田生太尉府知印口口，知印生開二處士，始不仕，自開二以上十世，並葬隆亭。開二傳平一，再傳康伯，別葬報親院。康伯而下，曰荃，曰本盛，凡二世。葬鴨城巢髦墩。二墓去隆亭不一舍而近。今九里涇則坦菴府君良用所葬，始去隆亭而別爲兆域。坦菴子時禎，實防爲之。時禎又自穿其傍爲壽藏，所謂九里涇始遷之墓。書梅里，著所自也。時禎之言曰：「吾家自梅里以降，閱十有四世，仕以政稱，居以義立，風流雅尚，鬱爲名宗。我先君坦菴，承奕世之懿，而拓中亨之基。至於麟小子，祇若前休，弗替有立。他日獲保首領，從先君於是，凡皆前人之遺，我先君之訓也。於此而不有表焉，是忘先君之訓，棄前人之利也。」乃立碑墓上，請余文刻之。昔太公封於管河，激反楚營，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詞曰：「華燁華宗，肇於戴公。式招始封，厥有孝子。不易其履，伊錫之始。有隆華坡，在錫之阿。奠焉弗他，隆亭兵區。梅里之墟，列屋渠渠。歌斯哭斯，亦允藏斯。維葉泉之遺，有允原泉。實始東遷，歷世其綿。乃將仕之淑，乃錄判之穀。屯田其續，山川有聞。開二維敦，有衍諸孫。秩秩百翼，維克有引。其奕有鄉，揚名九里之涇。鬱茲佳城，孰其藏之。曰良用甫，旣封亦樹。是曰始祖，是衍孫曾。繼繼繩繩，百世其承。維生有植，維縣有刻，有永無泐。」

董氏竹岡阡碑

董氏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松江之上海。閱今若干世，世有隱德。至御史介軒父，始用仕顯。旣至諸

子相繼起科第，列仕中外，文聲政業，鬱爲名宗。御史而上，葬邑之楊涇原，距楊涇之東三里而近，曰竹岡之阡，則御史公之所藏也。公諱綸，字誠之，天順甲申進士，仕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卒葬于是。公六子，其從葬于公者，仲子大理少卿恬，少子西岡處士愉，而第五子將仕郎懷之生壙亦在焉。大理居仲，以次當在右，故其治先配喬宜人，之葬也，虛其左以俟伯氏將仕郎恢。及西岡之沒，伯氏已別營宅兆，顧左不可虛，乃葬西岡於左，而五將仕則兆於西岡之次。雖於理有未盡合，而勢不得不爾。古之人有推權以附義者，苟宜於人情，君子不過也。初大理之葬御史公也，有夢徵焉。葬未幾，而大理與其弟肇慶守忱、綿州守懌，以次升朝，推恩贈公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龍章炳煥於藏丘者再。乃卽墓次建二亭，刻制詞其中，益樹松檟，植神道，垣護扁鑪，式嚴以固。從而棲神之室，享祀之堂，守塚之舍，以次告成，而墓之制，至是始備。及又刻大理所被制敕于石，大理之子宜陽之葬，其父暨其母唐夫人，支傾補敝，飾故而新，斥土崇封，益事標表。凡制之所宜得者，至是益備而加詳。蓋自正德癸酉，抵今嘉靖癸巳，閱二十有一年，凡一再舉事，乃克就緒。大理恬、肇慶忱，將仕懷、實，昉爲之，而宜陽用終厥志。於是宜陽具事狀詣余，請紀其成。惟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正位，正其昭穆之位也，度數，以爵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謂封高則樹多，封下則樹少，所以別其尊卑也。自周官之法不行，庶事靡薄，而墳墓滋輕。我國家雖有墓制，而無官守，庶民往往踰分子紀，而品官之家，或墮廢不治，樵牧不禁，荆棘不剪，委爲狐兔之區者，皆是也。而董氏父子兄弟，繼繼弗隕，更二十有一年，而繕治不忘，是豈有教令爲之哉？是宜刻石以示其後人。詞曰：「維松與區，奠吳之東。海邑維雄，三岡其隆。有崇新宮，旣嚴旣翼。被隲依原，肇此玄宅。其宅維何，董氏之藏。爰立之阡，曰竹

之岡。竹岡巖巖，閤閣揭揭。孰其崇之？直指維烈。維董之先，有來自汴。垂三百年，弗替有衍。顯允直指，有德有文。去隱卽仕，爲時貞臣。用弗究材，駿發厥嗣。憲憲列卿，秩秩刺史。科甲翮聯，奕世其繼。匪亡則繼，亦美之濟。有展廷尉，式穀用貞。際時休明，以順而升。進弼邦刑，在公維劭。錫之用休，天子有詔。鸞章煜煜，覃恩煌煌。異命維申，賁茲玄堂。玄堂翼翼，豐碑岌岌。屬屬秩秩，維天之錫。錫之隆隆，作之衝衝。迺築迺封，迺崇其墉。其墉旣高，亦周有廬。有重其門，式嚴之樞。奚樞之巖，芻牧是遠。狐兔攸遠，荆棘斯翦。旣屏旣營，式度用恆。孰其執之？廷尉是經。刺史攸承，將仕用程。歷歲滋更，乃潰於成。匪成之艱，有攸維繼。終厥先猷，厥有孫子。維孫振振，不忘祖考。再葺用揚，於先有耀。相此崇岡，天實基之。厥有夢徵，爰奠於茲。黃浦其南，竹岡其東。土膏壤淺，秀允有鍾。鍾之維何？曰忠與孝。我刻銘詞，尙後有考。

碑二首

大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漑灌。海日再潮，泥沙易淤。在昔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率其徒，修築浚治之。隄防垣固，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夾亶氏謂：「廣深其源，非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塌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旣瀕海，浦港爲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於海。海潮去來有時，而湖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爲患，斯固東人之恆利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賴

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爲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慕，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迴而屬於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日淤，至於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詔興修三吳水利。於是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祗詔維謹，謀於副使敖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旣克協，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嚴事卽工。而州同知周某，實董其役。於是躬履其地，分程受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民歡趨之，秉鍤操畚，偕手並作。始浚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自直塘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一千六十有一丈。總爲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於十有五丈。始殺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於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留。田之出於礪礪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靡銀爲兩萬七千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都御史御史實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九德終之。至於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君與其僚之在事者，與有勞焉。防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饑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隄，驅饑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之費，不病亦瘠矣。」一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肇端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故事尤貴於有終也。穀梁氏有言：「智者廉，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有焉，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與吳與區，澤維其蔽。迺睠在東，曰罄維早。罄阜嶮，海波瀟瀟。孰旣以庸，陽湖維衝。歲收有望，礪礪以瘠。民乃不粒，爲我心惻。維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明詔是承，弗遑有數。周覽川澤，爰迴

斯塞。川源既通，川既流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懽懽。豈不我勞？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利之弗庸，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重修大雲菴碑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釐載，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址，率侵於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實亡者，亦或鞠爲荆榛，瓦礫之墟，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當，禁綱云弛，踐寮廢刹，稍稍興復。聚徒焚修，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往藪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諉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再前，元某人實始開山。考之郡志，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蓋其徒也。大雲實其子院，寶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塔猶存。豈當時雖屬歸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承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逼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雖屬城闔，迥若郊墅。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東自葑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匯其前爲放生池。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木爲梁，以通出入。撤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廬靚深，古木森秀，暎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反。非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循，多讀書喜文。所雅遊，皆文人碩士，若沈處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謙，蔡翰林九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嵩一峯，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實記其成。及其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靖嘉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鍾，列置如式。

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爲事，昔之名僧高士，多留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刹相望，玉函金相，璀璨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爲道蓋如此。而今之爲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爲虛幻，視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爲有爲，而非道之所存，往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修，以基道業，則題疏勸緣，持盂請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囊。此則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廢之出，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盂之積，一不假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人哉？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刹，號稱藂林，亦多墮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燈施香炷，不絕如線。視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焉！昂號半雲，流共有爲，今被推擇，爲郡都綱云。作頌曰：「有崇大雲，奠此幽墟。孰其啓之？其人寶曇，斷厓其初。巖巖寶曇，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湜湜清池，翼翼幽居。石塔渠渠，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人，嗣承則允。寶幢帙帙，紺殿墜墜。鬱攸示變，維刼之逢。載焚載葺，亶輪以奐。迺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凝，松雲其繼。匪法則然，亦衷厥義。我作頌言，後人伊期。節隕厥世，尙慎其承。」

中華民國
廿四年
出版

新式標點

艾徵明全集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一冊另加裝費二角

出版者 大道書局

發行人 方笛舫

總代發行 九州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 市

分發行處

各省各書局
各大書局

大道書局出版

新式標點

明代小品文六名家全集

陳眉公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徐文長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五元
另加二角

湯若士全集

全書四冊
精裝一冊
定價八元
另加三角

唐伯虎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
另加二角

祝枝山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
另加二角

文徵明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上海四馬路九州書局總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344B

6016

大
衢